

## 后汉书卷四十五

### 袁张韩周列传 第三十五

袁安字邵公，汝南汝阳人也。祖父良，习孟氏易，平帝时举明经，为太子舍人；建武初，至成武令。

注 孟喜字长卿，东海人。明易，为丞相掾。见前书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太子舍人，秩二百石，无员。”

注 成武，今曹州县。

安少传良学。为人严重有威，见敬于州里。初为县功曹，奉檄诣从事，从事因安致书于令。安曰：“公事自有邮驿，私请则非功曹所持。”辞不肯受，从事惧然而止。后举孝廉，除阴平长、任城令，所在吏人畏而爱之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县功曹史，主选署功劳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史。”

注 惧音九具反。

注 汝南先贤传曰“时大雪积地丈余，洛阳令身出案行，见人家皆除雪出，有乞食者。至袁安门，无有行路。谓安已死，令人除雪入户，见安僵卧。问何以不出。安曰：‘大雪人皆饿，不宜干人。’令以为贤，举为孝廉”也。

注 阴平，县，故城在今沂州承县西南。任城，今兖州县也。

永平十三年，楚王英谋为逆，事下郡覆考。明年，三府举安能理剧，拜楚郡太守。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，显宗怒甚，吏案之急，迫痛自诬，死者甚觶。

安到郡，不入府，先往案狱，理其无明验者，条上出之。府丞掾史皆叩头争，以为阿附反虏，法与同罪，不可。安曰：“如有不合，太守自当坐之，不以相及也。”遂分别具奏。帝感悟，即报许，得出者四百余家。岁余，征为河南尹。

政号严明，然未曾以臧罪鞠人。常称曰：“凡学仕者，高则望宰相，下则希牧守。

辄人于圣世，尹所不忍为也。”闻之者皆感激自励。在职十年，京师肃然，名重朝廷。建初八年，迁太仆。

元和二年，武威太守孟云上书：“北虏既已和亲，而南部复往抄掠，北单于谓汉欺之，谋欲犯边。宜还其生口，以安慰之。”诏百官议朝堂。公卿皆言夷狄譎诈，求欲无馘，既得生口，当复妄自夸大，不可开许。安独曰：“北虏遣使奉献和亲，有得边生口者，辄以归汉，此明其畏威，而非先违约也。云以大臣典边，不宜负信于戎狄，还之足示中国优贷，而使边人得安，诚便。”司徒桓虞改议从安。太尉郑弘、司空第五伦皆恨之。弘因大言激励虞曰：“诸言当还生口者，皆为不忠。”虞廷叱之，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，司隶校尉举奏，安等皆上印绶谢。肃宗诏报曰：“久议沉滞，各有所志。

盖事以议从，策由觶定，闇闇衍衍，得礼之容，寢嘿抑心，更非朝廷之福。

君何尤而深谢？其各冠履。”帝竟从安议。明年，代第五

伦为司空。章和元年，代桓虞为司徒。

注 譎亦诈也。

注 闇闇，忠正貌。衍衍，和乐貌。

和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，安与太尉宋由、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，以为匈奴不犯边塞，而无故劳师远涉，损费国用，徼功万里，非社稷之计。书连上辄寝。宋由惧，遂不敢复署议，而诸卿稍自引止。

唯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，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。太后不听，觴皆为之危惧，安正色自若。窦宪既出，而弟卫尉笃、执金吾景各专威权，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。景又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，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，渔阳、鴈门、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。有司畏惮，莫敢言者。安乃劾景擅发边兵，惊惑吏人，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，当伏显诛。又奏司隶校尉、河南尹阿附贵戚，无尽节之义，请免官案罪。并寝不报。宪、景等日益横，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，皆赋敛吏人，更相赂遗，其余州郡，亦复望风从之。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，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，窦氏大恨。但安、隗素行高，亦未有以害之。

注 续汉书曰，安奏司隶郑据、河南尹蔡嵩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，河南尹王调，汉阳太守朱敞，南阳太守满殷、高丹等皆其宾客。前书曰“十二万户为大郡”也。

时窦宪复出屯武威。明年，北单于为耿夔所破，遁走乌孙，塞北地空，余部不知所属。宪日矜己功，欲结恩北虏，乃上立

降者左鹿蠡王阿佟 为北单于，置中郎将领护，如南单于故事。事下公卿议，太尉宋由、太常丁鸿、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议可许。安与任隗奏，以为“光武招怀南虏，非谓可永安内地，正以权时之筭，可得扞御北狄故也。今朔漠既定，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，并领降觶，无缘复更立阿佟，以增国费”。宗正刘方、大司农尹睦同安议。事奏，未以时定。

安惧宪计遂行，乃独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功有难图，不可豫见；事有易断，较然不疑。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，欲安南定北之策也，恩德甚备，故匈奴遂分，边境无患。孝明皇帝奉承先意，不敢失坠，赫然命将，爰伐塞北。至乎章和之初，降者十余万人，议者欲置之滨塞，东至辽东，太尉宋由、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，不可，先帝从之。陛下奉承洪业，大开疆宇，大将军远师讨伐，席卷北庭，此诚宣明祖宗，崇立弘勋者也。宜审其终，以成厥初。

伏念南单于屯，先父举觶归德，自蒙恩以来，四十余年。三帝积累，以遗陛下。陛下深宜遵述先志，成就其业。况屯首唱大谋，空尽北虏，辍而弗图，更立新降，以一朝之计，违三世之规，失信于所养，建立于无功。由、秉实知旧议，而欲背充先恩。夫言行君子之枢机，赏罚理国之纲纪。论语曰：‘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行焉。’今若失信于一屯，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。

又乌桓、鲜卑新杀北单于，凡人之情，咸畏仇讎，今立其弟，则二虏怀怨。兵、食可废，信不可去。且汉故事，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，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。今北庭弥远，其费过倍，是乃空尽天下，而非建策之要也。”

诏下其议。安又与宪更相难折。宪险急负势，言辞骄讦，至诋毁安，称光武诛韩歆、戴涉故事，安终不移。宪竟立

匈奴降者右鹿蠡王于除鞬为单于，后遂反叛，卒如安策。

注 徒冬反。

注 滨，边也。

注 易曰：“言行者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”

注 论语：“孔子曰：‘足食足兵，人信之矣。’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兵。’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。’”注 讪谓发扬人之恶。

注 大司徒歆坐非帝读隗嚣书，自杀。大司徒涉坐杀太仓令，下狱死。

注 鞬音九言反。

安以天子幼弱，外戚擅权，每朝会进见，及与公卿言国家事，未尝不噫鸣流涕。

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。四年春，薨，朝廷痛惜焉。

注 噫音医，又乙戒反。鸣音一故反。叹伤之貌也。

后数月，窦氏败，帝始亲万机，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，乃除安子赏为郎。策免宋由，以尹睦为太尉，刘方为司空。睦，河南人，薨于位。方，平原人，后坐事免归，自杀。

初，安父没，母使安访求葬地，道逢三书生，问安何之，安为言其故，生乃指一处，云“葬此地，当世为上公”。须臾不见，安异之。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，故累世隆盛焉。安子京、敞最知名。

京字仲誉。习孟氏易，作难记三十万言。初拜郎中，稍迁侍中，出为蜀郡太守。

子彭，字伯楚。少传父业，历广汉、南阳太守。顺帝初，为光禄勋。行至清，为吏麤袍粝食，终于议郎。尚书胡广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，比前朝贡禹、第五伦。未蒙显赠，当时皆嗟叹之。

注 贡禹，元帝御史大夫。经明行修，清絜忧国也。

彭弟汤，字仲河，少传家学，诸儒称其节，多历显位。桓帝初为司空，以豫议定策封安国亭侯，食邑五百户。累迁司徒、太尉，以齷异策免。卒，谥曰康侯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汤时年八十六，有子十二人。”

汤长子成，左中郎[将]。早卒，次子逢嗣。

逢字周阳，以累世三公子，宽厚笃信，著称于时。灵帝立，逢以太仆豫议，增封三百户。后为司空，卒于执金吾。朝廷以逢尝为三老，特优礼之，赐以珠画特诏秘器，饭含珠玉二十六品，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，赠以车骑将军印绶，加号特进，谥曰宣文侯。子基嗣，位至太仆。

注 前书曰，董贤死，以沙画棺。音义云：“以朱沙画之也。”“珠”与“朱”同。秘器，棺也。

注 谷梁传曰：“贝玉曰含。”

逢弟隗，少历显官，先逢为三公。时中常侍袁赦，隗之

宗也，用事于中。

以逢、隗世宰相家，推崇以为外援。故袁氏贵宠于世，富奢甚，不与它公族同。

献帝初，隗为太传。

### 注 隗字次阳。

成子绍，逢子术，自有传。董卓忿绍、术背己，遂诛隗及术兄基男女二十余人。

敞字叔平，少传易经教授，以父任为太子舍人。和帝时，历位将军、大夫、侍中，出为东郡太守，征拜太仆、光禄勋。元初三年，代刘恺为司空。明年，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，漏泄省中语，策免。敞廉劲不阿权贵，失邓氏旨，遂自杀。

张俊者，蜀郡人，有才能，与兄龛并为尚书郎，年少励锋气。郎朱济、丁盛立行不修，俊欲举奏之，二人闻，恐，因郎陈重、雷义往请俊，俊不听，因共私赂侍史，使求俊短，得其私书与敞子，遂封上之，皆下狱，当死。俊自狱中占狱吏上书自讼，书奏而俊狱已报。廷尉将出谷门，临行刑，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。俊假名上书谢曰：“臣孤恩负义，自陷重刑，情断意讫，无所复望。廷尉鞠遣，欧刀在前，棺絮在后，魂魄飞扬，形容已枯。陛下圣泽，以臣尝在近密，识其状貌，伤其眼目，留心曲虑，特加箝覆。丧车复还，白骨更肉，披棺发藏，起见白日。天地父母能生臣俊，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。陛下德过天地，恩重父母，诚非臣俊破碎骸骨，举宗腐烂，所报万一。臣俊徒也，不得上书；不胜去死就生，惊喜踊跃，触冒拜章。”当时皆哀其文。

注 占谓口授也，前书曰“陈遵凭几口占书吏”是也。

注 谓奏报论死也。

注 谷门，洛阳城北面中门也。

注 音一口反。

注 谓为尚书郎。

朝廷由此薄敬罪而隐其死，以三公礼葬之，复其官。子盱。

注 况于反。

盱后至光禄勋。时大将军梁冀擅朝，内外莫不阿附，唯盱与廷尉郗郢义正身自守。及桓帝诛冀，使盱持节收其印绶，事已具梁冀传。

闾字夏甫，彭之孙也。少励操行，苦身修节。父贺，为彭城相。闾往省谒，变名姓，徒行无旅。既至府门，连日吏不为通，会阿母出，见闾惊，入白夫人，乃密呼见。既而辞去，贺遣车送之，闾称眩疾不肯乘，反，郡界无知者。

及贺卒郡，闾兄弟迎丧，不受赙赠，纆经扶柩，冒犯寒露，礼貌枯毁，手足血流，见者莫不伤之。服阕，累征聘举召，皆不应。居处仄陋，以耕学为业。从父逢、隗并贵盛，数馈之，无所受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贺字符服。祖父京，为侍中。安帝始加元服，百僚会贺，临庄垂出而孙适生，喜其嘉会，因名字焉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乳母从内出，见在门侧，面貌省瘦，为其垂泣。闾厚丁宁：

‘此闲不知吾，慎勿宣露也。’”闾见时方险乱，而家门富盛，常对兄弟叹曰：“吾先公福祚，后世不能以德守之，而竟为骄奢，与乱世争权，此即晋之三郤矣。”延熹末，党事将作，闾遂散发绝世，欲投结深林。以母老不宜远遁，乃筑土室，四周于庭，不为户，自牖纳饮食而已。旦于室中东向拜母。母思闾，时往就视，母去，便自掩闭，兄弟妻子莫得见也。及母歿，不为制服设位，时莫能名，或以为狂生。潜身十八年，黄巾贼起，攻没郡县，百姓惊散，闾诵经不移。贼相约语不入其闾，卿人就闾避难，皆得全免。年五十七，卒于土室。二弟忠、弘，节操皆亚于闾。

注 三郤谓郤锜、郤儵、郤至，皆晋卿也。各骄奢，为厉公所杀。事见左传。

注 汝南先贤传曰：“闾临卒，其子曰：‘勿设殡棺，但着裋衫疏布单衣幅巾，亲尸于板默之上，以五百壑为藏。’“忠字正甫，与同郡范滂为友，俱证党事得释，语在滂传。初平中，为沛相，

乘苇车到官，以清亮称。及天下大乱，忠弃官客会稽上虞。一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，心嫌之，遂称病自绝。后孙策破会稽，忠等浮海南投交址。献帝都许，征为鞞尉，未到，卒。

注 沛王琮相也。琮，光武八代孙也。

注 县名，城在今越州余姚县西。

注 王朗字景兴，肃之父也，魏志有传。谢承书曰“忠乘船载笠盖诣朗，见朗左右僮从皆着青绛采衣，非其奢丽，即辞疾发而退”也。

弘字邵甫，耻其门族贵执，乃变姓名，徒步师门，不应征辟，终于家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弘尝入京师太学，其从父逢为太尉，呼弘与相见。相逢宴会作乐，弘伏称头痛，不听(呼)[音]声而退，遂不复往。绍、术兄弟亦不与通。”

忠子秘，为郡门下议生。黄巾起，秘从太守赵谦击之，军败，秘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扞刃，皆死于陈，谦以得免。诏秘等门闾号曰“七贤”。

注 谢承书曰“秘字永宁。封观与主簿陈端、门下督范仲礼、贼曹刘伟德、主记史丁子嗣、记室史张仲然、议生袁秘等七人擢刃突陈，与战并死”也。

封观者，有志节，当举孝廉，以兄名位未显，耻先受之，遂称风疾，暗不能言。

火起观屋，徐出避之。忍而不告。后数年，兄得举，观乃称损而仕郡焉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观字孝起，南顿人也。”

论曰：陈平多阴谋，而知其后必废；邴吉有阴德，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。

终陈掌不侯，而邴昌绍国，虽有不类，未可致诘，其大致归然矣。袁公龚氏之闲，乃情帝室，引义雅正，可谓王臣之烈。及其理楚狱，未尝鞫人于臧罪，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。

子孙之盛，不亦宜乎？

注 丞相陈平为高祖谋臣，出六奇，叹曰：“我多阴谋，道家之所禁，吾世即废，以吾多阴谋祸也。”其后曾孙掌以鞮氏亲戚贵达，愿得续封，而终不得也。

注 武帝末，戾太子巫蛊事起，邴吉为廷尉监。时宣帝年二岁，坐太子事系。

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，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。内者令郭穰至郡邸狱，吉闭门扞拒曰：“它人无辜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”

穰不得入，还以闻。上曰：“天使之也。”因大赦天下。曾孙赖吉得立。宣帝立，吉为丞相，未及封而病。上忧吉不起，夏侯胜曰：“此未死也。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。”后吉病愈，封博阳侯。薨，子显嗣。甘露中，削爵为关内侯。至孙昌，复封博阳侯。传子至孙，王莽败乃绝。

注 乃情犹竭情也。

注 易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烈，业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覃，延也。”

注 此论并华峤之词也。

张酺字孟侯，汝南细阳人，赵王张敖之后也。敖子寿，封细阳之池阳乡，后废，因家焉。

注 敖父耳，自楚降汉，高祖封为赵王。敖嗣，后有罪，废为宣平侯。

酺少从祖父充受尚书，能传其业。又事太常桓荣。勤力

不怠，聚徒以百数。

永平九年，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，置五经师。酺以尚书教授，数讲于御前。以论难当意，除为郎，赐车马衣裳，遂令入授皇太子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充与光武同门学，光武即位，求问充，充已死。”

注 小侯，解见明纪也。

酺为人质直，守经义，每侍讲闲隙，数有匡正之辞，以严见惮。及肃宗即位，擢酺为侍中、虎贲中郎将。数月，出为东郡太守。酺自以尝经亲近，未悟见出，意不自得，上疏辞曰：“臣愚以经术给事左右，少不更职，不晓文法，猥当剖符典郡，班政千里，必有负恩辱位之咎。臣窃私自分，殊不虑出城阙，冀蒙留恩，托备冗官，髡僚所不安，耳目所闻见，不敢避好丑。”诏报曰：“经云：‘身虽在外，乃心不离王室。’

典城临民，益所以报效也。好丑必上，不在远近。今赐装钱三十万，其亟之官。”酺虽儒者，而性刚断。下车擢用义勇，搏击豪强。长安有杀盗徒者，酺辄案之，以为令长受臧，犹不至死，盗徒皆饥寒佣保，何足穷其法乎！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太子家时为奢侈物，未尝不正谏，甚见重焉。”

注 悟，晓也。

注 尚书康王之诰曰“虽尔身在外，乃心罔不在王室”也。

注 好丑谓善恶也。言事之善恶，必以闻上，此即报效，岂拘外内也。

郡吏王青者，祖父翁，与前太守翟义起兵攻王莽，及义败，余觶悉降，翁独守节力战，莽遂燔烧之。父隆，建武初为都尉功曹，青为小史。与父俱从都尉行县，道遇贼，隆以身鞭全都尉，遂死于难；青亦被矢贯咽，音声流喝。

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，竟不能举。酺见之，叹息曰：“岂有一门忠义而爵赏不及乎？”遂擢用极右曹，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，宜蒙显异。奏下三公，由此为司空所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青字公然，东郡聊城人也。”

注 “流”或作“嘶”。喝音一介反。广苍曰：“声之幽也。”

注 夷，伤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督邮、功曹，郡之极位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青从此除步兵司马。酺伤青不遂，复举其子孝廉”也。

自酺出后，帝每见诸王师傅，常言：“张酺前入侍讲，屡有谏正，闇闇恻恻，出于诚心，可谓有史鱼之风矣。”元和二年，东巡狩，幸东郡，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。帝先备弟子之仪，使酺讲尚书一篇，然后修君臣之礼。

赏赐殊特，莫不沾洽。

注 闇闇，忠正也。恻恻，恳切也。史鱼，卫大夫，名鱼，字子鱼。孔子曰“直哉史鱼，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”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时使尚书令王鲭与酺相难，上甚欣悦。”

酺视事十五年，和帝初，迁魏郡太守。郡人郑据时为司隶

校尉，奏免执金吾窦景。景后复位，遣掾夏猛私谢酺曰：“郑据小人，为所侵冤。闻其儿为吏，放纵狼籍。取是曹子一人，足以惊百。”酺大怒，即收猛系狱，檄言执金吾府，疑猛与据子不平，矫称卿意，以报私讎。会有赎罪令，猛乃得出。顷之，征入为河南尹。窦景家人复击伤市卒，吏捕得之，景怒，遣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欧伤市丞。酺部吏杨章等穷究，正海罪，徙朔方。景忿怨，乃移书辟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吏，欲因报之。章等惶恐，入白酺，愿自引臧罪，以辞景命。酺即上言其状。窦太后诏报：“自今执金吾辟吏，皆勿遣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据字平卿，黎阳人也。为侍御史，转司隶校尉”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缇，帛丹黄色也。”汉官仪曰，执金吾有缇骑。

及窦氏败，酺乃上疏曰：“臣实愚戇，不及大体，以为窦氏虽伏厥辜，而罪刑未着，后世不见其事，但闻其诛，非所以垂示国典，贻之将来。宜下理官，与天下平之。方宪等宠贵，髡臣阿附唯恐不及，皆言宪受顾命之托，怀伊、吕之忠，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。今严威既行，皆言当死，不复顾其前后，考折厥衷。臣伏见夏阳侯缙，每存忠善，前与臣言，常有尽节之心，检敕宾客，未尝犯法。臣闻王政骨肉之刑，有三宥之义，过厚不过薄。今议者为缙选严能相，恐其迫切，必不完免，宜裁加贷宥，以崇厚德。”和帝感酺言，徙缙封，就国而已。

注 郑玄注周礼云：“戇愚，痴騃也。”戇音陟降反。

注 平之谓平论其罪也。

注 临终之命曰顾命。

注 臣贤案：邓夫人即穰侯邓叠母元也。元出入宫掖，共窦宪女驸郭举父子同谋杀害，与窦氏同诛，语见宪传，故张酺论宪兼及其党。称邓夫人者，犹如前书霍光妻称霍显，祁太伯母号祁夫人之类也。文母，文王之妻也。诗曰：“既有烈考，亦有文母。”

注 礼记曰“公族有罪，狱成，有司谏于公曰：‘某之罪在大辟。’公曰：‘宥之。’有司又曰：‘在大辟。’公又曰：‘宥之。’有司又曰：‘在大辟。’公又曰：‘宥之。’及三宥不对，走出，致刑于甸人。公又使人追之，曰：‘虽然，必宥之。’有司曰：‘无及也。’反命于公，公素服如其伦之丧”也。

永元五年，迁酺为太仆。数月，代尹睦为太尉。数上疏以疾乞身，荐魏郡太守徐防自代。帝不许，使中黄门问病，加以珍羞，赐钱三十万。酺遂称笃。

时子蕃以郎侍讲，帝因令小黄门敕蕃曰：“阴阳不和，万人失所，朝廷望公思惟得失，与国同心，而托病自絜，求去重任，谁当与吾同忧责者？非有望于断金也。司徒固疾，司空年老，公其伛偻，勿露所敕。”酺惶恐诣阙谢，还复视事。酺虽在公位，而父常居田里，酺每有迁职，辄一诣京师。尝来候酺，适会岁节，公卿罢朝，俱诣酺府奉酒上寿，极欢卒日，觐人皆庆羨之。

及父卒，既葬，诏遣使赍牛酒为释服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睦字伯师，河南巩人也。”

注 断金，解在皇后纪。

注 时司徒刘方，司空张奋也。

注 伛偻言恭敬从命也。左氏传曰：“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。”

后以事与司隶校尉晏称会于朝堂，酺从容谓称曰：“三府辟吏，多非其人。”称归，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。酺本以私言，不意称奏之，甚怀恨。会复共谢阙下，酺因责让于称。称辞言不顺，酺怒，遂廷叱之，称乃劾奏酺有怨言。天子以酺先帝师，有诏公卿、博士、朝臣会议。司徒吕盖奏酺位居三司，知公门有仪，不屏气鞠躬以须诏命，反作色大言，怨让使臣，不可以示四远。于是策免。

注 司隶校尉督大奸猾，无所不察，故曰使臣也。

酺归里舍，谢遣诸生，闭门不通宾客。左中郎将何敞及言事者多讼酺公忠，帝亦雅重之。十(五)年，复拜为光禄勋。数月，代鲁恭为司徒。月余薨。

乘舆缟素临吊，赐顷莹地，赠赠恩宠异于它相。酺病临危，敕其子曰：“显节陵埽地露祭，欲率天下以俭。吾为三公，既不能宣扬王化，令吏人从制，岂可不务节约乎？其无起祠堂，可作焫盖庑，施祭其下而已。”

注 显节，明帝陵也。明帝遗诏无起寝庙，故言埽地而祭也，故酺遵奉之。

注 庑，屋也。

曾孙济，好儒学，光和中至司空，病罢。及卒，灵帝以旧恩赠车骑将军、关内侯印绶。其年，追济侍讲有劳，封子根为蔡阳乡侯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蕃生盘，盘生济。济字符江。灵帝初，杨赐荐济明习典训，为侍讲。”

济弟喜，初平中为司空。

韩棱字伯师，颍川舞阳人，弓高侯颍当之后也。世为乡里着姓。父寻，建武中为陇西太守。

注 颍当，韩王信之子。见前书。

棱四岁而孤，养母弟以孝友称。及壮，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，乡里益高之。初为郡功曹，太守葛兴中风，病不能听政，棱阴代兴视事，出入二年，令无违者。兴子尝发教欲署吏，棱拒执不从，因令怨者章之。事下案验，吏以棱掩蔽兴病，专典郡职，遂致禁锢。

显宗知其忠，后诏特原之。由是征辟，五迁为尚书令，与仆射鄧寿、尚书陈宠，同时俱以才能称。肃宗尝赐诸尚书剑，唯此三人特以宝剑，自手署其名曰：“韩棱楚龙渊，鄧寿蜀汉文，陈宠济南椎成。”时论者为之说：以棱渊深有谋，故得龙渊；寿明达有文章，故得汉文；宠敦朴，善不见外，故得椎成。

注 章谓令上章告言之。

注 晋大康记曰：“汝南西平县有龙泉水，可淬刀剑，特

坚利。”汝南即楚分野。

注 椎音直追反。汉官仪“椎成”作“锻成”。

和帝即位，侍中窦宪使人刺杀齐殇王子都乡侯畅于上东门，有司畏宪，咸委疑于畅兄弟。诏遣侍御史之齐案其事。棱上疏以为贼在京师，不宜舍近问远，恐为奸臣所笑。窦太后怒，以切责棱，棱固执其议。及事发，果如所言。宪惶恐，白太后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。棱复上疏谏，太后不从。及宪有功，还为大将军，威震天下，复出屯武威。会帝西祠园陵，诏宪与车驾会长安。及宪至，尚书以下议欲拜之，伏称万岁。棱正色曰：“夫上交不谄，下交不黷，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。”议者皆鼻而止。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宪，棱举奏龙，论为城旦。棱在朝数荐举良吏应顺、吕章、周纡等，皆有名当时。及窦氏败，棱典案其事，深竟党与，数月不休沐。帝以为忧国忘家，赐布三百匹。

注 易下系之辞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城旦，轻刑之名也。昼日司寇虏，夜暮筑长城，故曰城旦。”

迁南阳太守，特听棱得过家上顷，乡里以为荣。棱发擿奸盗，郡中震栗，政号严平。数岁，征入为太仆。九年冬，代张奋为司空。明年薨。

子辅，安帝时至赵相。

注 赵王良孙商之相也。

棱孙演，顺帝时为丹阳太守，政有能名。桓帝时为司徒。大将军梁冀被诛，演坐阿党抵罪，以减死论，遣归本郡。后复征拜司隶校尉。

注 演字伯南。

注 华峤书曰“梁皇后崩，梁贵人大幸，将立，大将军冀欲分其宠，谋冒姓为贵人父，演阴许诺，及冀诛事发，演坐抵罪”也。

周荣字平孙，庐江舒人也。肃宗时，举明经，辟司徒袁安府。安数与论议，甚器之。及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事，皆荣所具草。窦氏客太尉掾徐璜深恶之，胁荣曰：“子为袁公腹心之谋，排奏窦氏，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，谨备之矣！”荣曰：“荣江淮孤生，蒙先帝大恩，以历宰二城。今复得备宰士，纵为窦氏所害，诚所甘心。”故常敕妻子，若卒遇飞祸，无得殓敛，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。

及窦氏败，荣由此显名。自郾令擢为尚书令。出为颍川太守，坐法，当下狱，和帝思荣忠节，左转共令。岁余，复以为山阳太守。所历郡县，皆见称纪。

以老病乞身，卒于家，诏特赐钱二十万，除子男兴为郎中。

注 荣辟司徒府，故称宰士。

注 飞祸言仓卒而死也。

注 共，县名，属河内郡，故城在今卫州共城县东，即古共国也。

兴少有名誉，永宁中，尚书陈忠上疏荐兴曰：“臣伏惟古

者帝王有所号令，言必弘雅，辞必温丽，垂于后世，列于典经。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，从周室之郁郁。

臣窃见光禄郎周兴，孝友之行，着于闺门，清厉之志，闻于州里。蕴槁古今，博物多闻，三坟之篇，五典之策，无所不览。属文着辞，有可观采。尚书出纳帝命，为王喉舌。

臣等既愚闇，而诸郎多文俗吏，鲜有雅才，每为诏文，宣示内外，转相求请，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，辞多鄙固。兴抱奇怀能，随辈栖弼，诚可叹惜。”诏乃拜兴为尚书郎。卒。兴子景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又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从周。”

注 光禄主郎，故曰光禄郎。

注 蕴，藏也。槁，匱也。

注 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曰三坟；少昊、颡顛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曰五典也。

注 尚书为王之喉舌官也。李固对策曰：“今陛下有尚书，犹天之有北斗也。”

北斗为天之喉舌，尚书亦为陛下之喉舌也。”

景字仲飡。辟大将军梁冀府，稍迁豫州刺史、河内太守。好贤爱士，其拔才荐善，常恐不及。每至岁时，延请举吏入上后堂，与共宴会，如此数四，乃遣之。

赠送什物，无不充备。既而选其父兄子弟，事相优异。常称曰：“臣子同贯，若之何不厚！”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，志在无私，举吏当行，一辞而已，恩亦不及其家。曰：“我举若可矣，岂可令簪积一门！”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。

景后征入为将作大匠。及梁冀诛，景以故吏免官禁锢。朝

廷以景素着忠正，顷之，复引拜尚书令。迁太仆、卫尉。六年，代刘宠为司空。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。景初视事，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，自将军牧守以下，免者五十余人。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览、东武阳侯具瑗，皆坐黜。朝廷莫不称之。

视事二年，以地震策免。岁余，复代陈蕃为太尉。建宁元年薨。以豫议定策立灵帝，追封安阳乡侯。

注 蔡质汉仪曰：“延熹中，京师游侠有盗发顺帝陵，卖御物于市，市长追捕不得。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诘，雄伏于廷荅对，景使虎贲左骏顿头，血出覆面，与三日期，贼便擒也。”

长子崇嗣，至甘陵相。

注 甘陵王理相也。理即章帝曾孙。

中子忠，少历列位，累迁大司农。忠子暉，前为洛阳令，去官归。兄弟好宾客，雄江淮闲，出入从车常百余乘。及帝崩，暉闻京师不安，来候忠，董卓闻而恶之，使兵劫杀其兄弟。忠后代皇甫嵩为太尉，录尚书事，以灾异免。复为卫尉，从献帝东归洛阳。

注 吴书曰，忠字嘉谋，与朱鈇共败李傕于曹阳也。

赞曰：袁公持重，诚单所奉。惟德不忘，延世承宠。孟侯经博，侍言帝幙。

棱、荣事君，志同鹳雀。

注 单，尽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”

盖脱一‘侯’字，误二‘高乡’字。”今按刘氏之意，盖谓“防东”二字乃“高乡”之误，其下又脱一“侯”字。是刘氏所见本，亦作“中常侍防东侯侯览”也。

殿本正文作“中常侍防东阳侯侯览”（汲本同），而引刘攽刊误，则删去“脱一侯字”四字，遂使读者不知刘氏所言谓何，当时校勘之粗疏如是。又集解引钱大昕说，谓刘据览传证此文当为“高乡”之误，是矣。予又疑高乡即防东之乡，故传称防东乡侯，因下文有“东武阳”字，又误“乡”为“阳”也。今按钱氏之意，盖谓疑当作“中常侍防东乡侯侯览”也。

后汉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郭躬弟子镇陈宠子忠郭躬字仲孙，颍川阳翟人也。家世衣冠。父弘，习小杜律。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，断狱至三十年，用法平。诸为弘所决者，退无怨情，郡内比之东海于公。年九十五卒。

注 前书，杜周武帝时为廷尉、御史大夫，断狱深刻。少子延年亦明法律，宣帝时又为御史大夫。对父故言小。

注 于公，东海人，丞相于定国父也。为郡决曹，决狱平，罗文法者，于公所决皆不恨。见前书也。

躬少传父业，讲授徒觴常数百人。后为郡吏，辟公府。永平中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骑都尉秦彭为副。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，固奏彭专擅，请诛之。

显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。躬以明法律，召入议。议者皆然固奏，躬独曰：“于法，彭得斩之。”帝曰：“军征，校

尉一统于督。彭既无斧钺，可得专杀人乎？”躬对曰：“一统于督者，谓在部曲也。今彭专军别将，有异于此。兵事呼吸，不容先关督帅。且汉制棨戟即为斧钺，于法不合罪。”帝从躬议。又有兄弟共杀人者，而罪未有所归。帝以兄不训弟，故报兄重而减弟死。中常侍孙章宣诏，误言两报重，尚书奏章矫制，罪当腰斩。

帝复召躬问之，躬对“章应罚金”。帝曰：“章矫诏杀人，何谓罚金？”躬曰：“法令有故、误，章传命之谬，于事为误，误者其文则轻。”帝曰：“章与囚同县，疑其故也。”躬曰：“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’‘君子不逆诈。’君王法天，刑不可以委曲生意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迁躬廷尉正，坐法免。

注 督谓大将。

注 前书音义曰“大将军行有五部，部有曲”也。

注 有衣之戟曰棨。

注 诗小雅也。如砥，贡赋平。如矢，赏罚中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。

后三迁，元和三年，拜为廷尉。躬家世掌法，务在宽平，及典理官，决狱断刑，多依矜恕，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，事皆施行，着于令。章和元年，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，勿笞，诣金城，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。躬上封事曰：“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，重人命也。今死罪亡命无虑万人，又自赦以来，捕得甚觭，而诏令不及，皆当重论。伏惟天恩莫不荡宥，死罪已下并蒙更生，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。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，可皆勿笞诣金城，以全人命，有益于边。”肃宗善之，即下诏赦焉。躬奏讞法科，

多所生全。永元六年，卒官。中子暄，亦明法律，至南阳太守，政有名结。弟子镇。

注 广雅曰：“无虑，都凡也。”

注 暄音质。

镇字桓钟，少修家业。辟太尉府，再迁，延光中为尚书。及中黄门孙程诛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济阴王，镇率羽林士击杀驍尉阎景，以成大功，事在宦者传。再迁尚书令。太傅、三公奏镇冒犯白刃，手剑贼臣，奸党殄灭，宗庙以宁，功比刘章，宜显爵土，以励忠贞。乃封镇为定颖侯，食邑二千户。拜河南尹，转廷尉，免。永建四年，卒于家。诏赐顷塋地。

注 章，齐王肥子也，高帝孙，诛诸吕有功，封朱虚侯也。

长子贺当嗣爵，让与小弟时而逃去。积数年，诏大鸿胪下州郡追之，贺不得已，乃出受封。累迁，复至廷尉。及贺卒，顺帝追思镇功，下诏赐镇谥曰昭武侯，贺曰成侯。

贺弟祯，亦以能法律至廷尉。

镇弟子禧，少明习家业，兼好儒学，有名誉，延熹中亦为廷尉。建宁二年，代刘宠为太尉。禧子鸿，至司隶校尉，封城安乡侯。

注 许其反。

郭氏自弘后，数世皆传法律，子孙至公者一人，廷尉七人，侯者三人，刺史、二千石、侍中、中郎将者二十余人，侍御史、

正、监、平者甚觶。

顺帝时，廷尉河南吴雄季高，以明法律，断狱平，起自孤宦，致位司徒。雄少时家贫，丧母，营人所不封土者，择葬其中。丧事趣辨，不问时日，(医)巫皆言当族灭，而雄不顾。及子欣孙恭，三世廷尉，为法名家。

注 名为明法之家。

初，肃宗时，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，每入官舍，辄更缮修馆宇，移穿改筑，故犯妖禁，而家人爵禄，益用丰炽，官至颍川太守。子峻，太傅，以才器称。孙安世，鲁相。三叶皆为司隶，时称其盛。

注 恤，忧也。

桓帝时，汝南有陈伯敬者，行必矩步，坐必端膝，呵叱狗马，终不言死，目有所见，不食其肉，行路闻凶，便解驾留止，还触归忌，则寄宿乡亭。年老寝滞，不过举孝廉。后坐女猥亡吏，太守邵夔怒而杀之。时人罔忌禁者，多谈为证焉。

注 阴阳书历法曰：“归忌日，四孟在丑，四仲在寅，四季在子，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。”

注 罔，无也。

论曰：曾子云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，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。夫贤人君子断狱，其必主于此乎？

郭躬起自佐史，小大之狱必察焉。原其平刑审断，庶于勿喜者乎？若乃推己以议物，舍状以贪情，法家之能庆延于世，盖由此也！

注 言人离散犯法，乃自上之所为，非下之过，当哀矜之，勿以得情为喜也。

见论语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

注 秦彭、孙章不死为推己，亡命得减为贪情也。贪与探同也。

陈宠字昭公，沛国洨人也。曾祖父咸，成哀闲以律令为尚书。平帝时，王莽辅政，多改汉制，咸心非之。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、鲍宣等，

咸乃叹曰：“易称‘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’，吾可以逝矣！”即乞骸骨去职。及莽篡位，召咸以为掌寇大夫，谢病不肯应。时三子参、丰、钦皆在位，乃悉令解官，父子相与归乡里，闭门不出入，犹用汉家祖腊。人问其故，咸曰：“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？”其后莽复征咸，遂称病笃。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，皆壁藏之。咸性仁恕，常戒子孙曰：“为人议法，当依于轻，虽有百金之利，慎无与人重比。”

注 洨，县名，故城在今泗州虹县西南。洨音户交反。

注 平帝时，王莽辅政，隔绝平帝外家，不得至京师。莽子宇，恐帝长大后见怨，教帝舅躡宝令帝母上书求入，莽不许。宇与妇兄吕宽谋，以为莽不可说而好鬼神，乃夜以血洒莽第门，以惊惧之，事觉，并诛死。何武为前将军，王莽先从武求举，

武不敢。鲍宣为司隶，免，徙之上党。吕宽事起，莽案鞠，并诛不附己者，武与宣在见诬中，皆被诛。并见前书。

注 几者事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。逝，往也。

注 应劭风俗通曰，共工之子好远游，死为祖神。汉家火行盛于午，故以午日为祖也。腊者，岁终祭饘神之名。腊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之报功也。

汉火行，衰于戌，故腊用戌日也。

建武初，钦子躬为廷尉左监，早卒。

躬生宠，明习家业，少为州郡吏，辟司徒鲍昱府。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，以不肯视事为高。宠常非之，独勤心物务，数为昱陈当世便宜。昱高其能，转为辞曹，掌天下狱讼。其所平决，无不厌服觴心。时司徒辞讼，久者数十年，事类溷错，易为轻重，不良吏得生因缘。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，决事科条，皆以事类相从。昱奏上之，其后公府奉以为法。

注 续汉志曰“三公掾属二十四人，有辞曹，主讼事”也。

注 因缘谓依附以生轻重也。

三迁，肃宗初，为尚书。是时承永平故事，吏政尚严切，尚书决事率近于重。

宠以帝新即位，宜改前世苛俗。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先王之政，赏不僭，刑不滥，与其不得已，宁僭不滥。故唐尧着典，‘眚眚肆赦’；周公作戒，‘勿误庶狱’；伯夷之典，‘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’。由此言之，圣贤之政，以刑罚为首。往者断狱严明，所以威惩奸慝，奸慝既平，必宜济之以宽。陛下即位，率由此义，数诏髡僚，弘崇晏晏。而有司执事，未

悉奉承，典刑用法，犹尚深刻。断狱者急于箠格酷烈之痛，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，或因公行私，逞纵威福。夫为政犹张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绝。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，而美郑乔之仁政。诗云：‘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。’方今圣德充塞，假于上下，宜隆先王之道，荡涤烦苛之法。轻薄棰楚，以济羸生；

全广至德，以奉天心。”帝敬纳宠言，每事务于宽厚。其后遂诏有司，绝钻钻诸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除文致之请讞五十余事，定着于令。

是后人俗和平，屡有嘉瑞。

注 事见左传蔡大夫声子辞。

注 尚书舜典之辞也。箠，过也。髡，害也。肆，缓也。言过误有害，当缓赦也。

注 尚书立政之辞也。言文子文孙，从今以往，惟以正道理觴狱勿误也。

注 三德，刚、柔、正直。尚书吕刑曰：“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，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”

注 济，益也。

注 晏晏，温和也。尚书考灵耀曰：“尧聪明文塞晏晏。”

注 箠即榜也，古字通用。声类曰：“笞也。”说文曰：“格，击也。”

注 臧孙，鲁大夫，行猛政。子贡非之曰：“夫政犹张琴瑟也，大弦急则小弦绝矣。故曰：‘罚得则奸邪止，赏得则下欢悦。’子之贼心见矣。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？推贤举能，抑恶扬善，有大略者不问其短，有厚德者不非小疵，家给人足，囹圄空虚。子产卒，国人皆叩心流涕，三月不闻箠琴之音。其

生也见爱，死也可悲。故曰；‘德莫大于仁，祸莫大于刻。’今子病而人贺，子愈而人相惧，曰：‘嗟乎！何命之不善，臧孙子又不死？’”臧孙鼻而避位，终身不出。见新序。

注 优优，和也。

注 假，至也，音格。上下，天地也。

注 苍颉篇曰：“钻，持也。”说文曰：“钻，铁也。“其炎反。音陟叶反。钻，腴刑，谓钻去其髀骨也。钻音作唤反。

注 文致谓前人无罪，文饰致于法中也。

汉旧事断狱报重，常尽三冬之月，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。元和二年，旱，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，以为断狱不尽三冬，故阴气微弱，阳气发泄，招致霁旱，事在于此。帝以其言下公卿议，宠奏曰：“夫冬至之节，阳气始萌，故十一月有兰、射干、芸、荔之应。时令曰：‘诸生荡，安形体。’天以为正，周以为春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雉雒鸡乳，地以为正，殷以为春。十三月阳气已至，天地已交，万物皆出，蛰虫始振，人以为正，夏以为春。三微成着，以通三统。

周以天元，殷以地元，夏以人元。若以此时行刑，则殷、周岁首皆当流血，不合人心，不稽天意。月令曰：‘孟冬之月，趣狱刑，无留罪。’明大刑毕在立冬也。又：‘(孟)[仲]冬之月，身欲宁，事欲静。’若以降威怒，不可谓宁；若以行大刑，不可谓静。议者咸曰：‘旱之所由，咎在改律。’臣以为殷、周断狱不以三微，而化致康平，无有灾害。自元和以前，皆用三冬，而水旱之异，往往为患。由此言之，灾害自为它应，不以改律。秦为虐政，四时行刑，圣汉初兴，改从简易。萧何草律，季秋论囚，俱避立春之月，而不计天地之正，二王之

春，实颇有违。陛下探幽析微，允执其中，革百载之失，建永年之功，上有迎承之敬，下有奉微之惠，稽春秋之文，当月令之意，圣功美业，不宜中疑。”书奏，帝纳之。遂不复改。

注 报，论也。重，死刑也。

注 易通卦验曰：“十一月广莫风至，则兰、夜干生。”月令：“仲冬日短至，阴阳争，诸生荡，芸始生，荔挺出。”射音夜，即今之乌扇也。芸，香草。荔，马薤。

注 时令，月令也。荡，动也。仲冬一阳爻生，草木皆欲萌动也。礼记月令“仲冬诸生荡，君子斋戒，安形性”也。

注 正，春，皆始也。十一月万物微而未着，天以为正，而周以为岁首。

注 十二月二阳爻生，鴈北乡，阳气上通，诸生皆动，始萌芽，地以为正，殷以为岁首也。月令“季冬，雉雒鸡乳”也。

注 十三月今正月也，天子迎春东郊，阴阳交合，万物皆出于地，人始初见，故曰“人以为正，夏以为岁首”也。月令“孟春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萌动，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”也。

注 统者，统一岁之事。王者三正递用，周环无穷，故曰通三统。三礼义宗曰：“三微，三正也。言十一月阳气始施，万物动于黄泉之下，微而未着，其色皆赤，赤者阳气。故周以天正为岁，色尚赤，夜半为朔。十二月万物始牙，色白，白者阴气。故殷以地正为岁，色尚白，鸡鸣为朔。十三月万物始达，其色皆黑，人得加功以展其业。夏以人正为岁，色尚黑，平旦为朔。故曰三微。王者奉而成之，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。”易干凿度曰：“三微而成着，三着而体成。”

当此之时，天地交，万物通也。

注 臣贤案：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狱刑，无留罪，今言孟冬，未详其故。

注 月令“仲冬，君子斋戒，身欲宁，事欲静，以待阴阳之所定”也。

注 草谓创造之也。论，决也。

注 言萧何不论天地之正及殷、周之春，实乖正道。

注 允，信也。中，正也。言信执中正之道。语见尚书。

注 尚书曰：“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。”

注 三正之月，不用断狱，敬承天意，奉顺三微也。

注 春秋于春每月书王，所以通三统也。何休注云：“二月三月皆有王者，二月殷正月，三月夏正月也。”

莖性周密，常称人臣之义，苦不畏慎。自在枢机，谢遣门人，拒绝知友，唯在公家而已。朝廷器之。

注 器，重也。

皇后弟侍中竇宪，荐真定令张林为尚书，帝以问莖，莖对“林虽有才能，而素行贪浊”，宪以此深恨莖。林卒被用，而以臧污抵罪。及帝崩，宪等秉权，常衔宠，乃白太后，令典丧事，欲因过中之。黄门侍郎鲍德素敬宠，说宪弟夏阳侯缡曰：“陈宠奉事先帝，深见纳任，故久留台阁，赏赐有殊。今不蒙忠能之赏，而计几微之故，诚伤辅政容贷之德。”缡亦好士，深然之。故得出为太山太守。

注 臣贤案：竇后纪及宪传并云宪竇后兄，今诸本皆言弟，

盖误也。

注 几微言微细也。

后转广汉太守。西州豪右并兼，吏多奸贪，诉讼日百数。宠到，显用良吏王涣、谭显等，以为腹心，讼者日减，郡中清肃。先是(洛)[雒]县城南，

每阴雨，常有哭声闻于府中，积数十年。宠闻而疑其故，使吏案行。还言：“世衰乱时，此下多死亡者，而骸骨不得葬，傥在于是？”宠怆然矜叹，即敕县尽收敛葬之。自是哭声遂绝。

注 谭音徒南反。

注 (洛)[雒]，县名，故城在今益州雒县南也。

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，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，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、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。后和帝闻之，擢宠为大司农，郴太仆，顺左冯翊。

注 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。

注 东平王苍孙敞之相也。

永元六年，宠代郭躬为廷尉。性仁矜。及为理官，数议疑狱，常亲自为奏，每附经典，务从宽恕，帝辄从之，济活着甚觴。其深文刻敝，于此少衰。宠又钩校律令条法，溢于甫刑者除之。曰：“臣闻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故甫刑大辟二百，五刑之属三千。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者也。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，耐罪千六百九十八，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，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，其四百一十大

辟，千五百耐罪，七十九赎罪。

春秋保干图曰：‘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’汉兴以来，三百年，宪令稍增，科条无限。又律有三家，其说各异。宜令三公、廷尉平定律令，应经合义者，可使大辟二百，而耐罪、赎罪二千八百，并为三千，悉删除其余令，与礼相应，以易万人视听，以致刑措之美，传之无穷。”未及施行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。诏特免刑，拜为尚书。迁大鸿胪。

注 钩犹动也。前书曰：“钩校得其奸贼。”钩音工候反。溢，出也。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吕侯后为甫侯，故或称甫刑也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礼经三百，曲礼三千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礼篇多亡，本数未闻，其中事仪有三千也。”

注 去礼之人，刑以加之，故曰取也。

注 耐者，轻刑之名也。

宠历二郡三卿，所在有结，见称当时。十六年，代徐防为司空。宠虽传法律，而兼通经书，奏议温粹，号为任职相。在位三年薨。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。

勤字叔梁，笃性好学，屏居人外，荆棘生门，时人重其节。后以定策立安帝，封福亭侯，五百户。永初元年，以雨水伤稼，策免就国。病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宠子忠。

忠字伯始，永始中辟司徒府，三迁廷尉正，以才能有声称。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，宜备机密，于是擢拜尚书，使居三公曹。忠自以世典刑法，用心务在宽详。初，父宠在廷尉，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，未施行，及宠免后遂寝。而苛法稍繁，人不堪之。忠略依宠意，奏上二十三条，为决事比，以省请

讞之敝。又上除蚕室刑；

解臧吏三世禁锢；狂易杀人，得减重论； 母子兄弟相代死，听，赦所代者。

事皆施行。

注 正，廷尉属官也，秩千石也。

注 成帝置五尚书，三公曹尚书主知断狱也。

注 上音时掌反。

注 比，例也，必寐反。

注 蚕室，宫刑名也，或云犴刑也。音奇败反。作罾室畜火如蚕室。说文曰：

“犴，騷牛也。”騷音缙。汉旧仪注曰“少府若卢狱有蚕室”也。

注 狂易谓狂而易性也。

及邓太后崩，安帝始亲朝事。忠以为临政之初，宜微聘贤才，以宣助风化，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、周燮、杜根、成翊世之徒。于是公车礼聘良、燮等。

后连有灾异，诏举有道，公卿百僚各上封事。忠以诏书既开谏争，虑言事者必多激切，或致不能容，乃上疏豫通广帝意。曰：“臣闻仁君广山藪之大，纳切直之谋； 忠臣尽谗谀之节，不畏逆耳之害。 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，

孝文嘉爱盎人豕之讥， 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， 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。 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‘国家之患孰为大？’对曰：‘大臣重禄不极谏，小臣畏罪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’公曰：‘善。’于是下令曰：

‘吾欲进善，有谒而不通者，罪至死。’ 今明诏崇高宗

之德，推宋景之诚，引咎克躬，谘访髡吏。言事者见杜根、成翊世等新蒙表录，显列二台，必承风响应，争为切直。若嘉谋异策，宜辄纳用。如其管穴，妄有讥刺，虽苦口逆耳，不得事实，且优游宽容，以示圣朝无讳之美。若有道之士，对问高者，宜垂省览，特迁一等，以广直言之路。”书御，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，延后位至太尉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川泽纳污，山藪藏疾，瑾瑜匿瑕，国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”

注 史记曰，赵简子有臣周舍好直谏。周舍死，简子曰：“吾闻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；觴人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谏谏。”家语孔子曰“忠言逆耳而利于行”也。

注 周昌为御史大夫，尝燕入奏事，高帝方拥戚姬，昌走出，高帝逐得，骑昌项问曰：“我何如主也？”昌仰曰：“陛下桀纣之主也。”上笑，不之罪也。

注 文帝幸慎夫人，常与皇后同坐。后幸上林，慎夫人从，盎为中郎将，谏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坐，帝亦起。盎前说曰：“陛下为慎夫人，适所以祸之也。独不见人豕乎？”上大悦。人豕，解见皇后纪也。

注 武帝为馆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，东方朔为太中大夫，谏曰：“不可。”

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处也，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更置酒北宫也。

注 元帝耐祭宗庙，出便门，欲御楼船。御史大夫薛广德当车免冠谏曰：“宜从桥。”诏曰：“大夫冠。”广德曰：“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，以血污车轮。”帝乃从桥。

注 此已上皆见新序。

注 高宗，殷王武丁也。有雉登鼎耳而雊，惧而修德，位以永年。

注 史记曰，宋景公时荧惑守心星，太史子韦请移之大臣、国人与岁，公皆不听，天感其诚，荧惑为之退三舍也。

注 谓杜根为侍御史，成翊世为尚书郎也。

注 管穴言小也。史记扁鹊曰：“若以管窥天，以隙视文。”隙即穴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延字君子，蕲县人也。少为诸生，明于五经，星官风角，靡有不综。家贫母老，周流佣赁。常避地于庐江临湖县种瓜，后到吴郡海盐，取卒月直，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。是时吴会未分，山阴冯敷为督邮，到县，延持鰓往，敷知其贤者，下车谢，使入亭，请与饮食，脱衣与之，饷钱不受。

顺帝征拜太尉，年七十六薨。”

常侍江京、李闰等皆为列侯，共秉权任。帝又爱信阿母王圣，封为野王君。忠内怀惧懣而未敢陈谏，乃作搢绅先生论以讽，文多故不载。

注 搢，插也。绅，大带也。

自帝即位以后，频遭元二之厄，百姓流亡，盗贼并起，郡县更相饰匿，莫肯纠发。忠独以为忧，上疏曰：“臣闻轻者重之端，小者大之源，故堤溃蚁孔，气泄针芒。是以明者慎微，智者识几。书曰：‘小不可不杀。’诗云：‘无纵诡随，以谨无良。’盖所以崇本绝末，钩深之虑也。臣窃见元年以来，盗贼连发，攻亭劫掠，多所伤杀。夫穿窬不禁，则致强

盗；强盗不断，则为攻盗；攻盗成羸，必生大奸。故亡逃之科，宪令所急，至于通行饮食，罪致大辟。而顷者以来，莫以为忧。州郡督录怠慢，长吏防御不肃，皆欲采获虚名，讳以盗贼为负。虽有发觉，不务清澄。至有逞威滥怒，无辜僵仆。或有局蹐比伍，转相赋敛。或随吏追赴，周章道路。

是以盗发之家，不敢申告，邻舍比里，共相压连，或出私财，以偿所亡。

其大章着不可掩者，乃肯发露。陵迟之渐，遂且成俗。寇攘诛咎，皆由于此。前年勃海张伯路，可为至戒。覆车之轨，其结不远。盖失之末流，求之本源。

宜愬增旧科，以防来事。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愬觉，一发，部吏皆正法，尉贬秩一等，令长三月奉赎罪；二发，尉免官，令长贬秩一等；三发以上，令长免官。便可撰立科条，处为诏文，切敕刺史，严加愬罚。冀以猛济宽，惊惧奸慝。顷季夏大暑，而消息不协，寒气错时，水涌为变。天之降异，必有其故。所举有道之士，可策问国典所务，王事过差，令处暖气不效之意。

庶有说言，以承天诫。”

注 元二，解见邓鹭传。

注 更相文饰，隐匿盗贼也。

注 韩子曰：“千丈之堤，以蝼蚁之穴而溃。”黄帝素问曰：“针头如芒，气出如筐”也。

注 尚书康诰曰：“有厥罪，小乃不可不杀。”

注 诗大雅也。言诡诞委随之人不可纵，宜即罪之，用谨不善之人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其犹穿窬之盗乎？”

注 通行饮食，犹今律云过致资给，与同罪也。饮音荫。  
食音寺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躅，小步也。”言局身小步，畏吏之甚也。

注 迮，迫也。

注 寇，盗；攘，窃也。尚书曰“无敢寇攘”也。

注 上官谓郡府也。若，及也。部吏谓督邮、游徼也。正法，依法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息卦曰太阳，消卦曰太阴，其余杂卦曰少阴、少阳”也。

元初三年有诏，大臣得行三年丧，服阙还职。忠因此上言：“孝宣皇帝旧令，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，大父母死未三月，皆勿徭，令得葬送。请依此制。”

太后从之。至建光中，尚书令祝讽、尚书孟布等奏，以为“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，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，贻则万世，诚不可改。宜复建武故事”。

忠上疏曰：“臣闻之孝经，始于爱亲，终于哀戚。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尊卑贵贱，其义一也。夫父母于子，同气异息，一体而分，三年乃免于怀抱。先圣缘人情而着其节，制服二十五月，是以春秋臣有大丧，君三年不呼其门，闵子虽要经服事，以赴公难，退而致位，以究私恩，故称‘君使之非也，臣行之礼也’。

周室陵彊，礼制不序，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：‘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。’

言己不得终竟子道者，亦上之耻也。高祖受命，萧何创制，大臣有宁告之科，合于致忧之义。建武之初，新承大乱，凡诸国政，多趣简易，大臣既不得告宁，而鬲司营禄念私，鲜循三年之丧，以报顾复之恩者。礼义之方，实为雕损。大汉之兴，

虽承衰敝，而先王之制，稍以施行。故藉田之耕，起于孝文；孝廉之贡，发于孝武；

郊祀之礼，定于元、成；三雍之序，备于显宗；大臣终丧，成乎陛下。圣功美业，靡以尚兹。孟子有言：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’臣愿陛下登高北望，以甘陵之思，揆度臣子之心，则海内咸得其所。“宦竖不便之，竟寝忠奏而从讽、布议，遂着于令。

注 “祝”或作“祫”。

注 约，俭也。孝文帝崩，遗诏薄葬，以日易月，凡三十六日释服，后以为故事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告宁，休谒之名。吉曰告，凶曰宁。古者名吏休假曰告，吏二千石有予告、赐告。予告，在官有功，法所当得也。赐告，病三月当免，天子优赐其告，使带印绶，将官属归家养疾也。”

注 自此已上至“臣有大丧”，并公羊传之文也。闵子骞，孔子弟子也，遭丧，君使之从军，骞乃要经而服，以从军役，事了退家，致位丧次，极尽私恩。故君使之虽非，臣从君命有礼也。

注 小雅蓼莪之诗也。蓼蓼，长大蜩也。莪，萝也。言孝子忧思，中心不精，不识莪萝，误以为蒿也。其诗曰：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

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。”注云：“瓶小而罍大也。罄，尽也。瓶小而尽，罍大而盈。言为罍耻者，刺幽王不使富分贫，觴恤寡也。”

注 论语曾子曰：“吾闻夫子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”

注 文帝二年，诏曰“农，天下之本也，其开籍田”也。

注 武帝元光元年，初令郡国举孝廉。

注 元帝、成帝时，匡衡、韦玄成定迭毁郊祀之礼也。

注 三雍，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也。雍，和也。解具明纪也。

注 谓安帝诏大臣得行三年丧也。

注 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，爱吾幼亦爱人之幼，有敬爱之心，则天下归顺之也。运掌言易也。

注 甘陵，安帝母陵。陵在清河，故言北望也。

忠以久次，转为仆射。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，而伯荣负宠骄蹇，所经郡国莫不迎为礼谒。又霖雨积时，河水涌溢，百姓骚动。忠上疏曰：“臣闻位非其人，则庶事不叙；庶事不叙，则政有得失；政有得失，则感动阴阳，妖变为应。陛下每引灾自厚，不责臣司，臣司徇恩，莫以为负。

故天心未得，隔并屡臻，青、冀之域淫雨漏河，徐、岱之滨海水盆溢，兖、豫蝗蝻滋生，荆、杨稻收俭薄，并凉二州羌戎叛戾。加以百姓不足，府帑虚匱，自西徂东，杼柚将空。

臣闻洪范五事，一曰貌，貌以恭，恭作肃，貌伤则狂，而致常雨。春秋大水，皆为君上威仪不穆，临驩不严，臣下轻慢，贵幸擅权，阴气盛强，阳不能禁，故为淫雨。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，比遣中使致敬甘陵，朱轩駟马，相望道路，可谓孝至矣。然臣窃闻使者所过，威权翕赫，震动郡县，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，仪体上僭，侔于人主。长吏惶怖谴责，或邪谄自媚，发人修道，缮理亭传，多设储峙，征役无度，

老弱相随，动有万计，赂遗仆从，人数百匹，顿踣呼嗟，莫不叩心。河闲托叔父之属，清河有陵庙之尊，及剖符大臣，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。陛下不问，必以陛下欲其然也。伯荣之

威重于陛下，陛下之柄在于臣妾。水灾之发，必起于此。昔韩嫣托副车之乘，受驰视之使；江都误为一拜，而嫣受欧刀之诛。

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，正干刚之位， 职事巨细，皆任贤能，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。重察左右，得无石显泄漏之奸；尚书纳言，得无赵昌谮崇之诈；公卿大臣，得无朱博阿傅之援；外属近戚，得无王凤害商之谋。若国政一由帝命，王事每决于己，则下不得偏上，臣不得干君，常雨大水必当霁止，四方觭异不能为害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伯荣，帝乳母王圣女也。

注 狃音女九反。诗曰：“将叔无狃。”注云：“狃，习也。”言屡被恩贷，不以灾变为忧负也。

注 隔并谓水旱不节也。尚书曰：“一极备凶，一极亡凶。”并音必姓反。

注 漏，溢也。

注 螻，蠹子也。

注 杼柚谓机也。小雅大东诗曰“小东大东，杼柚其空”也。

注 洪范五行传辞。

注 孝德皇，安帝父清河王庆也。

注 朱轩车，使者所乘。駟，并也。

注 储，积也。跕，具也。

注 河闲王开，安帝叔也。

注 清河王延平也。陵庙所在，故曰尊。

注 韩嫣，弓高侯之孙也。得幸于武帝。武帝猎上林中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视兽，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，伏谒

道傍。媯驱不见，王怒，为皇太后泣言，太后衔之。后媯出入永巷以奸闻，太后赐媯死也。

注 天元犹干元也。易曰“大哉干元”也。

注 石显字君房，少时坐法腐刑，为中书令，元帝委以政事，公卿畏之，重足一趑。显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闲己，乃取一言为验。上尝使至诸宫征发，先白上，恐漏尽宫门闭，请诏开门，上许之。显故投夜还，召开宫门，后果有上书告显矫诏开宫门，天子闻之笑。显泣曰：“陛下过私小臣，属任以事，髡下无不嫉欲陷害者，唯明主能知之。”上以为然而怜之。

注 郑崇，哀帝时为尚书仆射，数谏争，帝不许。尚书令赵昌佞谄，因奏崇与宗族通，疑有奸。上怒，下崇狱，死狱中也。

注 哀帝时博为丞相，承傅太后指，奏免大司马傅喜，哀帝怒，下博狱，自杀也。

注 成帝舅王凤为大将军，专权骄僭，王商为丞相，论议不能平，凤(凤)阴求商短，使人上书告商闺门内事，商坐免。王商，宣帝舅乐昌侯王武之子，非成帝舅成都侯也。

注 霁亦止也。

时三府任轻，机事专委尚书，而鬻管变咎，辄切免公台。

忠以为非国旧体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’。故三公称曰頔宰，王者待以殊敬，在舆为下，御坐为起，入则参对而议政事，出则监察而董是非。

汉典旧事，丞相所请，靡有不听。今之三公，虽当其名而无其实，选举诛赏，一由尚书，尚书见任，重于三公，陵弼以来，其渐久矣。臣忠心常独不安，是故临事战惧，不敢穴见有所兴造，又不希意同僚，以谬平典，而谤讟日闻，罪足万死。

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曦，今者彗异，复欲切让三公。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，移咎丞相，使贲丽纳说方进，方进自引，卒不蒙上天之福，

徒乖宋景之诚。故知是非之分，较然有归矣。又尚书决事，多违故典，罪法无例，诋欺为先，文惨言丑，有乖章宪。宜责求其意，割而勿听。上顺国典，下防威福，置方员于规矩，审轻重于衡石，诚国家之典，万世之法也。”

注 切，责也。

注 论语孔子对鲁定公之辞也。

注 汉旧仪云：“皇帝见丞相起，谒者赞称曰‘皇帝为丞相起立’，乃坐。皇帝在道，丞相迎，谒者赞称曰‘皇帝为丞相下舆立’，乃升车。”

注 董，督也。

注 穴见言不广也。

注 曦字伯仁，庐江人也。

注 成帝时，荧惑守心，议郎李寻奏记丞相翟方进曰：“唯君侯尽节转凶。”

方进忧，不知所出。有郎贲丽善为星，言大臣宜当之。上乃召见方进，赐养牛、上尊酒，令审处焉。方进即日自杀。贲音肥。

注 解见前文。言景公有彗，身自引咎，成帝不然，故曰徒也。

注 衡，秤衡也。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也。

忠意常在曦崇大臣，待下以礼。其九卿有疾，使者临问，加赐钱布，皆忠所建奏。顷之，迁尚书令。延光三年，拜司隶

校尉。纠正中官外戚宾客，近幸惮之，不欲忠在内。明年，出为江夏太守，复留拜尚书令，会疾卒。

初，太尉张禹、司徒徐防欲与忠父宠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护羌校尉邓训，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，争之连日不能夺，乃从二府议。及训追加封谥，禹、防复约宠俱遣子奉礼于虎贲中郎将邓鹭，宠不从，鹭心不平之，故忠不得志于邓氏。

及鹭等败，觴庶多怨之，而忠数上疏陷成其恶，遂诋劾大司农朱宠。顺帝之为太子废也，诸名臣来历、祝讽等守阙固争，时忠为尚书令，与诸尚书复共劾奏之。及帝立，司隶校尉虞诩追奏忠等罪过，当世以此讥焉。

论曰：陈公居理官则议狱缓死，相幼主则正不僭宠，可谓有宰相之器矣。忠能承风，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。然其听狂易杀人，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，斯大谬矣。是则不善人多幸，而善人常代其祸，进退无所措也。

赞曰：陈、郭主刑，人赖其平。宠矜枯槁，躬断以情。忠用详密，损益有程。

施于孙子，且公且卿。

注 程，品式也。谓强盗发，贬黜令长，各有科条，故曰程也。

注 施，延也。音羊豉反。

## 后汉书卷四十六

### 郭陈列传第三十六

郭躬字仲孙，颍川阳翟人也。家世衣冠。父弘，习《小杜律》。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，断狱至三十年，用法平。诸为弘所决者，退无怨情，郡内比之东海于公。年九十五卒。躬少传父业，讲授徒众常数百人。后为郡吏，辟公府。永平中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骑都尉秦彭为副。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，固奏彭专擅，请诛之。显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。躬以明法律，召入议。议者皆然固奏，躬独曰：“于法，彭得斩之。”帝曰：“军征，校尉一统于督。彭既无斧钺，可得专杀人乎？”躬对曰：“一统于督者，谓在部曲也。今彭专军别将，有异于此。兵事呼吸，不容先关督帅。且汉制棨戟即为斧钺，于法不合罪。”帝从躬议。又有兄弟共杀人者，而罪未有所归。帝以兄不训弟，故报兄重而减弟死。中常侍孙章宣诏，误言两报重，尚书奏章矫制，罪当腰斩。帝复召躬问之，躬对“章应罚金”。帝曰：“章矫诏杀人，何谓罚金？”躬曰：“法令有故、误，章传命之谬，于事为误，误者其文则轻。”帝曰：“章与囚同县，疑其故也。”躬曰：“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’‘君子不逆诈。’君王法天，刑不可以委曲生意。帝曰：“善。”迁躬廷尉正，坐法免。后三迁，元和三年，拜为廷尉。躬家世掌法，务在宽平，及典

理官，决狱断刑，多依矜恕，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，事皆施行，著于令，章和元年，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，勿笞，诣金城，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。躬上封事曰：“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，重人命也。今死罪亡命无虑万人，又自赦以来，捕得甚众，而诏令不及，皆当重论。伏惟天恩莫不荡宥，死罪已下并蒙更生，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。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，可皆勿笞诣金城，以全人命，有益于边。”肃宗善之，即下诏赦焉。躬奏谏法科，多所生全。永元六年，卒官。中子晳，亦明法律，至南阳太守，政有名迹。弟子镇。

镇字桓钟，少修家业。辟太尉府，再迁，延光中为尚书。及中黄门孙程诛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济阴王，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，以成大功，事在《宦者传》。再迁尚书令。太傅、三公奏镇冒犯白刃，手剑贼臣，奸党殄灭，宗庙以宁，功比刘章，宜显爵土，以励忠贞。乃封镇为定颖侯，食邑二千户。拜河南尹，转廷尉，免。水建四年，卒于家。诏赐冢茔地。长子贺当嗣爵，让与小弟时而逃去。积数年，诏大鸿胪下州郡追之，贺不得已，乃出受封。累迁，复至廷尉。及贺卒，顺帝追思镇功，下诏赐镇谥曰昭武侯，贺曰成侯。

贺弟祜，亦以能法律至廷尉。

镇弟子禧，少明习家业，兼好儒学，有名誉，延熹中亦为廷尉。建宁二年，代刘宠为太尉。禧子鸿，至司隶校尉，封城安乡侯。

郭氏自弘后，数世皆传法律，子孙至公者一人，廷尉七人，侯者三人，刺史、二千石、侍中、中郎将者二十余人，侍御史、正、监、平者甚众。

顺帝时，廷尉河南吴雄季高，以明法律，断狱平，起自孤宦，致

位司徒。雄少时家贫，丧母，营人所不封土者，择葬其中。丧事趣辨，不问时日，巫皆言当族灭，而雄不顾。及子诩孙恭，三世廷尉，为法名家。

初，肃宗时，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，每入官舍，辄更缮修馆宇，移穿改筑，故犯妖禁，而家人爵禄，益用丰炽，官至颍川太守。子峻，太傅，以才器称。孙安世，鲁相。三叶皆为司隶，时称其盛。

桓帝时，汝南有陈伯敬者，行必矩步，坐必端膝，呵叱狗马，终不言死，目有所见，不食其肉，行路闻凶，便解驾留止，还触归忌，则寄宿乡亭。年老寝滞，不过举孝廉。后坐女婿亡吏，太守邵夔怒而杀之。时人罔忌禁者，多谈为证焉。

论曰：曾子云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，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。夫贤人君子断狱，其必主于此乎？郭躬起自佐史，小大之狱必察焉。原其平刑审断，庶于勿喜者乎？若乃推己以议物，舍状以贪情，法家之能庆延于世，盖由此也！

陈宠字昭公，沛国洨人也。曾祖父咸，成、哀间以律令为尚书。平帝时，王莽辅政，多改汉制，咸心非之。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、鲍宣等，咸乃叹曰：“《易》称‘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’，吾可以逝矣！”即乞骸骨去职。及莽篡位，召咸以为掌寇大夫，谢病不肯应。时，三子参、丰、钦皆在位，乃悉令解官，父子相与归乡里，闭门不出入，犹用汉家祖腊。人问其故，咸曰：“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？”其后莽复征咸，遂称病笃。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，皆壁藏之。咸性仁恕，常戒子孙曰：“为人议法，当依于轻，虽有百金之利，慎无与人重比。”

建武初，钦子躬为廷尉左监，早卒。

躬生宠，明习家业，少为州郡吏，辟司徒鲍昱府。是时，三府掾属专尚交游，以不肯视事为高。宠常非之，独勤心物务，数为昱陈当世便宜。昱高其能，转为辞曹，掌天下狱讼。其所平决，无不厌服众心。时司徒辞讼，久者数十年，事类溷错，易为轻重，不良吏得生因缘。宠为昱撰《辞讼比》七卷，决事科条，皆以事类相从。昱奏上之，其后公府奉以为法。

三迁，肃宗初，为尚书。是时承永平故事，吏政尚严切，尚书决事率近于重，宠以帝新即位，宜改前世苛俗。乃上疏曰：臣闻先王之政，常不僭，刑不滥，与其不得已，宁僭不滥。故唐尧著典，“眚灾肆赦”；周公作戒，“勿误庶狱”；伯夷之典，“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”。由此言之，圣贤之政，以刑罚为首。往者断狱严明，所以威惩奸慝，奸慝既平，必宜济之以宽，陛下即位，率由此义，数诏群僚，弘崇晏晏。而有司执事，未悉奉承，典刑用法，犹尚深刻。断狱者急于箠格酷烈之痛，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交，或因公行私，逞纵威福。夫为政犹张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绝。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，而美郑乔之仁政。《诗》云：“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。”方今圣德充塞，假于上下，宜隆先王之道，荡涤烦苛之法。轻薄箠楚，以济群生；全广至德，以奉天心。

帝敬纳宠言，每事务于宽厚。其后遂诏有司，绝钻钻诸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除文致之请讞五十余事，定著于令。是后人俗和平，屡有嘉瑞。

汉旧事断狱报重，常尽三冬之月，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。元和二年，旱，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，以为断狱不尽三冬，故阴气微弱，阳气发泄，招致灾旱，事在于此。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：

夫冬至之节，阳气始萌，故十一月有兰、射干、芸、荔之

应。《时令》曰：“诸生荡，安形体。”天以为正，周以为春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雉汗鸡乳，地以为正，殷以为春。十三月阳气已至，天地已交，万物皆出，蛰虫始振，人以为正，夏以为春。三微成著，以通三统。周以天元，殷以地元，夏以人元。若以此时行刑，则殷、周岁首皆当流血，不合人心，不稽天意。《月令》曰：“孟冬之月，趣狱刑，无留罪。”明大刑毕在立冬也。又：“仲冬之月，身欲宁，事欲静。”若以降威怒，不可谓宁；若以行大刑，不可谓静。议者咸曰：“旱之所由，咎在改律。”臣以为殷、周断狱不以三微，而化致康平，无有灾害。自元和以前，皆用三冬，而水旱之异，往往为患。由此言之，灾异自为它应，不以改律。秦为虐政，四时行刑，圣汉初兴，改从简易。萧何草律，季秋论囚，俱避立春之月，而不计天地之正，二王之春，实颇有违。陛下探幽析微，允执其中，革百载之失，建永年之功，上有迎承之敬，下有奉微之惠，稽《春秋》之文，当《月令》之意，圣功美业，不宜中疑。

书奏，帝纳之，遂不复改。

宠性周密，常称人臣之义，苦不畏慎。自在枢机，谢遣门人，拒绝知友，惟在公家而已。朝廷器之。

皇后弟侍中竇宪，荐真定令张林为尚书，帝以问宠，宠对“林虽有才能，而素行贪浊”，宪以此深恨宠。林卒被用，而以臧污抵罪。及帝崩，宪等秉权，常衔宠，乃白太后，令典丧事，欲因过中之。黄门侍郎鲍德素敬宠，说宪弟夏阳侯瑰曰：“陈宠奉事先帝，深见纳任，故久留台阁，赏赐有殊。今不蒙忠能之赏，而计几微之故，诚伤辅政容贷之德。”瑰亦好士，深然之，故得出为太山太守。

后转广汉太守。西州豪右并兼，吏多奸贪，诛讼日百数。

宠到，显用良吏王涣、谭显等，以为腹心，讼者日减，郡中清

肃。先是，洛县城南，每阴雨，常有哭声闻于府中，积数十年。宠闻而疑其故，使吏案行。还言：“世衰乱时，此下多死亡者，而骸骨不得葬，傥在于是？”宠怆然矜叹，即敕县尽收敛葬之。自是哭声遂绝。

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，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，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、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。后和帝闻之，擢宠为大司农，郴太仆，顺左冯翊。

永元六年，宠代郭躬为廷尉。性仁矜。及为理官，数议疑狱，常亲自为奏，每附经典，务从宽恕，帝辄从之，济活者甚众。其深文刻敝，于此少衰。宠又钩校律令条法，溢于《甫刑》者除之。曰：

臣闻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故《甫刑》大辟二百，五刑之属三千。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者也。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，耐罪千六百九十八，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，溢于《甫刑》者千九百八十九，其四百一十大辟，千五百耐罪，七十九赎罪。《春秋保乾图》曰：“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”汉兴以来，三百二年，宪令稍增，科条无限。又律有三家，其说各异。宜令三公、廷尉平定律令，应经合义者，可使大辟二百，而耐罪、赎罪二千八百，并为三千，悉删除其余令，与礼相应，以易万人视听，以致刑措之美，传之无穷。未及施行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。诏特免刑，拜为尚书。迁大鸿胪。

宠历二郡三卿，所在有迹，见称当时。十六年，代徐防为司空。宠虽传法律，而兼通经书，奏议温粹，号为任职相。在位三年薨。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。

勤字叔梁，笃性好学，屏居人外，荆棘生门，时人重其节。后以定策立安帝，封福亭侯，五百户。永初元年，以雨水伤稼，

策免就国。病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宠子忠。

忠字伯始，永初中辟司徒府，三迁廷尉正，以才能有声称。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，宜备机密，于是擢拜尚书，使居三公曹。忠自以世典刑法，用心务在宽详。初，父宠在廷尉，上除汉法溢于《甫刑》者，未施行，及宠免后遂寢。而苛法稍繁，人不堪之。忠略依宠意，奏上二十三条，为《决事比》，以省请讞之敝。又上除蚕室刑；解臧吏三世禁锢；狂易杀人，得减重论；母子兄弟相代死，听，赦所代者。事皆施行。

及邓太后崩，安帝始亲朝事。忠以为临政之初，宜征聘贤才，以宣助风化，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、周燮、杜根、成翊世之徒。于是公车礼聘良、燮等。后连有灾异，诏举有道，公卿百僚各上封事。忠以诏书既开谏争，虑言事者必多激切，或致不能容，乃上疏豫通广帝意。曰：

臣闻仁君广山藪之大，纳切直之谋；忠臣尽谗谀之节，不畏逆耳之害。是以高祖舍周昌桀、纣之譬，孝文嘉爱盎人豕之讥，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，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。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“国家之患敦为大？”对曰：“大臣重禄不极谏，小臣畏罪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下令曰：“吾欲进善，有谒而不通者，罪至死。”今明诏崇高宗之德，推宋景之诚，引咎克躬，咨访群吏。言事者见杜根、成翊世等新蒙表录，显列二台，必承风响应，争为切直，若嘉谋异策，宜辄纳用。如其管穴，妄有讥刺，虽苦口逆耳，不得事实，且优游宽容，以示圣朝无讳之美。若有道之士，对问高者，宜垂省览，特迁一等，以广直言之路。

书御，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，延后位至太尉。常侍江京、李闰等皆为列侯，共秉权任。帝又爱信阿母王圣，

封为野王君。忠内怀惧懣而未敢陈谏，乃作《搢绅先生论》以讽，文多，故不载。

自帝即位以后，频遭元二之厄，百姓流亡，盗贼并起，郡县更相饰匿，莫肯纠发。忠独以为忧，上疏曰：臣闻轻者重之端，小者大之源，故堤溃蚁孔，气泄针芒。

是以明者慎微，智者识几。《书》曰：“小不可不杀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无纵诡随，以谨无良。”盖所以崇本绝末，钩深之虑也。臣窃见元年以来，盗贼连发，攻亭劫掠，多所伤杀。夫穿窬不禁，则致强盗；强盗不断，则为攻盗；攻盗成群，必生大奸。故亡逃之科，宪令所急，至于通行饮食，罪致大辟。而顷者以来，莫以为忧。州郡督录怠慢，长吏防御不肃，皆欲采获虚名，讳以盗贼为负。虽有发觉，不务清澄。至有逞威滥怒，无辜僵仆。或有踟蹰比伍，转相赋敛。或随吏追赴，周章道路。是以盗发之家，不敢申告，邻舍比里，共相压连，或出私财，以偿所亡。其大章著不可掩者，乃肯发露。陵迟之渐，遂且成俗。冠攘诛咎，皆由于此。前年勃海张伯路，可为至戒。覆车之轨，其迹不远。盖失之末流，求之本源。宜纠增旧科，以防来事。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纠觉，一发，部吏皆正法，尉贬秩一等，令长三月奉赎罪；二发，尉免官，令长贬秩一等；三发以上，令长免官。便可撰立科条，处为诏文，切敕刺史，严加纠罚。冀以猛济宽，惊惧奸慝。顷季夏大暑，而消息不协，寒气错时，水涌为变。天之降异，必有其故。所举有道之士，可策问国典所务，王事过差，令处暖气不效之意。庶有说言，以承天诫。

元初三年有诏，大臣得行三年丧，服阙还职。忠因此上言：“孝宣皇帝旧令，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，大父母死未三月，皆勿徭，令得葬送。请依此制。”太后从之。至建光中，

尚书令祝讽、尚书孟布等奏，以为：“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，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，贻则万世，诚不可改。宜复建武故事。

“忠上疏曰：

臣闻之《孝经》，始于爱亲，终于哀戚。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尊卑贵贱，其义一也。夫父母于子，同气异息，一体而分，三年乃免于怀抱。先圣缘人情而著其节，制服二十五月，是以《春秋》臣有大丧，君三年不呼其门，闵子虽要经服事，以赴公难，退而致位，以究私恩，故称“君使之非也，臣行之礼也”。周室陵迟，礼制不序，《蓼莪》之人作诗自伤曰：“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。”言已不得终竟子道者，亦上之耻也。高祖受命，萧何创制，大臣有宁告之科，合于致忧之义。建武之初，新承大乱，凡诸国政，多趣简易，大臣既不得告宁，而群司营禄念私，鲜循三年之丧，以报顾复之恩者。礼义之方，实为凋损。大汉之兴，虽承衰敝，而先王之制，稍以施行。故藉田之耕，起于孝文；孝廉之贡，发于孝武；郊祀之礼，定于元、成；三雍之序，备于显宗；大臣终丧，成乎陛下。圣功美业，靡以尚兹。孟子有言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”臣愿陛下登高北望，以甘陵之思，揆度臣子之心，则海内咸得其所。

宦竖不便之，竟寝忠奏而从讽、布议，遂著于令。

忠以久次；转为仆射。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，而伯荣负宠骄蹇，所经郡国莫不迎为礼谒。又霖雨积时，河水涌溢，百姓骚动。忠上疏曰：

臣闻位非其人，则庶事不叙；庶事不叙，则政有得失；政有得失，则感动阴阳，妖变为应。陛下每引灾自厚，不责臣司，臣司徇恩，莫以为负。故天心未得，隔并屡臻，青、冀之域淫雨漏河，徐、岱之滨海水盆溢，兖、豫蝗蝻滋生，荆、杨稻收

俭薄，并、凉二州羌戎叛戾。加以百姓不足，府帑虚匱，自西徂东，杼柚将空。臣闻《洪范》五事，一曰貌，貌以恭，恭作肃，貌伤则狂，而致常雨。春秋大水，皆为君上威仪不穆，临莅不严，臣下轻慢，贵幸擅权，阴气盛强，阳不能禁，故为淫雨。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，比遣中使致敬甘陵，牛轩駟马，相望道路，可谓孝至矣。然臣窃闻使者所过，威权翕赫，震动郡县，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，仪体上僭，侔于人主。长吏惶怖谴责，或邪谄自媚，发人修道，缮理亭传，多设储峙，征役无度，老弱相随，动有万计，贿遗仆从，人数百匹，顿踣呼嗟，莫不叩心。河间托叔父之属，清河有陵庙之尊，及剖符大臣，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。陛下不问，必以陛下欲其然也。伯荣之威重于陛下，陛下之柄在于臣妾。水灾之发，必起于此。昔韩嫣托副车之乘，受驰视之使；江都误为一拜，而嫣受欧刀之诛。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，正乾刚之位，职事巨细，皆任贤能，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。重察左右，得无石显泄漏之奸；尚书纳言，得无赵昌譖崇之诈；公卿大臣，得无硃博阿傅之援；外属近戚，得无王凤害商之谋。若国政一由帝命，王事每决于已，则下不得逼上，臣不得干君，常雨大水必当霁止，四方众异不能为害。

书奏不省。

时，三府任轻，机事专委尚书，而灾眚变咎，辄切免公台。

忠以为非国旧体，上疏谏曰：

臣闻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故三公称曰冢宰，王者待以殊敬，在舆为下，御坐为起，入则参对而议政事，出则监察而董是非。汉典旧事，丞相所请，靡有不听。今之三公，虽当其名而无其实，选举诛赏，一由尚书，尚书见任，重于三公，陵迟以来，其渐久矣。臣忠心常独不安，是故临事战惧，

不敢穴见有所兴造，又不敢杀意同僚，以谬平典，而谤读言日闻，罪足万死。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，今者灾异，复欲切让三公。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，移咎丞相，使贡丽纳说方进，方进自引，卒不蒙上天之福，徒乖宋景之城。故知是非之分，较然有归矣。又尚书决事，多违故典，罪法无例，诋欺为先，文惨言丑，有乖章宪。宜责求其意，害而勿听。上顺国典，下防威福，置方员于规矩，审轻重于衡石，诚国家之典，万世之法也。

忠意常在褒崇大臣，待下以礼。其九卿有疾，使者临问，加赐钱布，皆忠所建奏。顷之，迁尚书令。延光三年，拜司隶校尉。纠正中官外戚宾客，近幸惮之，不欲忠在内。明年，出为江夏太守，复留拜尚书令，会疾卒。

初，太尉张禹、司徒徐防欲与忠父宠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护羌校尉邓训，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，争之连日不能夺，乃从二府议。及训追加封谥，禹、防复约宠俱遣子奉礼于虎贲中郎将邓鹭，宠不从，鹭心不平之，故忠不得志于邓氏。及鹭等败，众庶多怨之。而忠数上疏陷成其恶，遂诋劾大司农硃宠。顺帝之为太子废也，诸名臣来历、祝讽等守阙固争，时忠为尚书令，与诸尚书复共劾奏之。及帝立，司隶校尉虞诩追奏忠等罪过，当世以此讥焉。

论曰：陈公居理官则议狱缓死，相幼主则正不僭宠，可谓有宰相之器矣。忠能承风，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。然其听狂易杀人，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，斯大谬矣。是则不善人多幸，而善人常代其祸，进退无所措也。

赞曰：陈、郭主刑，人赖其平。宠矜枯槁，躬断以情。忠用详密，损益有程。施于孙子，且公且卿。

## 后汉书卷四十七

### 班梁列传 第三十七

班超字仲升，扶风平陵人，徐令彪之少子也。为人有大志，不修细节。然内孝谨，居家常执勤苦，不耻劳辱。有口辩，而涉猎书传。永平五年，兄固被召诣校书郎，超与母随至洛阳。家贫，常为官佣书以供养。久劳苦，尝辍业投笔叹曰：“大丈夫无它志略，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研闲乎？”左右皆笑之。超曰：“小子安知壮士志哉！”其后行诣相者，曰：“祭酒，布衣诸生耳，而当封侯万里之外。”超问其状。相者指曰：“生燕颌虎颈，飞而食肉，此万里侯相也。”久之，显宗问固“卿弟安在”，固对“为官写书，受直以养老母”。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，后坐事免官。

注 涉如涉水，猎如猎兽。言不能周悉，粗窥览之也。东观记曰：“超持公羊春秋，多所窥览。”

注 校书郎，解见班固传。

注 傅介子，北地人。昭帝时使西域，刺杀楼兰王，封义阳侯。张骞，汉中人，武帝时凿空开西域，封博望侯。续汉书作“久弄笔研乎”。华峤书作“久事笔耕乎”。研音砚。

注 一坐所尊，则先祭酒。今称祭酒，相尊敬之词也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兰台令史六人，秩百石，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。”

十六年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以超为假司马，将兵别击伊吾，战于蒲类海，多斩首虏而还。固以为能，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。

注 伊吾，匈奴中地名，在今伊州纳职县界。前书音义曰“蒲类，匈奴中海名，在敦煌北”也。

超到鄯善，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，后忽更疏懈。超谓其官属曰：“宁觉广礼意薄乎？此必有北虏使来，狐疑未知所从故也。明者睹未萌，况已着邪。”

乃召侍胡诈之曰：“匈奴使来数日，今安在乎？”侍胡惶恐，具服其状。超乃闭侍胡，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，与共饮，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“卿曹与我俱在绝域，欲立大功，以求富贵。今虏使到裁数日，而王广礼敬即废；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，骸骨长为豺狼食矣。为之奈何？”官属皆曰：“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从司马。”超曰：“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当今之计，独有因夜以火攻虏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尽也。灭此虏，则鄯善破胆，功成事立矣。”觭曰：“当与从事议之。”超怒曰：“吉凶决于今日。从事文俗吏，闻此必恐而谋泄，死无所名，非壮士也！”觭曰：“善”。初夜，遂将吏士往奔虏营。会天大风，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，约曰：“见火然，皆当鸣鼓大呼。”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。超乃顺风纵火，前后鼓噪。虏觭惊乱，超手格杀三人，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，余觭百许人悉烧死。明日乃还告郭恂，恂大

惊，既而色动。超知其意，举手曰：“掾虽不行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？”恂乃悦。超于是召鄯善王广，以虏使首示之，一国震怖。超晓告抚慰，遂纳子为质。还奏于窦固，固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并求更选使西域。

帝壮超节，诏固曰：“吏如班超，何故不遣而更选乎？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遂前功。”超复受使，固欲益其兵，超曰：“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。如有不虞，多益为累。”

注 鄯善本西域楼兰国也，昭帝元凤四年改为鄯善。去阳关一千六百里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也。

注 曹，辈也。

注 东观记曰“斩得匈奴节使屋赖带、副使比离支首及节”也。

是时于窰王广德新攻破莎车，遂雄张南道，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。超既西，先至于窰。广德礼意甚疏。且其俗信巫。巫言：“神怒何故欲向汉？汉使有騊马，急求取以祠我。”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。超密知其状，报许之，而令巫自来取马。有顷，巫至，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，因辞让之。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，大惶恐，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。超重赐其王以下，因镇抚焉。

注 于窰国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，南与婼羌，西与姑墨接。莎车国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西城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六千余里。东至玉门、阳关有两道，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，至莎车，为南道。雄张犹炽盛也。张音丁亮反。波，傍也。波音波。

注 续汉及华峤书“駟”字并作“駟”。说文：“马浅黑色也。”音京媚反。

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，倚恃虏威，据有北道，攻破疏勒，杀其王，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。明年春，超从闲道至疏勒。去兜题所居盘橐城九十里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。敕虑曰：“兜题本非疏勒种，国人必不用命。若不即降，便可执之。”虑既到，兜题见虑轻弱，殊无降意。虑因其无备，遂前劫缚兜题。

左右出其不意，皆惊惧奔走。虑驰报超，超即赴之，悉召疏勒将吏，说以龟兹无道之状，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，国人大悦。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，超不听，欲示以威信，释而遣之。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。

注 龟兹国居居延城，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，南与精绝，东与且末，北与乌孙，西与姑墨接。前书音义龟兹音丘慈。今龟音丘勿反，兹音沮惟反，盖急言耳。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，至疏勒，为北道。疏勒国居疏勒城，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。

注 续汉书曰“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，更名曰忠”也。

十八年，帝崩。焉耆以中国大丧，遂攻没都护陈睦。超孤立无援，而龟兹、姑墨数发兵攻疏勒。超守盘橐城，与忠为首尾，士吏单少，拒守岁余。肃宗初即位，以陈睦新没，恐超单危不能自立，下诏征超。超发还，疏勒举国忧恐。其都尉黎弇曰：“汉使弃我，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。诚不忍见汉使去。”因以刀自刭。超还至于寘，王侯以下皆号泣曰：“依汉使如父母，诚不可去。”互抱超马髀，不得行。超恐于寘终不听其

东，又欲遂本志，乃更还疏勒。疏勒两城自超去后，复降龟兹，而与尉头连兵。超捕斩反者，击破尉头，杀六百余人，疏勒复安。

注 焉耆国居员渠城，去长安七千三百里，北与乌孙接。

注 姑墨国王居南城，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。

注 尉头国居尉头谷，去长八千六百五十里，南与疏勒接。衣服类乌孙也。

建初三年，超率疏勒、康居、于窰、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，破之，斩首七百级。超欲因此臣平诸国，乃上疏请兵。曰：“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，故北击匈奴，西使外国，鄯善、于窰实时向化。今拘弥、莎车、疏勒、月氏、乌孙、康居复愿归附，欲共并力破灭龟兹，平通汉道。若得龟兹，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。臣伏自惟念，卒伍小吏，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，庶几张骞弃身旷野。昔魏绛列国大夫，尚能和辑诸戎，况臣奉大汉之威，而无鈇刀一割之用乎？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，号为断匈奴右臂。今西域诸国，自日之所入，莫不向化，大小欣欣，贡奉不绝，唯焉耆、龟兹独未服从。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，备遭艰厄。自孤守疏勒，于今五载，胡夷情数，臣颇识之。问其城郭小大，皆言‘倚汉与依天等’。以是效之，则罽宾可通，

罽宾通则龟兹可伐。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，以步骑数百送之，与诸国连兵，岁月之闲，龟兹可禽。以夷狄攻夷狄，计之善者也。臣见莎车、疏勒田地肥广，草牧饶衍，不比敦煌，鄯善闲也，兵可不费中国而彻食自足。且姑墨、温宿二王，特为龟兹所置，既非其种，更相厌苦，其势必降

反。若二国来降，则龟兹自破。愿下臣章，参考行事。诚有万分，死复何恨。臣超区区，特蒙神灵，窃冀未便僵仆，目见西域平定，陛下举万年之觞，荐勋祖庙，布大喜于天下。”书奏，帝知其功可成，议欲给兵。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志，上疏愿奋身佐超。五年，遂以干为假司马，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。

注 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，不属都护。

注 叵犹遂也。

注 谷吉，长安人，永之父也。元帝时为鞬司马，使送郅支单于侍子，为郅支所杀。张骞，武帝时为郎，使月氏，为匈奴所闭，留之十余岁，乃亡走大宛，穷急即射禽兽给食。

注 魏绛，晋大夫。晋悼公时，山戎使孟乐如晋，因魏绛纳虎豹之皮，请和诸戎。公悦，使魏绛盟诸戎。事见左传。辑亦和也。

注 贾谊曰：“莫邪为钝兮，鉞刀为铓。”楚词曰：“捐太阿，宝鉞刀兮。”

注 前书曰，汉遣公主为乌孙夫人，结为昆弟，则是断匈奴右臂也。哀帝时刘歆上议曰，武帝时立五属国，起朔方，伐朝鲜，起玄菟、乐浪，以断匈奴之左臂。西伐大宛，结乌孙，裂匈奴之右臂。南面以西为右也。

注 西域传曰“自条支国乘水西行，可百余日，近日所入”也。

注 效犹验也。西河旧事曰：“鯈领山，其上多鯈，因以为名。”

注 前书朝错曰：“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利。”

注 敦煌今凉州县。

注 温宿国王居温宿城，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。

注 诗曰：“跻彼公堂，称彼兕觥，万寿无疆。”前书儿宽传曰：“臣宽再拜上千万岁寿。”

注 荐，进也。勋，功也。左氏传曰：“反行饮至，舍爵策勋焉。”

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，遂降于龟兹，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。会徐干适至，超遂与干击番辰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，多获生口。超既破番辰，欲进攻龟兹。以乌孙兵强，宜因其力，乃上言：“乌孙大国，控弦十万，故武帝妻以公主，至孝宣皇帝，卒得其用。今可遣使招慰，与共合力。”帝纳之。

八年，拜超为将兵长史，假鼓吹幢麾。以徐干为军司马，别遣鞞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，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。

注 番音潘，下同也。

注 乌孙国居赤谷城，去长安八千九百里。武帝元封中，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，以妻乌孙，赠送甚盛，乌孙以为右夫人。

注 西域传曰，宣帝即位，乌孙遣使上书，言匈奴连发大兵侵袭乌孙，欲隔绝汉，乌孙愿发国半精兵五万骑，尽力击匈奴，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。汉大发十五万骑，五将军分道并出。乌孙以五万骑从西方入，至右谷蠡王庭，获四万余级，马牛羊七十余万。

注 将兵长史，解见和帝纪。平帝元始二年，使谒者大司马掾持节行边兵，遣执金吾候陈茂假以钲鼓。古今乐录曰：“横吹，胡乐也。张骞入西城，传其法于长安，唯得摩诃兜勒

一曲，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，乘舆以为武乐，后汉以给边将，万人将军得之。在俗用者有黄鹄、陇头、出关、入关、出塞、入塞、折杨柳、黄覃子、赤之杨、望行人十曲。”刘熙释名曰：“幢，童也，其貌童童然。”蔡邕月令章句曰：“羽，鸟翼也，以为旌幢麾也。”横吹、麾幢皆大将所有，超非大将，故言假。

注 前书曰，乌孙国王先号昆莫，名猎骄靡，后书昆弥云。后代取“昆”字，靡弥声相近，音有轻重耳。昆莫既死，子孙争国，汉令立元贵靡为大昆弥，乌就屠为小昆弥，赐印绶，故有大小昆弥之号焉。

李邑始到于窠，而值龟兹攻疏勒，恐惧不敢前，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盛毁超拥爱妻，抱爱子，安乐外国，无内顾心。超闻之，叹曰：“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，恐见疑于当时矣。”遂去其妻。帝知超忠，乃切责邑曰：“纵超拥爱妻，抱爱子，思归之士千余人，何能尽与超同心乎？”令邑诣超受节度。诏超：“若邑任在外者，便留与从事。”

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。徐干谓超曰：“邑前亲毁君，欲败西域，今何不缘诏书留之，更遣它吏送侍子乎？”超曰：“是何言之陋也！以邑毁超，故今遣之。”

内省不疚，何恤人言！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”

注 三至，解见寇荣传。

注 疚，病也。恤，忧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！”左氏传曰：“诗云‘礼义不愆，何恤乎人之言！’”诗谓逸诗也。

明年，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，超因发疏勒于窳兵击莎车。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，啖以重利，忠遂反从之，西保乌即城。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，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。积半岁，而康居遣精兵救之，超不能下。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，相亲，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，令晓示康居王，康居王乃罢兵，执忠以归其国，乌即城遂降于超。

注 谓多以珍宝诱引之。啖音徒滥反。前书曰，高祖令陆贾往说秦将，啖以利。啖与啖同。

后三年，忠说康居王借兵，还据损中，密与龟兹谋，遣使诈降于超。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。忠大喜，即从轻骑诣超。超密勒兵待之，为供张设乐。

酒行，乃叱吏缚忠斩之。因击破其觶，杀七百余人，南道于是遂通。

注 损中，未详。东观记作“顿中”，续汉及华峤书并作“损中”，本或作“植”，未知孰是也。

注 供音居用反，张音竹亮反。

明年，超发于窳诸国兵二万五千人，复击莎车。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、姑墨、尉头合五万人救之。超召将校及于窳王议曰：“今兵少不敌，其计莫若各散去。于窳从是而东，长史亦于此西归，可须夜鼓声而发。”阴缓所得生口。龟兹王闻之大喜，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，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窳。超知二虏已出，密召诸部勒兵，鸡鸣驰赴莎车营，胡大惊乱奔走，追斩五千余级，大获其马畜财物。莎车遂降，龟兹等因各

退散，自是威震西域。

初，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，是岁贡奉珍宝、符拔、师子，因求汉公主。

超拒还其使，由是怨恨。永元二年，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。超觶少，皆大恐。超警军士曰：“月氏兵虽多，然数千里踰鯁领来，非有运输，何足忧邪？”

但当收谷坚守，彼饥穷自降，不过数十日决矣。”谢遂前攻超，不下，又钞掠无所所得。超度其粮将尽，必从龟兹求救，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。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。超伏兵遮击，尽杀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谢。谢大惊，即遣使请罪，愿得生归。超纵遣之。月氏由是大震，岁奉贡献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符拔，形似麟而无角。”

明年，龟兹、姑墨、温宿皆降，乃以超为都护，徐干为长史。拜白霸为龟兹王，遣司马姚光送之。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，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。超居龟兹它干城，徐干屯疏勒。西域唯焉耆、危须、尉犁以前没都护，怀二心，其余悉定。

六年秋，超遂发龟兹、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，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。

兵到尉犁界，而遣晓说焉耆、尉犁、危须曰：“都护来者，欲镇抚三国。即欲改过向善，宜遣大人来迎，当赏赐王侯已下，事毕即还。今赐王彩五百匹。”

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。超结鞬支曰：“汝虽匈奴侍子，而今秉国之权。都护自来，王不以时迎，皆汝罪也。”或谓超可便杀之。超曰：“非汝所及。此人权重于

王，今未入其国而杀之，遂令自疑，设备守险，岂得到其城下哉！”于是赐而遣之。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，奉献珍物。

注 大人谓其酋豪。

注 鞞音九言反。

焉耆国有苇桥之险，广乃绝桥，不欲令汉军入国。超更从它道厉度。七月晦，到焉耆，去城二十里，\*(正)\*营大泽中。广出不意，大恐，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。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京师，密遣使以事告超，超即斩之，示不信用。

乃期大会诸国王，因扬声当重加赏赐，于是焉耆王广、尉犁王泛及北鞞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。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，皆亡入海，而危须王亦不至。坐定，超怒诘广曰：“危须王何故不到？腹久等所缘逃亡？”遂叱吏士收广、泛等于陈睦故城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因纵兵钞掠，斩首五千余级，获生口万五千人，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，更立元孟为焉耆王。超留焉耆半岁，慰抚之。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。

注 由带以上为厉，由膝以下为揭，见尔雅也。

注 “十七”字本或为“七十”。

明年，下诏曰：“往者匈奴独擅西域，寇盗河西，永平之末，城门昼闭。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，乃命将帅击右地，破白山，临蒲类，取车师，城郭诸国震慑响应，遂开西域，置都护。而焉耆王舜、舜子忠独谋悖逆，持其险隘，覆没都护，并及吏士。先帝重元元之命，惮兵役之兴，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。超遂踰鞞领，迄县度，出入二十二年，莫不宾

从。改立其王，而绥其人。不动中国，不烦戎士，得远夷之和，同异俗之心，而致天诛，蠲宿耻，以报将士之讎。司马法曰：‘赏不踰月，欲人速鬻为善之利也。’其封超为定远侯，邑千户。”

注 西河旧事曰：“白山之中有好木，匈奴谓之天山，去蒲类海百里。”郭义恭广志曰：“西域有白山，通岁有雪，亦名雪山。”破白山见明纪也。

注 迄，至也。县度，山名。县音玄。谓以绳索县缒而过也。其处在皮山国以西，罽宾国之东也。

注 致犹至也。蠲，除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其以汉中郡南郑之西乡户千封超为定远侯。”故城在今洋州西乡县南。

超自以久在绝域，年老思土。十二年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太公封齐，五世葬周，狐死首丘，代马依风。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闲，况于远处绝域，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？蛮夷之俗，畏壮侮老。臣超犬马齿殁，常恐年衰，奄忽僵仆，孤魂弃捐。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，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，

如自以寿终屯部，诚无所恨，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。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。臣老病衰困，冒死瞽言，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。及臣生在，令勇目见中土。”而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亦上书请超曰：

注 礼记曰：“太公封于营丘，比及五世，皆反葬于周。君子曰：‘乐乐其所自生，礼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：狐死

正丘首，仁也。’”郑玄注曰：“正丘首，\*[正首]\*丘也。”代，郡名，在赵北。韩诗外传曰“代马依北风，飞鸟扬故巢”也。

注 案前书曰，匈奴，其俗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余。贵壮健，贱老弱也。

注 金银谓印也。金印紫绶，银印青绶也。

注 玉门关属敦煌郡，今沙州也。去长安三千六百里。关在敦煌县西北。酒泉，今肃州也。去长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。

注 东观记曰“时安息遣使献大爵、师子，超遣子勇随入塞”也。

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，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，爵列通侯，位二千石。天恩殊绝，诚非小臣所当被蒙。超之始出，志捐躯命，冀立微功，以自陈效。会陈睦之变，道路隔绝，超以一身转侧绝域，晓譬诸国，因其兵觶，每有攻战，辄为先登，身被金夷，不避死亡。赖蒙陛下神灵，且得延命沙漠，至今积三十年。骨肉生离，不复相识。所与相随时人士觶，皆已物故。超年最长，今且七十。衰老被病，头发无黑，两手不仁，耳目不聪明，扶杖乃能行。虽欲竭尽其力，以报塞天恩，迫于岁暮，犬马齿索。蛮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旦暮入地，久不见代，恐开奸宄之源，生逆乱之心。而卿大夫咸怀一切，莫肯远虑。如有卒暴，超之气力不能从心，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，下弃忠臣竭力之用，诚可痛也。故超万里归诚，自陈苦急，延颈踰望，三年于今，未蒙省录。

注 夷，伤也。

注 不仁犹不遂也。

注 踰，遥也。高祖踰谓黥布曰：“何苦而反？”

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，六十还之，亦有休息不任职也。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，得万国之欢心，不遗小国之臣，况超得备侯伯之位，故敢触死为超求哀，丐超余年。一得生还，复见阙庭，使国永无劳远之虑，西域无仓卒之忧，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，子方衰老之惠。诗云：“民亦劳止，汙可小康，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超有书与妾生诀，恐不复相见。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，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，诚可哀怜。如不蒙救护，超后有一旦之变，冀幸超家得蒙赵母、鞠姬先请之贷。妾愚戆不知大义，触犯忌讳。

书奏，帝感其言，乃征超还。

注 周礼\*(卿)\*\*[乡]\*大夫职曰：“国中七尺以及六十，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，皆征之。”征谓赋税从征役也。韩诗外传曰“二十行役，六十免役”，与周礼国中同，即知\*(一)\*\*[周]\*礼国中六十免役，野即六十有五，晚于国中五年。国中七尺从役，野六尺，即是野又早于国中五年。

七尺谓二十，六尺即十五也。此言十五受兵，谓据野外为言，六十还之，据国中为说也。

注 丐，乞。

注 葬骨，解见明纪。田子方，魏文侯之师也。见君之老马之，曰：“少尽其力，老而之，非仁也。”于是收而养之。事见史记也。

注 诗大雅也。汙，其也。康、绥，皆安也。言先施恩惠于中国，然后乃安四方。

注 赵母谓赵奢之妻，赵括之母也。惧括败，先请，得不坐。事见史记。鞞

姬者，齐桓公之姬。桓公与管仲谋伐鞞，桓公入，姬请鞞之罪。事见列女传也。

超在西域三十一岁。十四年八月至洛阳，拜为射声校尉。超素有匈胁疾，既至，病遂加。帝遣中黄门问疾，赐医药。其年九月卒，年七十一。朝廷愍惜焉，使者吊祭，赠赙甚厚。子雄嗣。

初，超被征，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。与超交代。尚谓超曰：“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，而小人猥承君后，任重虑浅，宜有以诲之。”超曰：“年老失智，任君数当大位，岂班超所能及哉！必不得已，愿进愚言。塞外吏士，本非孝子顺孙，皆以罪过徙补边屯。而蛮夷怀鸟兽之心，难养易败。今君性严急，水清无大鱼，察政不得下和。宜荡佚简易，宽小过，总大纲而已。”超去后，尚私谓所亲曰：“我以班君当有奇策，今所言平平耳。”尚至数年，而西域反乱，以罪被征，如超所戒。

注 家语孔子曰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

有三子。长子雄，累迁屯骑校尉。会叛羌寇三辅，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，就拜京兆尹。雄卒，子始嗣，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。主顺帝之姑，贵骄淫乱，与嬖人居帷中，而召始入，使伏默下。始积怒，永建五年，遂拔刃杀主。帝大怒，腰斩始，同产皆弃市。超少子勇。

勇字宜僚，少有父风。永初元年，西域反叛，以勇为军司马。与兄雄俱出敦煌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。因罢都护。后

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。

元初六年，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，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。后数月，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，进击走前王，略有北道。鄯善王急，求救于曹宗，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，报索班之耻，因复取西域。

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。先是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，遂弃西域。勇上议曰：“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，兼总百蛮，以逼障塞。于是开通西域，离其党与，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，断其右臂。遭王莽篡盗，征求无馀，胡夷忿毒，遂以背叛。

光武中兴，未遑外事，故匈奴负强，驱率诸国。及至永平，再攻敦煌，河西诸郡，城门昼闭。孝明皇帝深惟庙策，乃命虎臣，出征西域，故匈奴远遁，边境得安。及至永元，莫不内属。会闲者羌乱，西域复绝，北虏遂遣责诸国，备其逋租，高其价直，严以期会。鄯善、车师皆怀愤怨，思乐事汉，其路无从。前所以时有叛者，皆由牧养失宜，还为其害故也。今曹宗徒耻于前负，欲报雪匈奴，而不寻出兵故事，未度当时之宜也。夫要功荒外，万无一成，若兵连祸结，悔无及已。况今府藏未充，师无后继，是示弱于远夷，暴短于海内，臣愚以为不可许也。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，今宜复之，复置护西域副校尉，居于敦煌，如永元故事。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，西当焉耆、龟兹径路，南强鄯善、于窋心胆，北扞匈奴，东近敦煌。如此诚便。”

注 古者谋事必就祖，故言“庙策”也。

注 毛诗曰：“进厥虎臣，阍如虓虎。”

尚书问勇曰：“今立副校尉，何以为便？又置长史屯楼兰，

利害云何？”勇对曰：

“昔永平之末，始通西域，初遣中郎将居敦煌，后置副校\*[尉]\*于车师，既为胡虏节度，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。故外夷归心，匈奴畏威。今鄯善王尤还，

汉人外孙，若匈奴得志，则尤还必死。此等虽同鸟兽，亦知避害。若出屯楼兰，足以招附其心，愚以为便。”长乐鞠尉谭显、廷尉蔡母参、司隶校尉崔据难曰：

“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，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。今车师已属匈奴，鄯善不可保信，一旦反复，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？”勇对曰：“今中国置州牧者，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。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，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。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，虏势\*(必)\*弱则为患微矣。孰与归其府藏，续其断臂哉！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，设长史以招怀诸国，若弃而不立，则西域望绝。望绝之后，屈就北虏，缘边之郡将受困害，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愆矣。今不廓开朝廷之德，而拘屯戍之费，若北虏遂炽，岂安边久长之策哉！”

太尉属毛轸难曰：“今若置校尉，则西域骆驿遣使，求索无馘，与之则费难供，不与则失其心。一旦为匈奴所迫，当复求救，则为役大矣。”勇对曰：“今设以西域归匈奴，而使其恩德大汉，不为钞盗则可矣。

如其不然，则因西域租入之饶，兵马之觶，以扰动缘边，是为富仇雠之财，增暴夷之势也。置校尉者，宣威布德，以系诸国内向之心，以疑匈奴觊觎之情，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。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，其来入者，不过禀食而已。今若拒绝，势归北属，夷虏并力以寇并、凉，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。置之诚便。”

于是从勇议，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，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。

虽复羸縻西域，然亦未能出屯。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，河西大被其害。

注 尤还，王名。

注 以勇为军司马，故以将言之。将音子亮反。

延光二年夏，复以勇为西域长史，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。明年正月，勇至楼兰，以鄯善归附，特加三绶。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，勇开以恩信，白英乃率姑墨、温宿自缚诣勇降。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，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，收得前部五千余人，于是前部始复开通。还，屯田柳中。

注 柳中，今西州县。

四年秋，勇发敦煌、张掖、酒泉六千骑及鄯善、疏勒、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，大破之。首虏八千余人，马畜五万余头。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，将至索班没处斩之，以报其耻，传首京师。永建元年，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。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，亦更立其种人为王，于是车师六国悉平。

注 军就，名也。

注 且音子余反。

其冬，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，呼衍王亡走，其觶二万余人皆降。捕得单于从兄，勇使加特奴手斩之，以结车师匈奴之隙。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，至金且谷，勇使假司马曹俊

驰救之。单于引去，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，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。是后车师无复虏迹，城郭皆安。唯焉耆王元孟未降。

二年，勇上请攻元孟，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。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，分骑为两道击之。勇从南道，朗从北道，约期俱至焉耆。

而朗先有罪，欲徼功自赎，遂先期至爵离关，遣司马将兵前战，首虏二千余人。

元孟惧诛，逆遣使乞降，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。元孟竟不肯面缚，唯遣子诣阙贡献。朗遂得免诛。勇以后期，征下狱，免。后卒于家。

注 河西四郡，金城、敦煌、张掖、酒泉。

梁懂字伯威，北地弋居人也。父讽，历州宰。永元元年，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除讽为军司马，令先赉金帛使北单于，宣国威德，其归附者万余人。后坐失宪意，髡输武威，武威太守承旨杀之。窦氏既灭，和帝知其为宪所诬，征懂，除为郎中。

注 懂音勤。

注 弋居，县名。郡国志曰有铁官。

懂有勇气，常慷慨好功名。初为车骑将军邓鸿司马，再迁，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。懂行至河西，会西域诸国反叛，攻都护任尚于疏勒。尚上书求救，诏懂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，懂未至而尚已得解。会征尚还，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，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。禧、博守它干城。它干城小，懂以为不

可固，乃谲说龟兹王白霸，欲入共保其城，白霸许之。吏人固谏，白霸不听。愼既入，遣将急迎禧、博，合军八九千人。龟兹吏人并叛其王，而与温宿、姑墨数万兵反，共围城。愼等出战，大破之。连兵数月，胡觭败走，乘胜追击，凡斩首万余级，获生口数千人，骆驼畜产数万头，龟兹乃定。而道路尚隔，檄书不通。

岁余，朝廷忧之。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，数有背叛，吏士屯田，其费无已。

永初元年，遂罢都护，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愼、禧、博及伊吾卢、柳中屯田吏士。

二年春，还至敦煌。会觭羌反叛，朝廷大发兵西击之，逆诏愼留为诸军援。愼至张掖日勒。羌诸种万余人攻亭候，杀略吏人。愼进兵击，大破之，乘胜追至昭武，虏遂散走，其能脱者十二三。及至姑臧，羌大豪三百余人诣愼降，并尉譬遣还故地，河西四郡复安。

注 日勒，县名，属张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删丹县东南。

注 县名，属张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。

愼受诏当屯金城，闻羌转寇三辅，迫近园陵，即引兵赴击之，转战武功美阳关。

愼临阵被创，不顾，连破走之，尽还得所掠生口，获马畜财物甚觭，羌遂奔散。朝廷嘉之，数玺书劳勉，委以西方事，令为诸军节度。

注 美阳，县名，故城在武功县北七里，于其所置关。

三年冬，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。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军事，中郎将庞雄为副，将羽林五校营士，及发缘边十郡兵二万余人，又辽东太守耿夔率将鲜卑种觭共击之，诏懂行度辽将军事。庞雄与耿夔共击匈奴奥鞬日逐王，破之。

单于乃自将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，连战数月，攻之转急，种移檄求救。明年正月，懂将八千余人驰往赴之，至属国故城，与匈奴左将军、乌桓大人战，破斩其渠帅，杀三千余人，虏其妻子，获财物甚觭。

单于复自将七八千骑迎攻，围懂。懂被甲奔击，所向皆破，虏遂引还虎泽。三月，何熙军到五原曼柏，暴疾，不能进，遣庞雄与懂及耿种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。连营稍前，单于惶怖，遣左奥鞬日逐王诣懂乞降，懂乃大陈兵受之。

单于脱帽徒跣，面缚稽颡，纳质。会熙卒于师，即拜懂度辽将军。庞雄还为大鸿胪。雄，巴郡人，有勇略，称为名将。

注 缘边十郡谓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鴈门、朔方、代郡、上谷、渔阳、辽西、右北平。

注 曼柏，县名，属五原郡。

明年，安定、北地、上郡皆被羌寇，谷贵人流，不能自立。诏懂发边兵迎三郡太守，使将吏人徙扶风界。懂即遣南单于兄子优孤涂奴将兵迎之。既还，懂以涂奴接其家属有劳，辄授以羌侯印绶，坐专擅，征下狱，抵罪。明年，校书郎马融上书讼懂与护羌校尉庞参，有诏原刑。语在庞参传。

会叛羌寇三辅，关中盗贼起，拜懂谒者，将兵击之。至湖县，病卒。

何熙字孟孙，陈国人。少有大志。永元中，为谒者。身长

八尺五寸，善为威容，赞拜殿中，音动左右。和帝伟之，擢为御史中丞，历司隶校尉、大司农。及在军临歿，遗言薄葬。

三子：临，瑾，阜。临、瑾并有政能。阜俊才早没。临子衡，为尚书，以正直称，坐讼李膺等下狱，免官，废于家。

论曰：时政平则文德用，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，故汉世有发愤张胆，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，多矣。祭彤、耿秉启匈奴之权，班超、梁懂奋西域之略，卒能成功立名，享受爵位，荐功祖庙，勒勋于后，亦一时之志士也。

赞曰：定远慷慨，专功西遐。坦步鰕、雪，咫尺龙沙。懂亦抗愤，勇乃负荷。

注 鰕领、雪山，白龙堆沙漠也。八寸曰咫。坦步言不以为艰，咫尺言不以为远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负荷。”言勇能继超之功业。

## 后汉书卷四十八

###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第三十八

杨终字子山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年十三，为郡小吏，太守奇其才，遣诣京师受业，习春秋。显宗时，征诣兰台，拜校书郎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时蜀郡有雷震决曹，终上白记，以为断狱烦苛所致，太守乃令终赋雷电之意，而奇之也。”

建初元年，大旱谷贵，终以为广陵、楚、淮阳、济南之狱，徙者万数，又远屯绝域，吏民怨旷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‘善善及子孙，恶恶止其身’，百王常典，不易之道也。秦政酷烈，违悟天心，一人有罪，延及三族。高祖平乱，约法三章。太宗至仁，除去收孥。万姓廓然，蒙被更生，泽及昆虫，功垂万世。陛下圣祖，德被四表。今以比年久旱，鬻疫未息，躬自菲薄，广访失得，三代之隆，无以加焉。臣窃按春秋水旱之变，皆应暴急，惠不下流。自永平以来，仍连大狱，有司穷考，转相牵引，掠考冤滥，家属徙边。加以北征匈奴，西开三十六国，频年服役，转输烦费。又远屯伊吾、楼兰、车师、戊己，民怀土思，怨结边域。传曰：

‘安土重居，谓之觭庶。’昔殷民近迁洛邑，且犹怨望，何况去中土之肥饶，寄不毛之荒极乎？且南方暑湿，障毒

互生。愁困之民，足以感动天地，移变阴阳矣。陛下留念省察，以济元元。”书奏，肃宗下其章。司空第五伦亦同终议。太尉牟融、司徒鲍昱、校书郎班固等难伦，以施行既久，孝子无改父之道，先帝所建，不宜回异。终复上书曰：“秦筑长城，功役繁兴，胡亥不革，卒亡四海。故孝元弃珠崖之郡，光武绝西域之国，不以介鳞易我衣裳。

鲁文公毁泉台，春秋讥之曰‘先祖为之而已毁之，不如勿居而已’，以其无妨害于民也。襄公作三军，昭公舍之，君子大其复古，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。

今伊吾之役，楼兰之屯，久而未还，非天意也。”帝从之，听还徙者，悉罢边屯。

注 春秋：“昭公二十年，曹公孙会自鄆出奔宋。”公羊传曰：“畔也。曷为不言畔？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。春秋为贤者讳也。何贤乎公子喜时？让国也。

君子善善也长，恶恶也短，恶恶止其身，善善及子孙。贤者子孙，故君子为之讳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父族、母族、妻族也。”

注 太宗，文帝也。史记曰：“文帝德至盛也，岂不仁哉。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。

注 “鬻”字或作“牛”。疫，病也。

注 元帝诏曰“安土重迁，黎人之性”也。

注 尚书盘庚序曰：“盘庚五迁，将治亳，殷人咨胥怨。亳，今河南偃师，故曰“近迁洛邑”。

注 毛，草也。尔雅曰：“孤竹、北户、西王母、日下谓之四荒。”又曰：“东至于泰远，西至于邠国，南至于濮鋤，北至于祝栗，谓之四极。”言不毛、荒极，直论远耳，非必此

地也。

注 元帝初元三年，珠崖郡反，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崖，救人饥饿，乃罢珠崖郡。光武二十一年，鄯善、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，请都护。帝以中国初定，未遑外事，还其侍子，厚加赏赐。介鳞喻远夷，言其人与鱼弃无异也。

衣裳谓中国也。杨雄法言曰：“珠崖之绝，捐之之力也，否则鳞介易我衣裳。”

注 公羊传曰“毁泉台何以书？讥尔。筑之讥，毁之讥，先祖为之而已毁之，勿居而已”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襄公十一年作三军。三军者何？三卿也。

“昭公五年传曰：

“舍中军。舍中军者何？复古也。”言舍之与留，量时制宜也。

终又言：“宣帝博征髡儒，论定五经于石渠阁。方今天下少事，学者得成其业，而章句之徒，破坏大体。宜如石渠故事，永为后世则。”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。会终坐事系狱，博士赵博、校书郎班固、贾逵等，以终深晓春秋，学多异闻，表请之，终又上书自讼，即日赏出，乃得与于白虎观焉。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。

注 与音预。

时太后兄驸尉马廖，谨笃自守，不训诸子。终与廖交善，以书戒之曰：“终闻尧舜之民，可比屋而封；桀纣之民，可比屋而诛。何者？尧舜为之堤防，桀纣示之骄奢故也。诗曰：‘皎皎练丝，在所染之。’上智下愚，谓之不移；

中庸之流，要在教化。春秋杀太子母弟，直称君甚恶之者，坐失教也。礼制，人君之子年八岁，为置少傅，教之书计，以开其明；十五置太傅，教之经典，以道其志。汉兴，诸侯王不力教诲，多触禁忌，故有亡国之祸，而乏嘉善之称。今君位地尊重，海内所望，岂可不临深履薄，以为至戒！黄门郎年幼，血气方盛，既无长君退让之风，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，纵而莫诲，视成任性，鉴念前往，可为寒心。君侯诚宜以临深履薄为戒。”廖不纳。子豫后坐县书诽谤，廖以就国。

注 事见陆贾新语。

注 逸诗也。皎皎，白貌也。墨子曰：“墨子见染丝者叹曰：‘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故染不可不慎也。’”注公羊传曰：“晋侯杀其太子申生。曷为直称晋侯？曰以杀其太子母弟，直称君者甚之也。”

注 大戴礼曰：“古者八岁出就外舍，学小蓺焉，履小节焉。”又曰：“为置三少，曰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是与太子宴者也。”礼记内则曰“十年出就外傅，住宿于外学书计”也。

注 廖子防及光俱为黄门郎。孔子曰“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”也。

注 文帝皇后兄长君，弟广国字少君，此两人所出微，绛、灌等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之居，长君、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富贵骄人也。

注 马防传曰“兄弟贵盛，宾客奔凑，四方毕至，数百余人皆为食客”也。

注 县音悬。

终兄凤为郡吏，太守廉范为州所考，遣凤候终，终为范游

说，坐徙北地。

帝东巡狩，凤皇黄龙并集，终赞颂嘉瑞，上述祖宗鸿业，凡十五章，奏上，诏赏还故郡。

着春秋外传十二篇，改定章句十五万言。永元十二年，征拜郎中，以病卒。

注 益部耆旧传曰“终徙于北地望松县，而母于蜀物故。终自伤被罪充边，乃作晨风之诗以舒其愤”也。

注 袁山松书曰“侍中贾逵荐终博达忠直，征拜郎中。及卒，赐钱二十万”也。

李法字伯度，汉中南郑人也。博通髑书，性刚而有节。和帝永元九年，应贤良方正对策，除博士，迁侍中、光禄大夫。岁余，上疏以为朝政苛碎，违永平、建初故事；宦官权重，椒房宠盛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，后世有识，寻功计德，必不明信。坐失旨，下有司，免为庶人。还乡里，杜门自守。故人儒生时有候之者，言谈之次，问其不合上意之由，法未尝应对。友人固问之，法曰：“鄙夫可与事君乎哉？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

孟子有言：‘夫仁者如射，正己而后发。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诸身而已矣。’”在家八年，征拜议郎、谏议大夫，正言极辞，无改于旧。出为汝南太守，政有声绩。后归乡里，卒于家。

注 此以上论语孔子之言也。郑玄注云：“无所不至谓谄佞邪媚，无所不为也。”

注 孟子公孙丑篇之言也。反诸身而已，言克己自责，不责人也。

翟酺字子超，广汉雒人也。四世传诗。酺好老子，尤善图纬、天文、历筭。

以报舅讎，当徙日南，亡于长安，为卜相工，后牧羊凉州。遇赦还。仕郡，征拜议郎，迁侍中。

注 雒属广汉郡，漳山雒水所出，南入湔，故城在今雒县南。湔音子田反。

时尚书有缺，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、天文、道术，以高第者补之。酺自恃能高，而忌故太史令孙懿，恐其先用，乃往候懿。既坐，言无所及，唯涕泣流连。懿怪而问之，酺曰：“图书有汉贼孙登，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。观君表相，似当应之。酺受恩接，凄怆君之祸耳！”懿忧惧，移病不试。由是酺对第一，拜尚书。

注 春秋保干图曰“汉贼臣，名孙登，大形小口，长七尺九寸，巧用法，多技方，诗书不用，贤人杜口”也。

注 移病谓作文移而称病也。

时安帝始亲政事，追感祖母宋贵人，悉封其家。又元舅耿宝及皇后兄弟阎显等并用威权。酺上疏谏曰：

臣闻微子佯狂而去殷，叔孙通背秦而归汉，彼非自簷其君，时不可也。臣荷殊绝之恩，蒙值不讳之政，岂敢雷同受宠，而以戴天履地。伏惟陛下应天履祚，历值中兴，当建太平之功，而未闻致化之道。盖远者难明，请以近事征之。昔窦、邓之宠，倾动四方，兼官重绂，盈金积货，至使议弄神器，改更社稷。

岂不以執尊威广，以致斯患乎？及其破坏，头顛墮地，愿为孤豚，岂可得哉！

夫致贵无渐失必暴，受爵非道殃必疾。今外戚宠幸，功均造化，汉元以来，未有等比。陛下诚仁恩周洽，以亲九族。然禄去公室，政移私门，覆车重寻，宁无摧折。而朝臣在位，莫肯正议，翕翕訾訾，更相佐附。臣恐威权外假，归之良难，虎翼一奋，卒不可制。故孔子曰“吐珠于泽，谁能不含”；

老子称“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”。此最安危\*[之极]\*戒，社稷之深计也。

注 雷之发声，物皆同应，言无是非者谓之雷同。礼记曰：“无雷同。”左传曰“君履后土而戴皇天”也。

注 神器谓天位也。老子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”窦宪出入禁中，得幸太后，图为杀害。帝知其谋，诛之。邓太后崩，宫人告邓悝、邓弘等取废帝故事，谋立平原王得。帝闻，遂免邓氏为庶人也。

注 庄子曰，或聘庄子，庄子谓其使曰：“子见夫牺牛乎？衣以文绣，食以刍菽。及其牵而入于太庙，欲为孤犊，其可得乎？”此作“豚”，不同也。

注 贾谊曰“谚云前车覆，后车诫”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翕翕訾訾，亦孔之哀。”毛传曰：“翕翕然患其上，訾訾然不思称职。”尔雅曰：“翕翕，訾訾，莫供职也。”訾音将徒反。“訛”与“訾”古字通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无为虎傅翼，将飞入邑，择人而食。夫置不肖之人土位，是为虎傅翼也。”

注 春秋保干图曰：“臣功大者主威侵，权并族害\*(尸)\*\*[己]\*奸行，吐珠于泽，谁能不含。”谕君之权柄外假，则必竟

取以为己利，犹珠出于泽中，谁能不含取以为己宝也。  
吐犹出也。

注 老子道经曰：“鱼不可脱于泉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”  
“河上公注曰：“利器谓权道也。理国权道，不可以示执事之臣。”

夫俭德之恭，政存约节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，饰帷帐于阜囊。或有讥其俭者，上曰：“朕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得妄用之哉！”至仓谷腐而不可食，钱贯朽而不可校。今自初政已来，日月未久，费用赏赐已不可算。敛天下之财，积无功之家，帑藏单尽，民物雕伤，卒有不虞，复当重赋百姓，怨叛既生，危乱可待也。

注 左氏传鲁大夫御孙曰“俭，德之恭；侈，恶之大”也。

注 文帝常欲作露台，计直百金。曰：“百金中人十家之产，何以台为？”遂止不作。又东方朔曰：“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。”

昔成王之政，周公在前，邵公在后，毕公在左，史佚在右，四子挟而维之。目见正容，耳闻正言，一日即位，天下旷然，言其法度素定也。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无数子之佐，虽欲崇雍熙，致太平，其可得乎？

自去年已来，螫谴频数，地坼天崩，高岸为谷。修身恐惧，则转祸为福；轻慢天戒，则其害弥深。愿陛下亲自劳恤，研精致思，勉求忠贞之臣，诛远佞谄之党，损玉堂之盛，尊天爵之重，割情欲之欢，罢宴私之好。帝王图籍，陈列左右，心存亡国所以失之，鉴观兴王所以得之，庶螫害可息，丰年可招矣。

注 孟子曰：“公卿大夫，人爵也。仁义礼智信，天爵也。”

书奏不省，而外戚宠臣咸畏恶之。

延光三年，出为酒泉太守。叛羌千余骑徙敦煌来钞郡界，酺赴击，斩首九百级，羌觴几尽，威名大震。迁京兆尹。顺帝即位，拜光禄大夫，迁将作大匠。损省经用，岁息四五千万。

屡因鬻异，多所匡正。由是权贵共诬酺及尚书令高堂芝等交通属托，坐减死归家。复被章云酺前与河南张楷等谋反，逮诣廷尉。及杜真等上书讼之，事得明释。卒于家。

注 经，常也。

注 益部耆旧传曰：“时诏问酺阴阳失序，水旱隔并，其设销复兴济之本。酺上奏陈图书之意曰：‘汉四百年将有弱主闭门听难之祸，数在三百年之闲。\*(宜升)\*\*[斗]\*历改宪，\*[宜]\*行先王至德要道，奉率时禁，抑损奢侈，宣明质朴，以延四百年之难。’帝从之。”

注 益部耆旧传曰：“杜真字孟宗，广汉绵竹人也。少有孝行，习易、春秋，诵百万言，兄事同郡翟酺。酺后被系狱，真上檄章救酺，系狱笞六百，竟免酺难，京师莫不壮之。”

着援神、钩命解诂十二篇。

注 援神契，钩命决，皆孝经纬篇名也。诂音古。

初，酺之为大匠，上言：“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，武帝大合天下之书，

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，学者滋盛，弟子万数。光武初兴，

愍其荒废，起太学博士舍、内外讲堂，诸生横巷，为海内所集。明帝时辟雍始成，欲毁太学，太尉赵熹以为太学、辟雍皆宜兼存，故并传至今。而顷者颓废，至为园采刍牧之处。宜更修缮，诱进后学。”帝从之。酺免后，遂起太学，更开拓房室，学者为酺立碑铭于学云。

注 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，文帝之时未遑庠序之事，酺之此言，不知何据。

注 武帝诏曰：“其令礼官劝学，举遗兴礼。”举遗谓搜求遗逸，是合天下之书也。

注 宣帝甘露三年，诏诸儒讲五经于殿中，兼平公羊、谷梁同异，上亲临决焉。时更崇谷梁传，故此言“六经”也。石渠，阁名。昭帝时博士弟子员百人，宣帝未增倍之，元帝时诏无置弟子员，以广学者，故言以万数也。

应奉字世叔，汝南南顿人也。曾祖父顺，字华仲。和帝时为河南尹、将作大匠，公廉约己，明达政事。生十子，皆有才学。中子叠，江夏太守。叠生郴，武陵太守。郴生奉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华仲少给事郡县，为吏清公，不发私书。举孝廉，尚书郎转右丞，迁冀州刺史，廉直无私。迁东平相，赏罚必信，吏不敢犯。有梓树生于厅事室上，事后母至孝，觶以为孝感之应。时窦宪出屯河西，刺史、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赂遗宪，宪败后咸被绳黜，顺独不在其中，由是显名。为将作大匠，视事五年，省费亿万。”汝南记曰“华仲妻本是汝南邓元义前妻也。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，元义还乡里，妻留事姑甚谨，姑憎之，幽闭空室，节其食饮，羸露日困，妻终无怨言。后伯考怪而问之。时义子朗年数岁，言母不病，但苦饥耳。伯

考流涕曰：‘何意亲姑反为此祸！’因遣归家。更嫁为华仲妻。仲为将作大匠，妻乘朝车出，元义于路傍观之，谓人曰：‘此我故妇，非有它过，家夫人遇之实酷，本自相贵。’其子朗时为郎，母与书皆不荅，与衣裳辄烧之。母不以介意，意欲见之，乃至亲家李氏堂上，令人以它词请朗。朗至，见母，再拜涕泣，因起出。母追谓之曰：‘我几死，自为汝家所，我何罪过，乃如此邪？’因此遂绝”也。

奉少聪明，自为童儿及长，凡所经履，莫不暗记。读书五行并下。为郡决曹史，行部四十二县，录囚徒数百千人。及还，太守备问之，奉口说罪系姓名，坐状轻重，无所遗脱，时人奇之。着汉书后序，多所述载。大将军梁冀举茂才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奉为上计吏，许训为计掾，俱到京师。训自发乡里，在路昼顿暮宿，所见长吏、宾客、亭长、吏卒、奴仆，训皆密疏姓名，欲试奉。还郡，出疏示奉。奉云：‘前食颍川纶氏都亭，亭长胡奴名禄，以饮浆来，何不在疏？’坐中皆惊。”又云：“奉年二十时，尝诣彭城相袁贺，贺时出行闭门，造车匠于内开扇出半面视奉，奉即委去。后数十年于路见车匠，识而呼之。”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奉又删史记、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，自汉兴至其时，凡十七卷，名曰汉事。”

先是，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，执县令，屯结连年。诏下公卿议，四府举奉才堪将帅。永兴元年，拜武陵太守。到官慰纳，山等皆悉降散。于是兴学校，举仄陋，政称变俗。坐公事免。

注 四府，解见皇后纪。

延熹中，武陵蛮复寇乱荆州，车骑将军冯緄以奉有威恩，为蛮夷所服，上请与俱征。拜从事中郎。奉勤设方略，贼破军罢，緄推功于奉，荐为司隶校尉。

纠举奸违，不避豪戚，以严厉为名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时诏奉曰：‘蛮夷叛逆作难，积恶放恣，镬中之鱼，火炽汤尽，当悉焦烂，以刷国耻。朝廷以奉昔守南土，威名播越，故复式序重任。奉之废兴，期在于今。赐奉钱十万，驳犀方具、金错把刀剑、革带各一。奉其勉之！’”及邓皇后败，而田贵人见幸，桓帝有建立之议。奉以田氏微贱，不宜超登后位，上书谏曰：“臣闻周纳狄女，襄王出居于郑；汉立飞燕，成帝胤嗣泯绝。母后之重，兴废所因。宜思关雎之所求，远五禁之所忌。”帝纳其言，竟立竇皇后。

注 左传襄王将以狄女为后，富\*(臣)\*\*[辰]\*谏曰：“不可，狄固贪恠，王又启之。”王不从。狄人伐周，襄王出奔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妇人有五不娶：丧妇之长女不娶，为其不受命也；世有恶疾不娶，于天也；世有刑人不娶，于人也；乱家女不娶，类不正也；逆家子不娶，废人伦也。”

及党事起，奉乃慨然以疾自退。追愍屈原，因以自伤，着感骚三十篇，数万言。

诸公多荐举，会病卒。子劭。

劭字仲远。少笃学，博览多闻。灵帝时举孝廉，辟车骑将军何苗掾。

注 谢承书、\*(曰)\*应氏谱并云“字仲远”，续汉书文士传作“仲援”，汉官仪又作“\*[仲]\*瑗”，未知孰是。

中平二年，汉阳贼边章、韩遂与羌胡为寇，东侵三辅，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。嵩请发乌桓三千人。北军中候邹靖上言：“乌桓觝弱，宜开募鲜卑。”事下四府，大将军掾韩卓议，以为“乌桓兵寡，而与鲜卑世为仇敌，若乌桓被发，则鲜卑必袭其家。乌桓闻之，当复弃军还救。非唯无益于实，乃更沮三军之情。

邹靖居近边塞，究其恣诈。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，必有破敌之效”。劾驳之曰：

“鲜卑隔在漠北，犬羊为鬻，无君长之帅，庐落之居，而天性贪暴，不拘信义，故数犯障塞，且无宁岁。唯至互市，乃来靡服。苟欲中国珍货，非为畏威怀德。

计获事足，旋踵为害。是以朝家外而不内，盖为此也。往者匈奴反叛，度辽将军马续、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，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。斩获丑虏，既不足言，而鲜卑越溢，多为不法。裁以军令，则忿戾作乱；制御小缓，则陆掠残害。劫居人，钞商旅，噉人牛羊，略人兵马。得赏既多，不肯去，复欲以物买铁。边将不听，便取缣帛聚欲烧之。边将恐怖，畏其反叛，辞谢抚顺，无敢拒违。今狡寇未殄，而羌为巨害，如或致悔，其可追乎！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，简其精勇，多其牢赏。太守李参沈静有谋，必能銜厉得其死力。当思渐消之略，不可仓卒望也。”韩卓复与劾相难反复。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，皆从劾议。

注 朝家犹国家也。公羊传曰“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”也。

注 牢，稟食也。或作“劳”。劳，功也。

三年，举高第，再迁，六年，拜太山太守。初平二年，黄巾三十万觶入郡界。

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，前后斩首数千级，获生口老弱万余人，輜重二千两，贼皆退溲，郡内以安。兴平元年，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，劭遣兵迎之，未到，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，乃使轻骑追嵩、德，并杀之于郡界。

劭畏操诛，弃郡奔冀州牧袁绍。

初，安帝时河闲人尹次、颍川人史玉皆坐杀人当死，次兄初及玉母军并诣官曹求代其命，因缢而物故。尚书陈忠以罪疑从轻，议活次、玉。劭后追驳之，据正典刑，有可存者。其议曰：

尚书称“天秩有礼，五服五章哉。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。”而孙卿亦云“凡制刑之本，将以禁暴恶，且惩其末也。凡爵列、官秩、赏庆、刑威，皆以类相从，使当其实也”。若德不副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酬功，刑不应罪，不祥莫大焉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此百王之定制，有法之成科。高祖入关，虽尚约法，然杀人者死，亦无宽降。夫时化则刑重，时乱则刑轻。

书曰“刑罚时轻时重”，此之谓也。

注 犯化之罪固重，犯乱之罪为轻。

今次、玉公以清时释其私憾，阻兵安忍，僵尸道路。朝恩在宽，幸至冬狱，而初、军愚狷，妄自投毙。昔召忽亲死子纠之难，而孔子曰“经于沟渎，人莫之知”。朝氏之父非错刻峻，遂能自陨其命，班固亦云“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”。

传曰“仆妾感慨而致死者，非能义勇，顾无虑耳”。夫刑罚威狱，以类天之震耀杀戮也；温慈和惠，以放天之生殖长育也。是故春一草枯则为鬻，秋一木华亦为异。今杀无罪之初军，而活当死之次、玉，其为枯华，不亦然乎？陈忠不详制刑之本，而信一时之仁，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。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，岂有次、玉当罪之科哉？若乃小大以情，原心定罪，

此为求生，非谓代死可以生也。败法乱政，悔其可追。劭凡为驳议三十篇，皆此类也。

注 阻，恃也。左传曰，鞞州吁“阻兵而安忍。”

注 召忽，齐大夫。子纠，齐襄公之庶子也。子纠与小白争国，子纠被杀，召忽其傅也，遂死之。论语孔子论召忽曰：“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

注 前书，错为御史大夫，改更律令，诸侯諠哗。错父闻而非之，曰：“刘氏安而氏危矣。”遂饮药而死。史记曰，赵母，赵将马服君赵奢之妻，赵括之母也。奢死，赵欲以括为将，母谓赵王曰：“王以为括如其父，父子异心，愿王勿遣。”王曰：“吾计决矣。”括母曰：“王终将之，即有不称，妾得无随乎？”

王许诺。及括败，王以母先言，竟不诛也。而班固引之以为错赞词。

注 言仆妾之致死者，顾由无计虑耳。语见史记栾布传赞也。

注 左传郑大夫游吉之词。

注 周礼小司寇职郑司农曰：“亲，宗室有罪先请也。故

谓旧知也。贤谓有德行者。能谓有道藝者。功谓有大勋也。贵谓若今墨绶，有罪先请也。勤谓憔悴国事。宾谓二王后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原心定罪，解见霍谡传也。

又删定律令为汉仪，建安元年乃奏之。曰：“夫国之大事，莫尚载籍。载籍也者，决嫌疑，明是非，赏刑之宜，允获厥中，俾后之人永为监焉。故胶\*(东)\*\*[西]\*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。

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，动以经对，言之详矣。逆臣董卓，荡覆王室，典宪焚燎，靡有子遗，开辟以来，莫或兹酷。今大驾东迈，巡省许都，拔出险难，其命惟新。臣累世受恩，荣祚丰衍，窃不自揆，贪少云补，辄撰具律本章句、尚书旧事、廷尉板令、决事比例、司徒都目、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。蠲去复重，为之节文。

又集驳议三十篇，以类相从，凡八十二事。其见汉书二十五，汉记四，皆删叙润色，以全本体。其二十六，博采古今缙玮之士，文章焕炳，德义可观。

其二十七，臣所创造。岂絜自谓必合道衷，心焉愤邑，聊以藉手。昔郑人以干鼠为璞，鬻之于周；宋愚夫亦宝燕石，缙十重。夫鬻之者掩口卢胡而笑，斯文之族，无乃类旃。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，不弃憔悴菅蒯，盖所以代匱也。是用敢露顽才，厕于明哲之末。虽未足纲纪国体，宣洽时雍，庶几观察，增阐圣听。惟因万机之余暇，游意省览焉。”献帝善之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夫礼者，决嫌疑，明是非。”

注 事见前书。

注 或，有也。

注 司徒即丞相也。总领纲纪，佐理万机，故有都目。成帝初置尚书员五人，汉旧仪有常侍曹、二千石曹、户曹、主客曹、三公曹也。

注 复音复，重音直容反。

注 即东观记。

注 繫音乌兮反。繫犹是也。

注 藉音自夜反。

注 尹文子曰：“郑人谓玉未琢者为璞，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。周人遇郑贾，人曰：‘欲买璞乎？’郑贾曰：‘欲之。’出璞视之，乃鼠也，因谢不取。”战国策亦然。今此乃云“郑人以干鼠为璞”，便与二说不同。此云“干鼠”，彼云“未腊”，事又差舛。阙子曰：“宋之愚人得燕石梧台之东，归而藏之，以为大宝。周客闻而观之，主人父斋七日，端冕之衣，衅之以特牲，革匱十重，缙巾十袭。客见之，俛而掩口卢胡而笑曰：‘此燕石也，与瓦礫不殊。’主人父怒曰：

‘商贾之言，鞞匠之心。’藏之愈固，守之弥谨。”旃，之也。音袭。缙，赤色缙也。楚词曰：“袭英衣兮缙。”谓鲜明之衣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诗云：‘虽有丝麻，无菅蒯。虽有姬姜，无蕉萃。凡百君子，莫不代匱。’”杜注云：“逸诗也。姬、姜，大国之女。蕉萃，陋贱之人。”蕉萃、樵\*(萃)\*\*[悴]\*古字通。

二年，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。时始迁都于许，旧章堙没，书记罕存。劭慨然叹息，乃缀集所闻，着汉官礼仪故事，凡朝

廷制度，百官典式，多劭所立。

初，父奉为司隶时，并下诸官府郡国，各上前人像赞，劭乃连缀其名，录为状人纪。又论当时行事，着中汉辑序。撰风俗通，以辩物类名号，释时俗嫌疑。

文虽不典，后世服其洽闻。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。又集解汉书，皆传于时。后卒于邺。

弟子瑒、璩，并以文才称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劭弟珣，字季瑜，司空掾。珣生瑒。”魏志曰“瑒字德琏，瑒弟璩字休琏，咸以文章显”也。

中兴初，有应姬者，生四子而寡。见神光照社，试探之，乃得黄金。自是诸子宦学，并有才名，至瑒七世通显。

注 应顺，将作大匠；子叠，江夏太守；叠生郴，武陵太守；郴生奉，从事中郎；奉生劭，车骑将军掾；劭弟珣，司空掾；珣子瑒，曹操辟为丞相掾。

霍谓字叔智，魏郡邺人也。少为诸生，明经。有人诬谓舅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，以为妄刊章文，坐系洛阳诏狱，掠考困极。谓时年十五，奏记于商曰：

将军天覆厚恩，愍舅光冤结，前者温教许为平议，虽未下吏断决其事，已蒙神明顾省之听。皇天后土，寔闻德音。窃独踊跃，私自庆幸。谓闻春秋之义，原情定过，赦事诛意，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，赵盾以纵贼而见书。此仲尼所以垂王法，汉世所宜遵前修也。传曰：“人心不同，譬若其面。”斯盖谓大小窳隆丑美之形，至于鼻目麤窍毛发之状，未有不然者也。

情之异者，刚柔舒急倨敬之闲。至于趋利避害，畏死乐生，亦复均也。谓与光骨肉，义有相隐，言其冤滥，未必可谅，且以人情平论其理。

注 许止，许悼公之子名止也。公羊传曰：“冬，葬许悼公。贼未讨何以书葬？”

不成乎弑也。许悼公是止进药而杀，是以君子加弑焉。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。

赦止者，免止罪之辞也。”何休注云：“原止欲愈父之病，无害父之意，故赦之。”

是原情定过也。又曰：“晋史书赵盾弑其君。赵盾曰：‘天乎无辜，吾不弑君。’太史曰：‘尔为仁为义，人杀尔君而不讨贼，此非弑君如何？’”此赦事诛意也。

注 左传郑子产谓子皮曰：“人心不同，譬如面焉。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？”

光衣冠子孙，径路平易，位极州郡，日望征辟，亦无瑕秽纤介之累，无故刊定诏书，欲以何名？就有所疑，当求其便安，岂有触冒死祸，以解细微？譬犹疗饥于附子，止渴于酖毒，未入肠胃，已绝咽喉，岂可为哉！昔东海孝妇见枉不辜，幽灵感革，天应枯旱。光之所坐，情既可原，守阙连年，而终不见理。呼嗟紫宫之门，泣血两观之下，伤和致灾，为害滋甚。凡事更赦令，不应复案。夫以罪刑明白，尚蒙天恩，岂有冤谤无征，反不得理？是为刑宥正罪，戮加诬侵也。不偏不党，其若是乎？明将军德盛位尊，人臣无二，言行动天地，举厝移阴阳，诚能留神，沛然晓察，必有于公高门之福，和气立应，天下幸甚。

注 谓遵依常辙，无所规求也。

注 史记苏秦曰：“饥人之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，以其愈充腹而与饿死者同患也。”附子、乌喙，根同而状异也。

注 前书曰，东海有孝妇，少寡无子，养姑甚谨，姑欲嫁之，终不肯。姑告蛙人曰：“孝妇养我勤苦，我老，久累丁壮。乃自经死。姑女告吏曰：“妇杀我母。”吏验之急，孝妇自诬服，具狱上府，太守竟论杀妇。郡中枯旱三年。

后太守至，自祭孝妇墓，天立大雨，岁熟。

注 天有紫微宫，是上帝之所居也。王者立宫，象而为之。两观谓阙也。

注 于公，东海人，为郡决曹，决狱平。其闾门坏，父老共修之。于公曰：“少高大闾门，令容驷马盖车。我决狱多有阴德，子孙必有兴者。”至子定国为丞相，孙永御史大夫。

商高谓才志，即为奏原光罪，由是显名。

仕郡，举孝廉，稍迁金城太守。性明达笃厚，能以恩信化诱殊俗，甚为羌胡所敬服。遭母忧，自上归行丧。服阕，公车征，再迁北海相，入为尚书仆射。是时大将军梁冀贵戚秉权，自公卿以下莫敢违语。谓与尚书令尹勋数奏其事，又因陛见陈闻罪失。及冀诛后，桓帝嘉其忠节，封邳都亭侯。前后固让，不许。

出为河南尹，迁司隶校尉，转少府、廷尉，卒官。

子歆，安定太守。

爰延字季平，陈留外黄人也。清苦好学，能通经教授。性质籜，少言辞。县令陇西牛述好士知人，乃礼请延为廷掾，范丹为功曹，濮阳潜为主簿，常共言谈而已。后令史昭以为乡啬夫，仁化大行，人但闻啬夫，不知郡县。在事二年，州府礼

请，不就。桓帝时征博士，太尉杨秉等举贤良方正，再迁为侍中。

注 濮阳，姓也。

帝游上林苑，从容问延曰：“朕何如主也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为汉中主。”帝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，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，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，可与为非。”帝曰：“昔朱云廷折栏槛，今侍中面称朕违，敬闻阙矣。”拜五官中郎将，转长水校尉，迁魏郡太守，征拜大鸿胪。

注 前书曰：“齐桓公，管仲相之则霸，竖貂辅之则乱。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是谓中人。”

注 朱云字游。成帝时上书求见，曰：“今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人，臣愿赐尚方斩马刀，断佞臣一人，以励其余。”上问曰：“谁也？”对曰：

“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小臣廷辱师傅，罪死不赦。”御史将云下，云殿槛折。云呼曰：“臣得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足矣，未知朝廷如何耳！”上意乃解。及后当修槛，上曰“勿易”，因而辑之，以旌直臣。

帝以延儒生，常特宴见。时太史令上言客星经帝坐，帝密以问延。延因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天子尊无为上，故天以为子，位临臣庶，威重四海。动静以礼，则星辰顺序；

意有邪僻，则晷度错违。陛下以河南尹邓万有龙潜之旧，封为通侯，恩重公卿，惠丰宗室。加顷引见，与之对博，上下

媾黷，有亏尊严。臣闻之，帝左右者，所以咨政德也。故周公戒成王曰‘其朋其朋’，言慎所与也。昔宋闵公与强臣共博，列妇人于侧，积此无礼，以致大戮。武帝与幸臣李延年、韩嫣同卧起，尊爵重赐，情欲无馀，遂生骄淫之心，行不义之事，卒延年被戮，嫣伏其辜。夫爱之则不觉其过，恶之则不知其善，所以事多放滥，物情生怨。

故王者赏人必酬其功，爵人必甄其德。善人同处，则日闻嘉训；恶人从游，则日生邪情。孔子曰：‘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’邪臣惑君，乱妾危主，以非所言则悦于耳，以非所行则翫于目，故令人君不能远之。仲尼曰：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’盖圣人之明戒也！昔光武皇帝与严光俱寝，上天之异，其夕即见。夫以光武之圣德，严光之高贤，君臣合道，尚降此变，岂况陛下今所亲幸，以贱为贵，以卑为尊哉？惟陛下远谗谀之人，纳謇謇之士，除左右之权，寤宦官之敝。使积善日熙，佞恶消殄，则干黜可除。”帝省其奏。因以病自上，乞骸骨还家。灵帝复特征，不行，病卒。

注 尚书周公戒成王曰：“孺子其朋，孺子其朋，慎其！”往

注 公羊经书“宋万弑其君捷”。传曰：“宋万尝与鲁庄公战，获于庄公，归舍诸宫中，数月然后归之。与宋闵公博，妇人在侧，万曰：‘甚矣鲁侯之淑，鲁侯之美！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。’闵公矜此妇人，妒其言，顾曰：‘此虏也，鲁侯之美恶乎至？’万怒，搏闵公，绝其脰。”

注 李延年，中山人也。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。武帝时，延年女弟得幸，号曰李夫人。延年善歌舞，为协律都尉，佩二千石印绶，与上卧起。弟季与中人乱，出入骄恣，上遂诛

延年兄弟。韩嫣，韩王信之曾孙也。武帝为王时，与嫣相爱，后位至上大夫，赏赐拟邓通，与上卧起，出入永巷，以奸闻被诛。

注 甄，明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僻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

注 事见逸人传。

注 熙，广也。

子骥，白马令，亦称善士。

注 谢承书曰兴字骥。

徐璆字孟玉，广陵海西人也。父淑，度辽将军，有名于边。璆少博学，辟公府，举高第。稍迁荆州刺史。时董太后姊子张忠为南阳太守，因势放滥，臧罪数亿。璆临当之部，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属璆。璆对曰：“臣身为国，不敢闻命。”太后怒，遽征忠为司隶校尉，以相威临。璆到州，举奏忠臧余一亿，使冠军县上簿诣大司农，以彰暴其事。又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臧污者，悉征案罪，威风大行。中平元年，与中郎将朱铄击黄巾贼于宛，破之。张忠怨璆，与诸阉宦构造无端，璆遂以罪征。

有破贼功，得免官归家。后再征，迁汝南太守，转东海相，所在化行。

注 璆音仇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淑字伯进，宽裕\*(传)\*\*[博]\*学，习孟

氏易、春秋公羊传、礼记、周官。善诵太公六韬，交接英雄，常有壮志。”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 璆少履清高，立朝正色。称扬后进，惟恐不及。”

献帝迁许，以廷尉征，当诣京师，道为袁术所劫，授璆以上公之位。璆乃叹曰：

“ 龚胜、鲍宣，独何人哉？守之必死！” 术不敢逼。术死军破，璆得其盗国玺，及还许，上之， 并送前所假汝南、东海二郡印绶。司徒赵温谓璆曰：

“ 君遭大难，犹存此邪？” 璆曰：“ 昔苏武困于匈奴，不队七尺之节，况此方寸印乎？”

注 龚胜字君宾，楚人也。好学明经，哀帝时为光禄大夫，乞骸骨。王莽即位，遣使以上卿征，胜不食而死。鲍宣字子都，渤海人也，哀帝时为司隶校尉。

王莽辅政，诛汉忠臣不附己者，宣及何武等皆死。

注 韞宏曰：“ 秦以前以金、玉、银为方寸玺。秦以来天子独称玺，又以玉，髡下莫得用。其玉出蓝田山，题是李斯书，其文曰‘ 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 ’，号曰传国玺。汉高祖定三秦，子婴献之，高祖即位乃佩之。王莽篡位，就元后求玺，后乃出以投地，上螭一角缺。及莽败时，仍带玺绶，杜吴杀莽，不知取玺，公宾就斩莽首，并取得。更始将李松送上更始。赤眉至高陵，更始奉玺上赤眉。建武三年，盆子奉上光武。孙坚从桂阳入雒讨董卓，军于城南，见井中有五色光，军人莫敢汲，坚乃浚得玺。袁术有僭盗意，乃拘坚妻求之。术得玺，举以向肘。魏武谓之曰：‘ 我在，不听汝乃至此。’” 时璆得而献之。

后拜太常，使持节拜曹操为丞相。操以相让璆，璆不敢当。卒于官。

论曰：孙懿以高明见忌，而受欺于阴计；翟酺资譎数取通，而终之以謇谏。岂性智自有周偏，先后之要殊度乎？应氏七世才闻，而奉、劭采章为盛。及撰着篇籍，甄纪异知，虽云小道，亦有可观者焉。延、璆应对辩正，而不\*(可)\*犯陵上之尤，斯固辞之不可以已也。

注 左氏传孔子曰：“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！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。”

赞曰：杨终、李法，华阳有闻。二应克聪，亦表汝瀆。翟酺诈懿，霍谓请舅。延能讪帝，璆亦悟后。

注 益州，古梁州之域。尚书曰：“华阳黑水惟梁州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北拒华山之阳，南拒黑水。”故常璩蜀事而谓之华阳国志焉。

注 郑玄注周礼曰：“水涯曰瀆。”

## 后汉书卷四十九

###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第三十九

王充字仲任，会稽上虞人也，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。充少孤，乡里称孝。后到京师，受业太学，师事扶风班彪。好博览而不守章句。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肆，阅所卖书，一见辄能诵忆，遂博通觴流百家之言。后归乡里，屏居教授。仕郡为功曹，以数谏争不合去。

注 袁山松书：“充幼聪朗。诣太学，观天子临辟雍，作六儒论。”

充好论说，始若诡异，终有理实。以为俗儒守文，多失其真，乃闭门潜思，绝庆吊之礼，户牖墙壁各置刀笔。箸论衡八十五篇，二十余万言，释物类同异，正时俗嫌疑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充所作论衡，中土未有传者，蔡邕入吴始得之，恒秘玩以为谈助。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，又得其书，及还许下，时人称其才进。或曰，不见异人，当得异书。问之，果以论衡之益，由是遂见传焉。”抱朴子曰：“时人嫌蔡邕得异书，或搜求其帐中隐处，果得论衡，抱数卷持去。邕丁宁之曰：‘唯我与尔共之，勿广也。’”刺史董勤辟为从事，转治中，

自免还家。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，

肃宗特诏公车征，病不行。年渐七十，志力衰耗，乃造养性书十六篇，裁节嗜欲，颐神自守。永元中，病卒于家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夷吾荐充曰：‘充之天才，非学所加，虽前世孟轲、孙卿，近汉杨雄、刘向、司马迁，不能过也。’“王符字节信，安定临泾人也。少好学，有志操，与马融、窦章、张衡、崔瑗等友善。安定俗鄙庶孽，而符无外家，为乡人所贱。自和、安之后，世务游宦，当涂者更相荐引，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，以此遂不得升进。志意蕴愤，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，以讥当时失得，不欲章显其名，故号曰潜夫论。其指讪时短，讨黷物情，足以观见当时风政，着其五篇云尔。”

注 何休注公羊传云：“孽，贱也。”

注 讪，攻也。黷，责也。

贵忠篇曰：

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，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。今人臣受君之重位，牧天之所爱，焉可以不安而利之，养而济之哉？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，达上则思进贤，故居上而下不怨，在前而后不恨也。书称“天工人其代之”。王者法天而建官，故明主不敢以私授，忠臣不敢以虚受。窃人之财犹谓之盗，况偷天官以私己乎！以罪犯人，必加诛罚，况乃犯天，得无咎乎？夫五\*(世)\*\*[代]\*之臣，以道事君，泽及草木，仁被率土，是以福祚流行，本支百世。季世之臣，以谄媚主，不顺天，专杖杀伐。白起、蒙恬，秦以为功，天以为贼；

息夫、董贤，主以为忠，天以为盗。易曰：“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鲜不及矣。”是故德不称，其祸必酷；能不称，其殃必大。夫窃位之人，天夺其鉴。虽有明察之资，仁义之志，一旦富贵，则背亲捐旧，丧其本心，簠骨肉而亲便辟，薄知友而厚犬马，宁见朽贯千万，而不忍贷人一钱，情知积粟腐仓，而不忍贷人一斗，骨肉怨望于家，细人谤讟于道。前人以败，后争袭之，诚可伤也。

注 尚书咎繇谏曰：“亡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言人代天理官，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。”又曰：“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天有日、月、北斗、五星二十八宿，皆有尊卑相正之法。言明王奉顺此道，以立国设都也。”

注 左传介之推曰：“窃人之财犹谓之盗，况贪天功以为己力乎？”

注 五代谓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也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文王孙子，本支百世。”

注 史记曰，白起为秦将，与赵战于长平，坑赵卒四十五万人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翟，筑长城，起临洮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。此为虐于人也。

注 息夫躬字子微，哀帝时，告东平王云事，封宜陵侯。董贤字圣卿，得幸哀帝，为贤起大第于北阙下，封为高安侯。

注 易系辞之言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欤？”左传晋卜偃曰：“虢必亡矣，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。”杜预注云“鉴，所以自照”也。

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，与婴儿子其何异哉？婴儿有常病，贵臣有常祸，父母有常失，人君有常过。婴儿常病，伤于饱也；贵臣常祸，伤于宠也。哺乳多则生病病，富贵盛而致骄疾。爱子而贼之，骄臣而灭之者，非一也。极其罚者，乃有仆死深牢，衔刀都市，岂非无功于天，有害于人者乎？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，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，卒所以得者饵也。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，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，卒其所以败者，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，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。

注 赵将李牧为韩仓所谮，赐死。将自诛，臂短不能及，衔刀于柱以自杀。

见战国策。

注 曾子之文也。亦见大戴礼。

不上顺天心，下育人物，而欲任其私智，窃弄君威，反戾天地，欺诬神明。居累卵之危，而图太山之安，为朝露之行，而思传世之功。岂不惑哉！岂不惑哉！

注 朝露言易尽也。苏子曰：“人生一世，若朝露之托于桐叶耳，其与几何！”

浮侈篇曰：

王者以四海为家，兆人为子。一夫不耕，天下受其饥；一妇不织，天下受其寒。

今举俗舍本农，趋商贾，牛马车舆，填塞道路，游手为巧，充盈都邑，

务本者少，浮食者觴。“商邑翼翼，四方是极。”今察

洛阳，资末业者什于农夫，虚伪游手什于末业。是则一夫耕，百人食之，一妇桑，百人衣之，以一奉百，孰能供之！天下百郡千县，市邑万数，类皆如此。本末不足相供，则民安得不饥寒？饥寒并至，则民安能无奸轨？奸轨繁多，则吏安能无严酷？严酷数加，则下安能无愁怨？愁怨者多，则咎征并臻。下民无聊，而上天降螫，则国危矣。

注 文子曰：“神农之法曰：‘丈夫丁壮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，妇人当年不织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其耕不强，无以养生，其织不力者，无以衣形。’”

注 游手为巧谓雕镂之属也。

注 诗商颂文也。郑玄注云：“极，中也。翼翼然可则嗟，乃四方之中正也。”

夫贫生于富，弱生于强，乱生于化，危生于安。是故明王之养民，忧之劳之，教之诲之，慎微防萌，以断其邪。故易美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

七月之诗，大小教之，终而复始。由此观之，人固不可恣也。

注 富而不节则贫，强而骄人则弱，居理而不修德则乱，恃安而不慎微则危矣。

注 “节以制度”以下，并节卦彖辞也。郑玄注云：“空府臧则伤财，力役繁则害人，二者奢泰之所致。”

注 七月，诗豳风也。大谓耕桑之法，小谓索绚之类。自春及冬，终而复始也。

今人奢衣服，侈饮食，事口舌而习调欺。或以谋奸合任为业，或以游博持掩为事。丁夫不扶僮锄，而怀丸挟弹，携手上山遨游，或好取土作丸卖之，外不足御寇盗，内不足禁鼠雀。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，以巧诈小儿，此皆无益也。

注 合任谓相合为任侠也。

注 博谓六博，掩谓意钱也。前书货殖传曰“又况掘垆搏掩犯奸成富”也。

诗刺“不绩其麻，市也婆娑”。又妇人不修中馈，休其蚕织，而起学巫祝，鼓舞事神，以欺诬细民，荧惑百姓妻女。羸弱疾病之家，怀忧愤愤，易为恐惧。至使奔走便时，去离正宅，崎岖路侧，风寒所伤，奸人所利，盗贼所中。

或增祸重崇，至于死亡，而不知巫所欺误，反恨事神之晚，此妖妄之甚者也。

注 诗陈风也。婆娑，舞蜎。谓妇人于市中歌舞以事神也。

注 易家人卦六二曰：“在中馈，贞吉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中馈，酒食也。”诗大雅曰：“妇无公事，休其蚕织。”

或刻画好缯，以书祝辞；或虚饰巧言，希致福祚；或糜折金彩，令广分寸；或断截觿缕，绕带手腕；或裁切绮縠，缝紵成幡。皆单费百缣，用功千倍，破牢为伪，以易就难，坐食嘉谷，消损白日。夫山林不能给野火，江海不能实漏漭，皆所宜禁也。

注 损或作“捐”。

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绋，革舄韦带。而今京师贵戚，衣服饮食，车舆庐第，奢过王制，固亦甚矣。且其徒御仆妾，皆服文组彩牒，锦绣绮纨，葛子升越，箒中女布。犀象珠玉，虎魄樞瑁，石山隐饰，金银错镂，穷极丽靡，转相夸筭。其嫁娶者，车駟数里，缙帷竟道，骑奴侍童，夹毂并引。富者竞欲相过，贫者耻其不逮，一飧之所费，破终身之业。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缙丝而乘车马，今虽不能复古，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弋，阜也。绋，缙也。”

注 牒即今叠布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绮，文缙也。”前书曰：“齐俗作冰纨。

“子，细称也。沉怀远南越志曰：“蕉布之品有三，有蕉布，有竹子布，又有葛焉。虽精麤之殊，皆同出而异名。”杨雄蜀都赋曰：“布则蜘蛛作丝，不可见风，箒中黄润，一端数金。盛弘之荆州记曰：“秭归县室多幽闲，其女尽织布至数十升。今永州俗犹呼贡布为女子布也。”

注 广雅曰：“虎魄，珠也。生地中，其上及旁不生草，深者八九尺。初时如桃胶，凝坚乃成。其方人以为枕。出罽宾及大秦国。”吴录曰：“樞瑁似龟而大，出南海。”山石谓隐起为山石之文也。

注 郭景纯注子虚赋曰：“诤，夸也。”筭与诤通也。

注 苍颉篇曰：“駟，衣车。”駟音薄丁反，又步田反。

注 尚书大传曰：“古之帝王者必有命。人能敬长矜孤，取舍好让者，命于其君，得乘饰车駟马，衣文锦。未有命者，不得衣，不得乘，乘衣者有罚。”

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。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，桐木为棺，葛采为緘，下不及泉，上不泄臭。中世以后，转用楸梓槐柏柁之属，各因方土，裁用胶漆，使其坚足恃，其用足任，如此而已。

今者京师贵戚，必欲江南樛梓豫章之木。边远下土，亦竞相放嗟。夫樛樟豫章，所出殊远，伐之高山，引之穷谷，入海乘淮，逆河泝洛，工匠雕刻，连累日月，会觶而后动，多牛而后致，重且千斤，功将万夫，而东至乐浪，西达敦煌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。古者墓而不坟，中世坟而不崇。仲尼丧母，塋高四尺，遇雨而崩，弟子请修之，夫子泣曰：“古不修墓。”及鲤也死，有棺无殓。文帝葬芷阳，明帝葬洛南，皆不藏珠宝，不起山陵，墓虽卑而德最高。今京师贵戚，郡县豪家，生不极养，死乃崇丧。或至金缕玉匣，樛梓榱，多埋珍宝偶人车马，造起大塋，广种松柏，庐舍祠堂，务崇华侈。案鄙毕之陵，南城之塋，周公非不忠，曾子非不孝，以为矐君爱父，不在于聚财，扬名显亲，无取于车马。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，春秋以为\*(非)\*\*[不]\*君；

华元、乐举厚葬文公，君子以为不臣。况于髡司土庶，乃可僭侈主上，过天道乎？

注 易系辞之言也。

注 尸子曰：“禹之丧法，死于陵者葬于陵，死于泽者葬于泽，桐棺三寸，制丧三日。”墨子曰：“舜西教乎七戎，道死，葬南巴之中，衣衾三领，款木之棺，葛以緘之。”采犹蔓也。緘，束也。

注 樛音乃豆反，见埤苍。尔雅曰：“柎樛。”音而。注云“樛似榭而瘠小”，恐非棺槨之用。豫章即樟木也。

注 孔子合葬母于防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古也墓而不坟。”于是封之崇四尺。孔子先反，门人后，雨甚至。孔子曰：“尔来何迟也？”曰：“防墓崩。”孔子泫然流涕曰：“吾闻之，古不修墓。”见礼记也。

注 县名，属京兆，文帝后改曰霸陵。

注 毕，周文王、武王葬地也。司马迁云“在郾东南杜中，”无坟陇，在今咸阳县西北。孔安国注尚书云在长安西北。南城山，曾子父所葬，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。

注 左传：“晋灵公不君，厚敛以雕墙。”杜预注云：“不君，失君道也。雕，画也。”

注 左传：“宋文公卒，始厚葬，用廋炭，益车马，始用殉，斂有四阿，棺有翰桧。君子谓华元、乐举于是不臣，是君于恶也。”

注 前书贡禹曰：“今大夫僭诸侯，诸侯僭天子，天子过天道，其日久矣。”

实贡篇曰：

国以贤兴，以谄衰；君以忠安，以佞危。此古今之常论，而时所共知也。然衰国危君，继踵不绝者，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，诚苦其道不得行耳。夫十步之闲，必有茂草；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是故乱殷有三仁，小鞮多君子。

今以大汉之广土，士民之繁庶，朝廷之清明，上下之修正，而官无善吏，位无良臣。此岂时之无贤，諛由取之乖实。夫志道者少与，逐俗者多畴，是以朋党用私，背实趋华。其贡士者，不复依其质干，准其才行，但虚造声誉，妄生羽毛。略计所举，岁且二百。览察其状，则德侔颜、冉，详核厥能，则鲜及中人，皆总务升官，自相推达。夫士者贵其用也，不必求备。故四友

虽美，能不相兼；

三仁齐致，事不一节。高祖佐命，出自亡秦；光武得土，亦资暴莽。况太平之时，而云无士乎！

注 说苑曰：“十步之泽，必有芳草。”论语曰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”也。

注 乱殷谓纣时也。三仁，箕子、微子、比干也。左传，吴季札适韞，悦蘧瑗、史狗、史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，曰：“韞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又臧宣叔曰：“韞之于晋，不得为次国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春秋之时，以强弱为大小，韞虽侯爵，犹为小国。”

注 尚书大传孔子曰：“文王得四臣，丘亦得四友。”谓回也为胥附，赐也为奔走，师也为先后，由也为御侮，其能各不同也。

夫明君之诏也若声，忠臣之和也如响。长短大小，清浊疾徐，必相应也。且攻玉以石，洗金以盐，濯锦以鱼，浣布以灰。夫物固有以贱理贵，以丑化好者矣。智者弃短取长，以致其功。今使贡士必核以实，其有小疵，勿强衣饰，

出处默语，各因其方，则萧、曹、周、韩之伦，何足不致，吴、邓、梁、窦之属，企踵可待。孔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注 诗小雅曰：“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今之金工发金色者，皆淬之于盐水焉。

注 衣饰谓装饰以成其过也。衣音于气反。

爱日篇曰：

国之所以为国者，以有民也。民之所以为民者，以有谷也。谷之所以丰殖者，以有民功也。功之所以能建者，以日力也。化国之日舒以长，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；乱国之日促以短，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。舒长者，非谓羲和安行，

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。促短者，非谓分度损减，乃上闇下乱，力不足也。

孔子称“既庶则富之，既富乃教之”。是故礼义生于富足，盗窃起于贫穷；富足生于宽暇，贫穷起于无日。

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，国之基也，故务省徭役，使之爱日。是以尧敕羲和，钦若昊天，敬授民时。明帝时，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，帝闻而怪曰：“民废农桑，远来诣阙，而复拘以禁忌，岂为政之意乎！”于是遂蠲其制。令冤民仰希申诉，而令长以神自畜，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，相续道路，非朝餽不得通，非意气不得见。或连日累月，更相瞻视；或转请邻里，馈粮应对。岁功既亏，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？

注 羲和，日也。山海经曰：“东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闲，有羲和之国。有女子曰羲和，方浴日于甘泉。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是生十日。”郭璞注曰：“羲和盖天地始生日月者也。”

注 洛书甄耀度曰“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一度为千九百三十二里。日一日行一度，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”也。

注 凡反支日，用月朔为正。戌、亥朔一日反支，申、酉朔二日反支，午、未朔三日反支，辰、巳朔四日反支，寅、卯朔五日反支，子、丑朔六日反支。

见阴阳书也。

注 难见如神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舖谓日加申时也。”今为“晡”字也。

孔子曰：“听讼吾犹人也。”从此言之，中才以上，足议曲直，乡亭部吏，亦有任决断者，而类多枉曲，盖有故焉。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，事曲则谄意以行赅。

不桡故无恩于吏，行赅故见私于法。若事有反复，吏应坐之，吏以应坐之故，不得不枉之于庭。以羸民之少党，而与豪吏对讼，其孰得无屈乎？县承吏言，故与之同。

若事有反复，县亦应坐之，县以应坐之故，而排之于郡。以一民之轻，而与一县为讼，其理岂得申乎？事有反复，郡亦坐之，郡以共坐之故，而排之于州。

以一民之轻，与一郡为讼，其事岂获胜乎？既不肯理，故乃远诣公府。公府复不能察，而当延以日月。贫弱者无以旷旬，强富者可盈千日。理讼若此，何枉之能理乎？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，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，此小民所以易侵苦，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。

注 信读曰伸。

且除上天感痛致鬻，但以人功见事言之。自三府州郡，至于乡县典司之吏，辞讼之民，官事相连，更相检对者，日可有十万人。一人有事，二人经营，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。以中农率之，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。然则盗贼何从而销，太平何由而作乎？诗云：“莫肯念乱，谁无父母？”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？可无思哉！可无思哉！

注 诗小雅也。

述赦篇曰：

凡疗病者，必知脉之虚实，气之所结，然后为之方，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。为国者，必先知民之所苦，祸之所起，然后为之禁，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。今日贼良民之甚者，莫大于数赦赎。赦赎数，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。何以明之哉？

夫谨赦之人，身不蹈非，又有为吏正直，不避强御，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，皆知赦之不久故也。善人君子，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，万无数人；数人之中得省问者，百不过一；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，复什六七矣。其轻薄奸轨，既陷罪法，怨毒之家冀其辜戮，以解畜愤，而反一恹悉蒙赦释，令恶人高会而夸筮，老盗服臧而过门，孝子见讎而不得讨，遭盗者鬻物而不敢取，痛莫甚焉！

夫养粮莠者伤禾稼，惠奸轨者贼良民。书曰：“文王作罚，刑兹无赦。”

先王之制刑法也，非好伤人肌肤，断人寿命也；贵威奸慝，除人害也。故经称“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，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”；诗刺“彼宜有罪，汝反脱之”。古者唯始受命之君，承大乱之极，寇贼奸轨，难为法禁，故不得不有一赦，与之更新，颐育万民，以成大化。非以养奸活罪，放纵天贼也。夫性恶之民，民之豺狼，虽得放宥之泽，终无改悔之心。旦脱重桎，夕还囹圄，严明令尹，不能使其断绝。何也？凡敢为大奸者，才必有过于觴，而能自媚于上者也。多散诞得之财，奉以谄谀之辞，以转相驱，

非有第五公之廉直，孰不为顾哉？论者多曰：“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，宜数肆眚以解散之。”此未昭政乱之本源，

不察祸福之所生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稂，童彻。”郭璞注云：“莠类也。”诗曰：“不稂不莠。”稂音郎。

注 康诰之言也。

注 诗大雅也。“此宜无罪，汝反收之；彼宜有罪，汝反脱之”。毛萇注云：“脱，赦也。”

注 诞犹虚也。

注 谓第五伦也。为司空，性廉直也。

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，乡人有以货得鴈门太守者，亦去职还家，书刺谒规。规卧不迎，既入而问：“卿前在郡食鴈美乎？”有顷，又白王符在门。规素闻符名，乃惊遽而起，衣不及带，屣履出迎，援符手而还，与同坐，极欢。

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徒见二千石，不如一缝掖。”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。符竟不仕，终于家。

注 礼记儒行孔子曰：“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。”郑玄注曰：“逢犹大也。”

大掖之衣，大袂单衣也。”

仲长统字公理，山阳高平人也。少好学，博涉书记，赡于文辞。年二十余，游学青、徐、并、冀之闲，与交友者多异之。并州刺史高干，袁绍甥也。素贵有名，招致四方游士，士多归附。统过干，干善待遇，访以当时之事。统谓干曰：“君有雄志而无雄才，好士而不能择人，所以为君深戒也。”干雅自多，不纳其言，统遂去之。无几，干以并州叛，卒至于败。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。

注 魏志曰：“高干叛，欲\*[南]\*奔\*(南)\*荆州，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”也。

注 异其有知人之鉴也。

统性倜傥，敢直言，不矜小节，默语无常，时人或谓之狂生。每州郡命召，辄称疾不就。常以为凡游帝王者，欲以立身扬名耳，而名不常存，人生易灭，优游偃仰，可以自娱，欲卜居清旷，以乐其志，论之曰：“使居有良田广宅，背山临流，沟池环潜，竹木周布，场圃筑前，果园树后。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，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。养亲有兼珍之膳，妻孥无苦身之劳。良朋萃止，则陈酒肴以娱之；嘉时吉日，则烹羔豚以奉之。水踏畦苑，游戏平林，濯清水，追凉风，钓游鲤，弋高鸿。讽于舞雩之下，咏归高堂之上。安神闺房，思老氏之玄虚；呼吸精和，求至人之仿佛。与达者数子，论道讲书，俯仰二仪，错综人物。弹南风之雅操，发清商之妙曲。消摇一世之上，睥睨天地之闲。不受当时之责，永保性命之期。如是，则可以陵霄汉，出宇宙之外矣。

岂羨夫入帝王之门哉！”又作诗二篇，以见其志。辞曰：

注 孥读曰奴。

注 水踏犹蹴水也。

注 雩，祭旱之名也。为坛而榘其上，以祈雨焉。论语曾点曰：“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注 老子曰：“玄之又玄，虚其心，实其腹。”呼吸谓咽气养生也。庄子曰：

“吹煦呼吸，吐故纳新。”又曰“至人无己”也。

注 家语曰：“舜弹五弦之琴，造南风之诗曰：‘南风之熏兮，可以解吾人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人之财兮。’三礼图曰：“琴本五弦，曰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，文王增二，曰少宫、少商，弦最清也。”

飞鸟遗迹，蝉蜕亡壳。腾蛇弃鳞，神龙丧角。至人能变，达士拔俗。乘云无辔，骋风无足。垂露成帟，张霄成幄。沆瀣当餐，九阳代烛。恒星艳珠，朝霞润玉。六合之内，恣心所欲。人事可遗，何为局促？

注 王充论衡曰：“蛴螬化为复育，复育转为蝉。蝉之去复育，龟之解甲，蛇之脱皮，可谓尸解矣。”蜕音式锐反。尔雅曰：“腾蛇有鳞。”广雅曰：“有角曰龙。”丧角，解角也。

注 霄，摩天赤气也。在旁曰帟，在上曰幄。陵阳子明经曰：“沆瀣者，北方夜半气也。”九阳谓日也。山海经曰“阳谷上有扶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”也。

大道虽夷，见几者寡。任意无非，适物无可。古来绕绕，委曲如琐。百虑何为，至要在我。寄愁天上，埋忧地下。叛散五经，灭弃风、雅。百家杂碎，请用从火。

抗志山栖，游心海左。元气为舟，微风为柂。敖翔太清，纵意容冶。

注 柂，船尾也，音徒可反。

尚书令荀彧闻统名，奇之，举为尚书郎。后参丞相曹操军事。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，恒发愤叹息。因着论名曰昌言，

凡三十四篇，十余万言。

注 昌，当也。尚书曰：“汝亦昌言。”

献帝逊位之岁，统卒，时年四十一。友人东海繆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、贾、刘、杨。今简撮其书有益政者，略载之云。

注 董仲舒、贾谊、刘向、杨雄也。袭字熙伯，辟御史府，后至尚书、光禄勋。

理乱篇曰：

豪杰之当天命者，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。无天下之分，故战争者竞起焉。于斯之时，并伪假天威，矫据方国，拥甲兵与我角才智，程勇力与我竞雌雄，不知去就，疑误天下，盖不可数也。角知者皆穷，角力者皆负，形不堪复仇，势不足复校，乃始羈首系颈，就我之衔继耳。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，或曾与我为等侪矣，或曾臣虏我矣，或曾执囚我矣。彼之蔚蔚，皆凶詈腹诅，幸我之不成，而以奋其前志，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？

注 衔，勒也。继，纆也。

注 蔚与郁古字通。

及继体之时，民心定矣。普天之下，赖我而得生育，由我而得富贵，安居乐业，长养子孙，天下晏然，皆归心于我矣。豪杰之心既绝，士民之志已定，贵有常家，尊在一人。当此之

时，虽下愚之才居之，犹能使恩同天地，威侔鬼神。暴风疾霆，不足以方其怒；阳春时雨，不足以喻其泽；周、孔数千，无所复角其圣；贲、育百万，无所复奋其勇矣。

彼后嗣之愚主，见天下莫敢与之违，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，乃奔其私嗜，骋其邪欲，君臣宣淫，上下同恶。目极角抵之观，耳穷郑鞞之声。入则耽于妇人，出则驰于田猎。荒废庶政，弃亡人物，澶漫弥流，无所底极。

信任亲爱者，尽佞谄容说之人也；宠贵隆丰者，尽后妃姬妾之家也。使饿狼守庖厨，饥虎牧牢豚，遂至熬天下之脂膏，斲生人之骨髓。怨毒无聊，祸乱并起，中国扰攘，四夷侵叛，土崩瓦解，一朝而去。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，今尽是我饮血之寇讎也。至于运徙执去，犹不觉悟者，岂非富贵生不仁，沉溺致愚疾邪？存亡以之迭代，政乱从此周复，天道常然之大数也。

注 左传泄冶谏陈灵公曰：“公卿宣淫，人无嗟焉。”杜预注云：“宣，示也。”

注 武帝元封三年，作角抵戏。音义云：“两两相当角力，角伎蓺射御，故名角抵，盖杂伎乐\*(以)\*\*[也]\*，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。后更名平乐观。”礼记曰“郑音好滥淫志，宋音宴安溺志”也。

注 澶漫犹纵逸也。澶音徒旦反。庄子外篇曰“澶漫为乐”也。

注 左传曰“美恶周必复，天之道也。”

又政之为理者，取一切而已，非能斟酌贤愚之分，以开盛衰之数也。日不如古，弥以远甚，岂不然邪？汉兴以来，相与

同为编户齐民，而以财力相君长者，世无数焉。而清絜之士，徒自苦于茨棘之闲，无所益损于风俗也。豪人之室，连栋数百，膏田满野，奴婢千鬻，徒附万计。船车贾贩，周于四方；废居积贮，满于都城。琦赂宝货，巨室不能容；马牛羊豕，山谷不能受。妖童美妾，填乎绮室；倡讴\*(妓)\*[伎]乐，列乎深堂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，车骑交错而不敢进。三牲之肉，臭而不可食；清醇之酎，败而不可饮。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，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。此皆公侯之广乐，君长之厚实也。苟能运智诈者，则得之焉；苟能得之者，人不以为罪焉。源发而横流，路开而四通矣。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，弃放逸而赴束缚，夫谁肯为之者邪！夫乱世长而化世短。乱世则小人贵宠，君子困贱。当君子困贱之时，局高天，踏厚地，犹恐有镇厌之祸也。逮至清世，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。老者耄矣，不能及宽饶之俗；少者方壮，将复困于衰乱之时。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，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。苟目能辩色，耳能辩声，口能辩味，体能辩寒温者，将皆以修絜为讳恶，设智巧以避之焉，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？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。

注 徒，觶也。附，亲也。

注 史记曰：“转毂百数，废居蓄邑。”注云：“有所废，有所蓄，言其乘时射利也。”

注 琦，玮也。抱朴子曰“片玉可以琦，奚必俟盈尺”也。

注 舍音式者反。

注 束缚谓自洁清如拘执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踏。”毛萇注云：

“局，曲也。躅，累足也。”

昔春秋之时，周氏之乱世也。逮乎战国，则又甚矣。秦政乘并兼之执，放虎狼之心，屠裂天下，吞食生人，暴虐不已，以招楚汉用兵之苦，甚于战国之时也。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，计其残夷灭亡之数，又复倍乎秦、项矣。

以及今日，名都空而不居，百里绝而无民者，不可胜数。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。悲夫！不及五百年，大难三起，中闲之乱，尚不数焉。变而弥猜，下而加酷，推此以往，可及于尽矣。嗟乎！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，将何用也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，欲何至邪？

注 政，始皇名也。

注 汉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。云二百者，举全数。

注 孝平帝时，凡郡国一百三，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，道三十四，侯国二百四十一。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，南北一万三百六十八里。人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。此汉家极盛之时。遭王莽丧乱，暨光武中兴，海内人户，准之于前，十裁二三，边方萧条，略无子遗。

孝灵遭黄巾之寇，献帝婴董卓之祸，英雄湍峙，白骨膏野，兵乱相寻三十余年，三方既宁，万不存一也。

注 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，前汉二百三十年，后汉百九十五年，凡四百七十四年，故云不及五百年也。三起谓秦末及王莽并献帝时也。

注 下犹后也。

损益篇曰：

作有利于时，制有便于物者，可为也。事有乖于数，法有翫于时者，可改也。

故行于古有其结，用于今无其功者，不可不变。变而不如前，易有多所败者，亦不可不复也。汉之初兴，分王子弟，委之以士民之命，假之以杀生之权。于是骄逸自恣，志意无厌。鱼肉百姓，以盈其欲；报蒸骨血，以快其情。上有篡叛不轨之奸，下有暴乱残贼之害。虽藉亲属之恩，盖源流形执使之然也。降爵削土，稍稍割夺，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。然其沓秽之行，淫昏之罪，犹尚多焉。故浅其根本，轻其恩义，犹尚假一日之尊，收士民之用。况专之于国，擅之于嗣，岂可鞭笞叱箠，而使唯我所为者乎？时政雕敝，风俗移易，纯朴已去，智惠已来。

出于礼制之防，放于嗜欲之域久矣，固不可授之以柄，假之以资者也。是故收其奕世之权，校其从横之执，善者早登，否者早去，故下土无壅滞之士，国朝无专贵之人。此变之善，可遂行者也。

注 老子曰“智惠出，有大伪”也。

注 去音祛莒反。

井田之变，豪人货殖，馆舍布于州郡，田亩连于方国。身无半通青纶之命，而窃三辰龙章之服；不为编户一伍之长，而有千室名邑之役。荣乐过于封君，执力侔于守令。财赂自营，犯法不坐。刺客死士，为之投命。至使弱力少智之子，被穿帷败，寄死不敛，冤枉穷困，不敢自理。虽亦由网禁篁阔，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。今欲张太平之纪纲，立至化之基趾，齐民财之丰寡，正风俗之奢俭，非井田实莫由也。此变有所败，而宜复者也。

注 十三州志曰：“有秩、嗇夫，得假半章印。”续汉舆服志曰：“百石，青绀纶，一采，宛转繆织，长丈二尺。”说文：“纶，青丝绶也。”郑玄注礼记曰：“纶，今有秩、嗇夫所佩也。”三辰，日、月、星也。龙章谓山龙之章。皆画于衣也。

注 周礼小司徒职：“五人为伍。”前书曰：“五家为伍，伍有长。”论语孔子曰：“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。”言豪强之家，身无品秩，而强富比于公侯也。

肉刑之废，轻重无品，下死则得髡钳，下髡钳则得鞭笞。

死者不可复生，而髡者无伤于人。髡笞不足以惩中罪，安得不至于死哉！夫鸡狗之攘窃，男女之淫奔，酒醴之赂遗，谬误之伤害，皆非值于死者也。杀之则甚重，髡之则甚轻。不制中刑以称其罪，则法令安得不参差，杀生安得不过谬乎？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，则假臧货以成罪，托疾病以讳杀。科条无所准，名实不相应，恐非帝王之通法，圣人之良制也。或曰：过刑恶人，可也；过刑善人，岂可复哉？曰：若前政以来，未曾枉害善人者，则有罪不死也，是为忍于杀人\*(也)\*，而不忍于刑人也。今令五刑有品，轻重有数，科条有序，名实有正，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，皆勿杀。嗣周氏之秘典，续吕侯之祥刑，此又宜复之善者也。

注 下犹减也。

注 言髡笞太轻，不足畏惧，而奸人冒罪，以陷于死。明复古肉刑，则人不陷于死也。

注 假增臧货，以益其罪。托称疾病，令死于狱也。

注 言善人有罪，亦当杀之也。

注 鸟兽之行谓蒸报也。

注 周礼大司寇职：“掌邦之三典，以佐王刑邦国，诂四方，一曰刑新国用轻典，二曰刑平国用中典，三曰刑乱国用重典。”祥，善也。尚书曰：“教尔祥刑。”

易曰：“阳一君二臣，君子之道也；阴二君一臣，小人之道也。”然则寡者，为人上者也；觴者，为人下者也。一伍之长，才足以长一伍者也；一国之君，才足以君一国者也；天下之王，才足以王天下者也。愚役于智，犹枝之附干，此理天下之常法也。制国以分人，立政以分事，人远则难绥，事总则难了。今远州之县，或相去数百千里，虽多山陵洿泽，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。当更制其境界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。明版籍以相数阅，审什伍以相连持，限夫田以断并兼，定五刑以救死亡，益君长以兴政理，急农桑以丰委积，去末作以一本业，敦教学以移情性，表德行以厉风俗，核才藝以叙官宜，简精悍以习师田，修武器以存守战，严禁令以防僭差，信实罚以验惩劝，纠游戏以杜奸邪，察苛刻以绝烦暴。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，操之有常，课之有限，安宁勿懈，有事不迫遽，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

注 系词之文也。阳卦一阳而二阴，阴卦一阴而二阳。阳为君，阴为臣。

注 周礼曰：“凡在版者。”注云：“版，名籍也，以版为之也。”

注 司马法曰：“步百为亩，亩百为夫，夫三为屋，屋三为井。”并兼谓豪富之家以财势并取贫人之田而兼有之。

注 周礼曰：“凡师田牺牲以左右徇陈。”注云：“示犯誓必杀也。”

向者，天下户过千万，除其老弱，但户一丁壮，则千万人也。遗漏既多，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。丁壮十人之中，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，推什长已上，则百万人也。又十取之，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。又十取之，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。以筋力用者谓之人，人求丁壮；以才智用者谓之士，士贵耆老。

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，犹将有储，何嫌乎不足也？故物有不求，未有无物之岁也；士有不用，未有少士之世也。夫如此，然后可以用天性，究人理，兴顿废，属断绝，网罗遗漏，拱桺天人矣。

注 属犹续也。

注 拱，执也。桺，檻也。桺，音下甲反。

或曰：善为政者，欲除烦去苛，并官省职，为之以无为，事之以无事，何子言之云云也？曰：若是，三代不足摹，圣人未可师也。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，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。均是一法制也，或以之化，或以之乱，行之不同也。苟使豺狼牧羊豚，盗跖主征税，国家昏乱，吏人放肆，则恶复论损益之闲哉！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，国待蓄积乃无忧患。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，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。奉禄诚厚，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；蓄积诚多，则兵寇水旱之螫不足苦也。故由其道而得之，民不以为奢；由其道而取之，民不以为劳。天螫流行，开仓库以稟贷，不亦仁乎？衣食有余，损靡丽以散施，不亦义乎？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，固宜重肉累帛，朱轮四马。今反谓薄屋者为高，藿食者为清，既失天地之性，又开虚伪之名，使小智居大位，庶绩不咸熙，未必不由此也。

得拘繫而失才能，非立功之实也。以廉举而以贪去，非士君子之志也。夫选用必取善士。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，禄不足以供养，安能不少营私门乎？从而罪之，是设机置菑以待天下之君子也。

注 老子云“为无为，事无事”也。

注 摹，法也。三代皆用肉刑及井田之法，今不用，是不摹之也。

注 恶音乌。

注 拘繫谓自拘束而繫其身者，即隐逸之人也。

注 去音欺吕反。

注 菑，穿地陷兽也。机，弩牙也。

盗贼凶荒，九州代作，饥馑暴至，军旅卒发，横税弱人，割夺吏禄，所恃者寡，所取者猥，万里悬乏，首尾不救，徭役并起，农桑失业，兆民呼嗟于昊天，贫穷转死于沟壑矣。今通肥饶之率，计稼穡之入，令亩收三斛，斛取一斗，未为甚多。一岁之闲，则有数年之储，虽兴非法之役，恣奢侈之欲，广爱幸之赐，犹未能尽也。不循古法，规为轻税，及至一方有警，一面被警，未逮三年，校计蹇短，坐视战士之蔬食，立望饿殍之满道，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？二十税一，名之曰貊，况三十税一乎？夫薄吏禄以丰军用，缘于秦征诸侯，续以四夷，汉承其业，遂不改更，危国乱家，此之由也。今田无常主，民无常居，吏食日稟，\*(禄)\*班\*[禄]\*未定。可为法制，画一定科，租税十一，更赋如旧。今者土广民稀，中地未垦；虽然，犹当限以大家，勿令过制。

其地有草者，尽曰官田，力堪农事，乃听受之。若听其自

取，后必为奸也。

注 猥犹多也。

注 孟子曰：“涂有饿莩而不知发。”赵岐注云：“饿死者曰莩”。莩与殍通，音皮表反。

注 孟子载白圭曰：“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子之道貉\*[道]\*也。”

赵岐注云：“貉，夷貉之人在荒者也。貉在北方，其气寒，不生五谷，无中国之礼，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。”此言欲轻税也。

注 稟，给也。

注 更赋，已见光武纪也。

注 上田已耕，唯中地已下未也。

法诫篇曰：

周礼六典，顷宰贰王而理天下。春秋之时，诸侯明德者，皆一卿为政。爰及战国，亦皆然也。秦兼天下，则置丞相，而贰之以御史大夫。自高帝逮于孝成，因而不改，多终其身。汉之隆盛，是惟在焉。夫任一人则政专，任数人则相倚。政专则和谐，相倚则违戾。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，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。

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，忿强臣之窃命，矫枉过直，政不任下，虽置三公，事归台阁。自此以来，三公之职，备员而已，然政有不理，犹加谴责。而权移外戚之家，宠被近习之竖，亲其党类，用其私人，内充京师，外布列郡，颠倒贤愚，贸易选举，疲弩守境，贪残牧民，挠扰百姓，忿怒四夷，招致乖叛，乱离斯瘼。怨气并作，阴阳失和，三光亏缺，怪异

数至，虫螟食稼，水旱为鬻，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。反以策让三公，至于死免，乃足为叫呼苍天，号咷泣血者也。又中世之选三公也，务于清谨谨慎，循常习故者。是妇女之检柙，乡曲之常人耳，恶足以居斯位邪？ 孰既如彼，选又如此，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，绩加于生民，不亦远乎？昔文帝之于邓通，可谓至爱，而犹展申徒嘉之志。 夫见任如此，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？至如近世，外戚臣竖请托不行，意气不满，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，恶可得弹正者哉！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，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。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，因陈大臣廉耻之分，开引自裁之端。 自此以来，遂以成俗。

继世之主，生而见之，习其所常，曾莫之悟。呜呼，可悲夫！左手据天下之图，右手刎其喉，愚者犹知难之，况明哲君子哉！ 光武夺三公之重，至今而加甚，不假后党以权，数世而不行，盖亲疏之孰异也。 母后之党，左右之人，有此至亲之孰，故其责任万世。常然之败，无世而无之，莫之斯鉴，亦可痛矣。未若置丞相自总之。若委三公，则宜分任责成。夫使为政者，不当与之婚姻；婚姻者，不当使之为政也。如此，在位病人， 举用失贤，百姓不安，争讼不息，天地多变，人物多妖，然后可以分此罪矣。

注 尔雅曰：“頄，大也。” 貳谓副貳也。周礼天官頄宰“掌建邦之六典，以佐王理邦国。一曰理典，以理官府；二曰教典，以扰万姓；三曰礼典，以谐万姓；四曰政典，以均万姓；五曰刑典，以憲万姓；六曰事典，以生万姓”也。

注 愠犹恨也。数代谓元、成、哀、平。强臣谓王莽。

注 台阁谓尚书也。

注 挠音火高反。

注 瘕，病也。

注 检柙犹规矩也。

注 展犹申也。文帝时，太中大夫邓通居上傍，有怠慢礼，丞相申屠嘉奏事见之，罢朝，召通责之曰：“通小臣，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”通顿首，首尽出血。文帝使人召通，谢丞相曰：“此吾弄臣，君其释之。”

注 文帝时贾谊上书曰：“大臣有罪，不执缚系引而行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\*(之)\*\*[上]\*不使人掙抑而刑之也。”是时丞相绌侯周勃免就国，人有告勃谋反，系长安狱，卒无事，复爵邑，故谊以此讥上。上深纳其言，是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，不受刑也。

注 言不以重利害其生。事见庄子。

注 言光武夺三公重任，今夺更甚。光武不假后党威权，数代遂不遵行。

此为三公疏，后族亲故也。

注 病人谓万姓困敝也。

或曰：政在一人，权甚重也。曰：人实难得，何重之嫌？昔者霍禹、窦宪、邓鹭、梁冀之徒，籍外戚之权，管国家之柄；及其伏诛，以一言之诏，诘朝而决，何重之畏乎？今夫国家漏神明于媠近，输权重于妇党，筭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。

不此之罪而彼之疑，何其诡邪！

注 此谓后党，彼谓三公也。诡犹违也。

论曰：百家之言政者尚矣。大略归乎宁固根柢，革易时敝也。夫遭运无恒，意见偏杂，故是非之论，纷然相乖。尝试

妄论之，以为世非胥、庭，人乖穀饮，化结万肇，情故萌生。

虽周物之智，不能研其推变；山川之奥，未足况其纤险。则应俗适事，难以常条。如使用审其道，则殊涂同会；才爽其分，则一豪以乖。

何以言之？若夫玄圣御世，则天同极，施舍之道，宜无殊典。而损益异运，文朴递行。用明居晦，回沅于曩时；兴戈陈俎，参差于上世。及至戴黄屋，服絺衣，丰薄不齐，而致化则一；亦有宥公族，黥国储，宽惨巨隔，而防非必同。此其分波而共源，百虑而一致者也。若乃偏情矫用，则枉直必过。故葛屨履霜，敝由崇俭；楚楚衣服，戒在穷賒；

簠禁厚下，以尾大陵弱；敛威峻罚，以苛薄分崩。斯曹、魏之刺，所以明乎国风；周、秦末轨，所以彰于微灭。故用舍之端，兴败资焉。是以繁简唯时，宽猛相济。刑书镌鼎，事有可详；三章在令，取贵能约。太叔致猛政之曦，国子流遗爱之涕，宣孟改冬日之和，平阳循画一之法。斯实弛张之弘致，可以征其统乎！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，然多谬通方之训，好申一隅之说。贵清静者，以席上为腐议；束名实者，以柱下为诞辞。[二〇]或推前王之风，可行于当年，有引救敝之规，宜流于长世。稽之笃论，将为敝矣。如以舟无推陆之分，瑟非常调之音，[二一]不阳局以疑远，不拘玄以妨素，则化枢各管其极，理略可得而言与？[二二]

注 尚犹远也。

注 谦不敢正言也。

注 赫胥氏、大庭氏并古之帝号。庄子曰：“夫圣人鹑居而穀饮。”言鹑鸟无常居，穀饮不假物，并淳朴时也。肇，始也。

注 易系辞曰：“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。”推，迁也。庄子曰“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知于天”也。

注 用得其人，审其道也。授非其才，爽其分也。易系辞曰：“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。”易纬曰：“差以毫厘，失之千里。”

注 庄子曰：“玄圣，素王道也。”极犹致也。言法天之道，同其致也。施舍犹兴废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朴，质也。礼记曰“文质再而复”也。

注 回沘犹携互不齐一也。沘音穴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天子车以黄缯为盖里，故曰黄屋。”韩子曰：“尧之王天下也，冬日鹿裘，夏日葛衣。”絺，葛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公族有死罪，狱成，有司谏于公曰‘某之罪在大辟’，公曰‘宥之’。有司又曰‘在大辟’，公又曰‘宥之’。”史记曰，秦孝公太子犯法，鞫鞅曰“太子君嗣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”也。

注 孟子曰：“矫正过直。”矫，正也。枉，曲也。言正曲者过于直，以喻为政者惩奢则太俭，患宽则伤猛，不能折衷也。

注 诗魏风序曰：“葛屨，刺褊也。其君俭嗇褊急，而无德以将之。”诗曰：

“纠纠葛屨，可以履霜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葛屨贱，皮屨贵，魏俗至冬犹葛屨，可用履霜，利其贱也。”

注 诗曹风序曰：“蜉蝣，刺奢也。”诗曰：“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。”毛萇注云：“蜉蝣，渠略也。朝生夕死，犹有羽翼以自饰。楚楚，鲜罔也。喻曹朝謁臣皆小人也。徒饰其衣裳，不知死亡之无日。”賒奢同。

注 簠禁谓防制太宽，厚下谓封建太广。言周室微弱而诸侯强盛，如尾大然。左传楚申无宇曰“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”也。

注 敛，聚也。言秦酷法，以至分崩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郑人铸刑书。”杜预注云“铸刑书于鼎，以为国之常法”也。

高祖初入关，除秦苛法，约法三章，言其详约不同。

注 左传曰：“郑子产有疾，谓子大叔曰：‘我死，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人，其次莫如猛。’”又曰：“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出涕曰：‘古之遗爱也。’”国子即子产也，郑穆公子国之子，因以为姓也。

注 宣孟，晋大夫赵盾也。左传贾季对酆舒曰：“赵衰，冬日之日也。赵盾，夏日之日也。”注云：“冬日可爱，夏日可畏。”前书平阳侯曹参为相国，百姓歌之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讲若画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静，人以宁一。”

注 一隅谓一方偏见也。

注[二〇]清静谓道家也。席上谓儒也。腐，朽也。礼记儒行曰：“儒有席上之珍。”

高祖折随何曰：“安用腐儒哉。”名实，名家也。柱下，老子也。诞，虚也。言志各不同也。

注[二一]古法不施于今，犹舟不可行之于陆也。今法有合于时，如瑟可移柱而调也。庄子曰“是推舟于陆，劳而无功”也。前书董仲舒曰：“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鼓也。为政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”

注[二二]音余。

赞曰：管视好偏，髡言难一。救朴虽文，矫弼必疾。举端

自理，滞隅则失。详观时蠹，成昭政术。

注 滞隅谓偏执一隅也。淮南子曰：“非循一迹之路，守一隅之指，而不与俗推移也。”

## 后汉书卷五十

### 孝明八王列传 第四十

孝明皇帝九子：贾贵人生章帝；阴贵人生梁节王畅；余七王本书不载母氏。

注 本书谓东观记也。

千乘哀王建，永平三年封。明年薨。年少无子，国除。

陈敬王羨，永平三年封广平王。建初三年，有司奏遣羨与钜鹿王恭、乐成王党俱就国。肃宗性笃爱，不忍与诸王乖离，遂皆留京师。明年，案舆地图，令诸国户口皆等，租入岁各八千万。羨博涉经书，有威严，与诸儒讲论于白虎殿。

七年，帝以广平在北，多有边费，

乃徙羨为西平王，分汝南八县为国。及帝崩，遗诏徙封为陈王，食淮阳郡，其年就国。立三十七年薨，子思王钧嗣。

注 广平，县，故城在今洛州永年县北。

注 西平，县，属汝南郡也。

钧立，多不法，遂行天子大射礼。性隐贼，喜文法，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，辄阴中之。憎怨敬王夫人李仪等，永元

十一年，遂使客隗久 杀仪家属。

吏捕得久，系长平狱。 钧欲断绝辞语，复使结客篡杀久。事发觉，有司举奏，钧坐削西华、项、新阳三县。 十二年，封钧六弟为列侯。 后钧取掖庭出女李饶为小妻， 复坐削圉、宜禄、扶沟三县。 永初七年，封敬王孙安国为耕亭侯。

注 天子将祭，择土而祭，谓之大射。大射之礼，张三侯，虎侯、熊侯、豹侯，示服猛也，皆以其皮方制之。乐用驹虞，九节。谢承书曰“陈国户曹史高慎谏国相曰：‘诸侯射豕，天子射熊，八彝六樽，礼数不同。昔季氏设朱干玉戚以舞大夏。左传曰：“唯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”奢僭之渐，不可听也。’于是谏争不合，为王所非，坐司寇罪”也。

注 “久”或作“文”。

注 长平，县，属陈国。

注 西华故城在今陈州 水县西北。项，今陈州项城县也。新阳故城在今豫州真阳县西南也。

注 伏侯古今注曰“番为阳都乡侯，千秋为新平侯，参为周亭侯，寿为乐阳亭侯，宝为博平侯，旦为高亭侯”也。

注 饶音宁了反。

注 圉、扶沟并属陈留都。宜禄属汝南郡。

钧立二十一年薨，子怀王竦嗣。立二年薨，无子，国绝。

永宁元年，立敬王子安寿亭侯崇为陈王，是为顷王。立五年薨，子孝王承嗣。

承薨，子愍王宠嗣。熹平二年，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悛与宠共祭天神，希幸非冀，罪至不道。有司奏遣使者案验。是时新诛勃海王悝， 灵帝不忍复加法，诏槛车传送悛、迁诣北寺

诏狱，使中常侍王酺 与尚书令、侍御史杂考。愆辞与王共祭黄老君，求长生福而已，无它冀幸。酺等奏愆职在匡正，而所为不端，迁诬告其王，罔以不道，皆诛死。有诏赦宠不案。

注 灵帝熹平元年，惺被诬谋反自杀也。

注 华峤书及宦者传诸本并作“甫”，此云“酺”，未详孰是也。

宠善弩射，十发十中，中皆同处。中平中，黄巾贼起，郡县皆弃城走，宠有强弩数千张，出军都亭。国人素闻王善射，不敢反叛，故陈独得完，百姓归之者觭十余万人。及献帝初，义兵起，宠率觭屯阳夏，自称辅汉大将军。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，时天下饥荒，邻郡人多归就之，俊倾资赈赡，并得全活。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，术忿恚，遣客诈杀俊及宠，陈由是破败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宠射，其秘法以天覆地载，参连为奇。又有三微、三小。三微为经，三小为纬，经纬相将，万胜之方，然要在机牙。”

注 置军营于国之都亭也。

注 县名，属淮阳国。夏音公雅反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俊字孝远，乌伤人。察孝廉，补尚书侍郎，擢拜陈国相。人有产子，厚致米肉，达府主意，生男女者，以骆为名。袁术使部曲将张闾阳私行到陈，之俊所，俊往从饮酒，因诈杀俊，一郡吏人哀号如丧父母。”

是时诸国无复租禄，而数见虏夺，并日而食，转死沟壑者

甚觶。夫人姬妾多为丹\*(阳)\*\*[陵]\*兵乌桓所略云。

彭城靖王恭，永平九年赐号灵寿王。十五年，封为钜鹿王。建初三年，徙封江陵王，改南郡为国。元和二年，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，不可以封，乃徙为六安王，以庐江郡为国。肃宗崩，遗诏徙封彭城王，食楚郡，其年就国。

恭敦厚威重，举动有节度，吏人敬爱之。永初六年，封恭子阿奴为竹邑侯。

注 取其美名也，下重熹王亦同。东观记曰“赐号，未有国邑”也。

注 竹邑，县，属沛郡，故城在今徐州符离县也。“竹邑”或为“邕”字，转写误也。

元初三年，恭以事怒子酺，酺自杀。国相赵牧以状上，因诬奏恭祠祀恶言，大逆不道。有司奏请诛之。恭上书自讼。朝廷以其素着行义，令考实，无征，牧坐下狱，会赦免死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恭子男丁前\*[妻]\*物故，酺侮慢丁小妻，恭怒，闭酺马厩，酺亡，夜诣彭城县欲上书，恭遣从官仓头晓令归，数责之，乃自杀也。”

注 决录注曰：“牧字仲师，长安人。少知名，以公正称。修春秋，事乐恢。”

恢以直谏死，牧为陈冤得申。高第为侍御史、会稽太守，皆有称绩。及诬奏恭，安帝疑其侵，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案其事实，下牧廷尉，会赦不诛，终于家。”

恭立四十六年薨，子考王道嗣。元初五年，封道弟三人为

乡侯，恭孙顺为东安亭侯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丙为都乡侯，国为安乡侯，丁为鲁阳乡侯。”

道立二十八年薨，子顷王定嗣。本初元年，封定兄弟九人皆为亭侯。

注 东观记曰“定兄据卞亭侯，弟光昭阳亭侯，固公梁亭侯，兴蒲亭侯，延昌城亭侯，祀梁父亭侯，坚西安亭侯，代林亭侯”也。

定立四年薨，子孝王和嗣。和性至孝，太夫人薨，行丧陵次，毁鬻过礼。傅相以闻。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。和敬贤乐施，国中爱之。初平中，天下大乱，和为贼昌务所攻，避奔东阿，后得还国。

立六十四年薨，孙祗嗣。立七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乐成靖王党，永平九年赐号重熹王，十五年封乐成王。党聪惠，善史书，喜正文字。与肃宗同年，尤相亲爱。建初四年，以清河之游、观津，勃海之东光、成平，涿郡之中水、饶阳、安平、南深泽八县益乐成国。及帝崩，其年就国。党急刻不遵法度。旧禁宫人出嫁，不得适诸国。有故掖庭技人哀置，嫁为男子章初妻，党召哀置入宫与通，初欲上书告之，党恐惧，乃密赂哀置姊焦使杀初。事发觉，党乃缢杀内侍三人，以绝口语。又取故中山简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。永元七年，国相举奏之。和帝诏削东光、鄾二县。

注 前书及郡国志清河无游县。观津故城在今德州蓆县东北，东光在沧州东光县南，成平在景城县南，中水在今瀛州乐寿县西北，南深泽在今定州深泽县东也。

注 哀，姓；置，名也。称男子者，无官爵也。

注 鄆县属钜鹿郡。鄆音羌尧反。

立二十五年薨，子哀王崇嗣。立二月薨，无子，国绝。

明年，和帝立崇兄修侯巡为乐成王，是为厘王。立十五年薨，子隐王宾嗣。

立八年薨，无子，国绝。

注 修县\*(及)\*\*[即]\*条县，\*(皆)\*属勃海。条字或作“修”。

明年，复立济北惠王子苙为乐成王后。苙到国数月，骄淫不法，愆过累积，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苙罪至不道。安帝诏曰：“苙有腠其面，而放逸其心。知陵庙至重，承继有礼，不惟致敬之节，肃穆之慎，乃敢擅损牺牲，不备苾芬。

慢易大姬，不震厥教。出入颠覆，风淫于家，聘取人妻，馈遗婢妾。毆击吏人，专己凶暴。愆罪莫大，甚可耻也。朕览八辟之议，不忍致之于理。

其贬苙爵为临湖侯。朕无‘则哲’之明，致简统失序，罔以尉承大姬，增怀永叹。”

注 腠，媼也。言面媼然无媼。媼音胡八反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苾苾芬芬，祀事孔明。”

注 大姬即苙所继之母。震，惧也。

注 周礼司寇：“以八辟丽邦法：一曰议亲之辟，二曰议故之辟，三曰议贤之辟，四曰议能之辟，五曰议功之辟，六曰议贵之辟，七曰议勤之辟，八曰议宾之辟。”

注 临湖属庐江郡。

注 袁宏纪曰：“尚书侍郎冷宏议，以为自非圣人，不能无过，故王太子生，为立贤师傅以训导之。是以目不见恶，耳不闻非，能保其社稷，高明令终。苕少长藩国，内无过庭之训，外无师傅之道，血气方刚，卒受荣爵，几微生过，遂陷不义。臣闻周官议亲，蠢愚见赦。苕不杀无辜，以谴呵为非，无赫赫大恶，可裁削夺损其租赋，令得改过自新，革心向道。”案黄香集，香与宏共奏，此香之辞也。

延光元年，以河闲孝王子得嗣靖王后。以乐成比废绝，故改国曰安平，是为安平孝王。

立三十年薨，子续立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为所劫质，囚于广宗。贼平复国。其年秋，坐不道被诛。立三十四年，国除。

注 今贝州宗城县也，随室讳改焉。

下邳惠王衍，永平十五年封。衍有容貌，肃宗即位，常在左右。建初初冠，诏赐衍师傅已下官属金帛各有差。四年，以临淮郡及九江之钟离、当涂、东城、历阳、全椒合十七县益下邳国。帝崩，其年就国。衍后病荒忽，而太子卬有罪废，诸姬争欲立子为嗣，连上书相告言。和帝怜之，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，立子成为太子。

注 钟离在今豪州钟离县东。当涂在县西南。东城在定远县东南。历阳，和州县也。全椒，今滁州市也。

注 东观记载赐恭诏曰：“皇帝问彭城王始夏无恙。盖闻尧亲九族，万国协和，书典之所美也。下邳王被病沉滞之疾，昏乱不明，家用不宁，姬妾适庶，诸子分争，纷纷至今。前太子印顽凶失道，陷于大辟，是后诸子更相诬告，迄今适嗣未知所定，朕甚伤之。惟王与下邳王恩义至亲，正此国嗣，非王而谁？礼重适庶之序，春秋之义大居正。孔子曰：‘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’贵仁者所好恶得其中也。太子国之储嗣，可不慎欤！王其差次下邳诸子可为太子者上名，将及景风拜授印绶焉。”

衍立五十四年薨，子贞王成嗣。永建元年，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孙二人皆为列侯。

成立二年薨，子愍王意嗣。阳嘉元年，封意弟八人为乡亭侯。中平元年，意遭黄巾，弃国走。贼平复国，数月薨。立五十七年，年九十。

子哀王宜嗣，数月薨，无子，建安十一年国除。

梁节王畅，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。母阴贵人有宠，畅尤被爱幸，国土租入倍于诸国。肃宗立，缘先帝之意，赏赐恩宠甚笃。建初二年，封畅舅阴棠为西陵侯。四年，徙为梁王，以陈留之郟、宁陵，济阴之薄、单父、己氏、成武，凡六县，益梁国。帝崩，其年就国。

注 西陵，县，属江夏郡。

注 郟，今许州郟陵县也。宁陵，今宋州县也。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县东北。

单父，今宋州县也。己氏，今宋州楚丘县也。成武，今曹州县也。

畅性聪惠，然少贵骄，颇不遵法度。归国后，数有恶梦，从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，善占梦，畅数使卜筮。又畅乳母王礼等，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，遂共占气，祠祭求福。忌等谄媚，云神言王当为天子。畅心喜，与相应荅。永元五年，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，考讯，辞不服。有司请征畅诣廷尉诏狱，和帝不许。有司重奏除畅国，徙九真，帝不忍，但削成武、单父二县。畅鼻惧，上疏辞谢曰：“臣天性狂愚，生在深宫，长养傅母之手，信惑左右之言。及至归国，不知防禁。从官侍史利臣财物，荧惑臣畅。臣畅无所昭见，与相然诺，不自知陷死罪，以至考案。肌栗心悸，自悔无所复及。自谓当时伏显诛，魂魄去身，分归黄泉。不意陛下圣德，枉法曲平，不听有司，横贷赦臣。战栗连月，未敢自安。上念以负先帝而令陛下为臣收污天下，诚无气以息，筋骨不相连。臣畅知大贷不可再得，自誓束身约妻子，不敢复出入失绳墨，不敢复有所横费。租入有余，乞裁食睢阳、谷孰、虞、蒙、宁陵五县，还余所食四县。臣畅小妻三十七人，其无子者愿还本家。自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，其余所受虎贲、官骑及诸工技、鼓吹、仓头、奴婢、兵弩、厩马皆上还本署。臣畅以骨肉近亲，乱圣化，污清流，既得生活，诚无心面目以凶恶复居大宫，食大国，张官属，藏什物。愿陛下加大恩，开臣自悔之门，假臣小善之路，令天下知臣蒙恩，得去死就生，颇能自悔。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恶诏书常置于前，昼夜诵读。臣小人，贪见明时，不能实时自引，惟陛下哀臣，令得喘息漏刻。若不听许，臣实无颜以久生，下入黄泉，无以见先帝。此诚臣至心。臣欲多还所受，恐天恩不听许，节量所留，于臣畅饶足。”诏报曰：“朕惟王至亲之属，淳淑之

美，傅相不良，不能防邪，至今有司纷纷有言。今王深思悔过，端自克责，朕恻然伤之。志匪由\*(于)\*\*[王]\*，咎在彼小子。

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王其安心静意，茂率休德。易不云乎：‘一谦而四益。小有言，终吉。’ 强食自爱。” 畅固让，章数上，卒不许。

注 六丁谓六甲中丁神也。若甲子旬中，则丁卯为神，甲寅旬中，则丁巳为神之类也。役使之法，先斋戒，然后其神至，可使致远方物及知吉凶也。

注 曲平，曲法申恩，平处其罪。

注 污，恶也。天下以帝赦王为恶，故言收恶天下也。

注 谓由卜忌及王礼等也。

注 易谦卦曰：“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”为谦是一，而天地神人皆益之，故曰“一谦而四益”。讼卦初六曰：“小有言，终吉。”言王虽小有讼言，而终吉也。

立二十七年薨，子恭王坚嗣。永元十六年，封坚第二人为乡、亭侯。

坚立二十六年薨，子怀王匡嗣。永建二年，封匡兄弟七人为乡、亭侯。

匡立十一年薨，无子，顺帝封匡弟孝阳亭侯成为梁王，是为夷王。

立二十九年薨，子敬王元嗣。

立十六年薨，子弥嗣。立四十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淮阳顷王昞，永平五年封常山王，建初四年，徙为淮阳王，以汝南之新安、西华益淮阳国。

立十六年薨，未及立嗣，永元二年，和帝立昞小子侧复为常山王，奉昞后，是为殇王。

立十三年薨，父子皆未之国，并葬京师。侧无子，其月立兄防子侯章为常山王。

和帝怜章早孤，数加赏赐。延平元年就国。

立二十五年薨，是为靖王。子顷王仪嗣。永建二年，封仪兄二人为亭侯。

仪立十七年薨，子节王豹嗣。永嘉元年，封豹兄四人为亭侯。

豹立八年薨，子嵩嗣。三十二年，遭黄巾贼，弃国走，建安十一年国除。

济阴悼王长，永平十五年封。建初四年，以东郡之离狐、陈留之长垣益济阴国。

立十三年，薨于京师，无子，国除。

论曰：晏子称“夫人生厚而用利，于是乎正德以幅之，谓之幅利”。言人情须节以正其德，亦由布帛须幅以成其度焉。

明帝封诸子，租岁不过二千万，马后为言而不得也。贤哉！岂徒俭约而已乎！知骄贵之无馥，嗜欲之难极也，故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。

注 左传云，齐景公与晏子擲殿之邑六十，晏子不受，曰：“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，为之度使无迁也。夫人生厚而用利，于是正德以幅之，谓之幅利。过则为败，吾不敢贪多，所谓幅也。”

注 东观明纪曰：“皇子之封，皆减旧制。尝案輿地图，皇后在傍，言钜鹿、乐成、广平各数县，租谷百万，帝令满二千万止。诸小王皆当略与楚、淮阳相比，什减三四。‘我子不

当与先帝子等’者也。”

赞曰：孝明传胤，维城八国。陈敬严重，彭城厚德。下邳婴痾，梁节邪惑。三藩夙龄，党惟荒忒。

注 谓千乘、淮阳、济阴并早歿也。

## 后汉书卷五十一

### 李陈庞陈桥列传 第四十一

李恂字叔英，安定临泾人也。少习韩诗，教授诸生常数百人。太守颍川李鸿请署功曹，未及到，而州辟为从事。会鸿卒，恂不应州命，而送鸿丧还乡里。

既葬，留起顷坟，持丧三年。

注 韩婴所传诗也。

辟司徒桓虞府。后拜侍御史，持节使幽州，宣布恩泽，慰抚北狄，所过皆图写山川、屯田、聚落百余卷，悉封奏上，肃宗嘉之。拜兖州刺史。以清约率下，常席羊皮，服布被。迁张掖太守，有威重名。时大将军窦宪将兵屯武威，天下州郡远近莫不修礼遗，恂奉公不阿，为宪所奏免。

后复征拜谒者，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。西域殷富，多珍宝，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、宛马、金银、香鬻之属，一无所受。北匈奴数断西域车师、伊吾，陇沙以西使命不得通，恂设购赏，遂斩虏帅，县首军门。自是道路夷清，威恩并行。

注 督使，主蕃国之使也。贾胡，胡之商贾也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西域出诸香、石蜜。”罽，织毛为布者。

注 前书曰：“车师前国王居交河城。”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晋昌县北。广志曰：

“流沙在玉门关外，东西数百里，有三断名曰三陇也。”

迁武威太守。后坐事免，步归乡里，潜居山泽，结草为庐，独与诸生织席自给。

会西羌反畔，恂到田舍，为所执获。羌素闻其名，放遣之。恂因诣洛阳谢。时岁荒，司空张敏、司徒鲁恭等各遣子馈粮，悉无所受。徙居新安关下，拾橡实以自资。年九十六卒。

注 橡，栎实也。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也。

陈禅字纪山，巴郡安汉人也。仕郡功曹，举善黜恶，为邦内所畏。察孝廉，州辟治中从事。时刺史为人所上受纳臧赂，禅当传考，无它所赍，但持丧敛之具而已。及至，笞掠无算，五毒毕加，禅神意自若，辞对无变，事遂散释。车骑将军邓骘闻其名而辟焉，举茂才。时汉中蛮夷反畔，以禅为汉中太守。

夷贼素闻其声，实时降服。迁左冯翊，入拜谏议大夫。

注 续汉志曰，每州有持中从事也。

注 传谓逮捕而考之也。

永宁元年，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，能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马头。明年元会，作之于庭，安帝与髡臣共观，大奇之。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：“昔齐鲁为夹谷之会，齐作侏儒之乐，

仲尼诛之。又曰：‘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’帝王之庭，不宜设夷狄之技。”尚书陈忠劾奏禅曰：“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，四夷之乐陈于门，故诗云‘以雅以南，鞀任朱离’。今掸国越流沙，踰县度，

万里贡献，非郑鞀之声，佞人之比，而禅廷讪朝政，请劾禅下狱。”有诏勿收，左转为玄菟候城障尉，诏“敢不之官，上妻子从者名”。禅既行，朝廷多讼之。会北匈奴入辽东，追拜禅辽东太守。胡惮其威强，退还数百里。禅不加兵，但使吏卒往晓慰之，单于随使还郡。禅于学行礼，为说道义以感化之。

单于怀服，遗以胡中珍货而去。

注 掸音徒丹反。

注 家语曰，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，孔子摄相事。齐奏中宫之乐，倡优侏儒戏于前。孔子趋曰：“匹夫而侮诸侯，罪应诛。”于是斩侏儒，手足异处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。

注 诗小雅鼓钟之诗曰：“以雅以南，以钥不僭。”薛君云：“南夷之乐曰南。

四夷之乐唯南可以和于雅者，以其人声音及钥不僭差也。“周礼，鞀鞀氏掌四夷之乐。郑玄注云：“东方曰鞀，南方曰任，西方曰朱离，北方曰禁。”毛诗无“鞀任朱离”之文，盖见齐、鲁之诗也，今亡。鞀音昧。礼记曰，九夷、八蛮、六戎、五狄来朝，立于明堂四门之外也。

注 前书西域传曰：“县度者，山名也。溪谷不通，以绳索相引而度，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里。”

注 讪，谤也。

注 候城，县，在辽东。

及邓鹭诛废，禅以故吏免。复为车骑将军阎显长史。顺帝即位，迁司隶校尉。

明年，卒于官。

子澄，有清名，官至汉中太守。

禅曾孙宝，亦刚壮有禅风，为州别驾从事，显名州里。

庞参字仲达，河南缑氏人也。初仕郡，未知名，河南尹庞奋见而奇之，举为孝廉，拜左校令。坐法输作若卢。

注 若卢，狱名。

永初元年，凉州先零种羌反畔，遣车骑将军邓鹭讨之。参于徒中使其子俊上书曰：“方今西州流民扰动，而征发不绝，水潦不休，地力不复。重之以大军，疲之以远戍，农功消于转运，资财竭于征发。田畴不得垦辟，禾稼不得收入，搏手困穷，无望来秋。百姓力屈，不复堪命。臣愚以为万里运粮，远就羌戎，不若总兵养觮，以待其疲。车骑将军鹭宜且振旅，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，转居三辅。休徭役以助其时，止烦赋以益其财，令男得耕种，女得织紵，然后畜精锐，乘懈沮，出其不意。攻其不备，则边人之仇报，奔北之耻雪矣。”书奏，会御史中丞樊准上疏荐参曰：“臣闻鹳鸟累百，不如一鸢。

昔孝文皇帝悟冯唐之言，而赦魏尚之罪，使为边守，匈奴不敢南向。夫以一臣之身，折方面之难者，选用得也。臣伏见故左校令河南庞参，勇谋不测，卓尔奇伟，高才武略，有魏尚之风。前坐微法，输作经时。今羌戎为患，大军西屯，臣以

为如参之人，宜在行伍。惟明诏采前世之举，观魏尚之功，免赦参刑，以为军锋，必有成效，宣助国威。”邓太后纳其言，即擢参于徒中，召拜谒者，使西督三辅诸军屯，而征邓鹭还。

注 言其耗损，不复于旧。

注 两手相搏，言无计也。

注 紕音如深反。杜预注左传云：“织紕，织缙布也。”

注 前书邹阳谏吴王之辞也。鸮，大鵂也。

注 前书冯唐谓文帝曰：“臣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匈奴远避，不近云中之塞。上功莫府，一言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。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而赏太轻。”文帝悦，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，复以为云中守也。

四年，羌寇转盛，兵费日广，且连年不登，谷石万余。参奏记于邓鹭曰：“比年羌寇特困陇右，供徭赋役为损日滋，官负人责数十亿万。今复募发百姓，调取谷帛，鬻卖什物，以应吏求。外伤羌虏，内困征赋。遂乃千里转粮，远给武都西郡。涂路倾阻，难劳百端，疾行则钞暴为害，迟进则谷食稍损，运粮散于旷野，牛马死于山泽。县官不足，辄贷于民。民已穷矣，将从谁求？名救金城，而实困三辅。三辅既困，还复为金城之祸矣。参前数言宜弃西域，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。今苟贪不毛之地，营恤不使之民，暴军伊吾之野，以虑三族之外，果破凉州，祸乱至今。夫拓境不宁，无益于强；多田不耕，何救饥敝！故善为国者，务怀其内，不求外利；务富其民，不贪广土。三辅山原旷远，民庶稀疏，故县丘城，可居者多。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，入居诸陵，田戍故县。孤城绝郡，以权徙之；转运远费，聚而近之；徭役烦数，休而息之。此善之

善者也。” 鹭及公卿以国用不足，欲从参议，觶多不同，乃止。

注 责音侧懈反。

注 为羌寇所伤也。

注 恤，忧也。不使之人谓戎虏凶犷，不堪为用。

注 言劳师救远，以为亲戚之忧虑。

注 丘，空也。

拜参为汉阳太守。郡人任棠者，有奇节，隐居教授。参到，先候之。棠不与言，但以薤一大本，水一盂，置户屏前，自抱孙儿伏于户下。主簿白以为倨。参思其微意，良久曰：“棠是欲晓太守也。水者，欲吾清也。拔大本薤者，欲吾击强宗也。抱儿当户，欲吾开门恤孤也。”于是叹息而还。参在职，果能抑强助弱，以惠政得民。

元初元年，迁护羌校尉，畔羌怀其恩信。明年，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，始复得还都令居，通河西路。时先零羌豪僭号北地，诏参将降羌及湟中义从胡七千人，与行征西将军司马钧期会北地击之。参于道为羌所败。既已失期，乃称病引兵还，坐以诈疾征下狱，校书郎中马融上书请之曰：“伏见西戎反畔，寇钞五州，陛下愍百姓之伤痍，哀黎元之失业，单竭府库以奉军师。昔周宣狃狁侵镐及方，孝文匈奴亦略上郡，而宣王立中兴之功，文帝建太宗之号。

非惟两主有明叡之姿，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，是以前南仲赫赫，列在周诗，亚夫赳赳，载于汉策。窃见前护羌校尉庞参，文武昭备，智略弘远，既有义勇果毅之节，兼以博雅深谋之姿。又度辽将军梁懂，前统西域，勤苦数年，还留三辅，功嗟克立，闲在北边，单于降服。今皆幽囚，陷于法网。

昔荀林父败绩于邲，晋侯使复其位；孟明视丧师于崤，

秦伯不替其官。

故晋景并赤狄之土，秦穆遂霸西戎。宜远览二君，使参、懂得在宽宥之科，诚有益于折冲，毗佐于圣化。”书奏，赦参等。

注 令居，县，属金城郡。令音零。

注 湟，水名，今在鄯州。

注 诗小雅六月之诗曰：“侵镐及方，至于泾阳。”郑玄注云：“镐、方皆北方地名。”

注 诗曰：“公侯干城。”又曰：“阡如虓虎。”干，扞也。虓虎，怒貌也。

注 诗曰：“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。”周亚夫为汉将。赳赳，武貌。

注 左传曰，晋荀林父及楚师战于邲，晋师败绩。林父请死，晋侯欲许之。

士贞子谏曰：“不可。夫其败也，如日月之食，何损于明？”晋侯使复其位。

注 左传曰，晋败秦师于崤，获百里孟明视，后赦而归之。秦伯曰：“孤之罪也。”不替孟明。

注 左传曰，晋荀林父败赤狄，遂灭之。晋侯赏林父狄臣千室，亦赏士贞子瓜衍之县，曰：“吾获狄土，子之功也。”又曰：“秦伯伐晋，遂霸西戎，用孟明也。”

后以参为辽东太守。永建元年，迁度辽将军。四年，入为大鸿胪。尚书仆射虞诩荐参有宰相器能，\*(顺帝时)\*以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是时三公之中，参名忠直，数为左右所陷毁，以所举用忤帝旨，司隶承风案之。时当会茂才孝廉，参以被奏，称

疾不得会。上计掾广汉段恭因会上疏曰：“伏见道路行人，农夫织妇，皆曰‘太尉庞参，竭忠尽节，徒以直道不能曲心，孤立髡邪之闲，自处中伤之地’。臣犹冀在陛下之世，当蒙安全，而复以谗佞伤毁忠正，此天地之大禁，人主之至诚。

昔白起赐死，诸侯酌酒相贺；季子来归，鲁人喜其纾难。夫国以贤化，君以忠安。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，愿卒宠任，以安社稷。”书奏，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，太医致羊酒。

注 纾，缓也。季子，鲁公子季友也。闵公之时，国家多难，以季子忠贤，故请齐侯复之。公羊传曰：“季子来归。其言季子何？贤也。言其来归何？喜之也。”

后参夫人疾前妻子，投于井而杀之。参素与洛阳令祝良不平，良闻之，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实其事，乃上参罪，遂因灾异策免。有司以良不先闻奏，辄折辱宰相，坐系诏狱。良能得百姓心，洛阳吏人守阙请代其罪者，日有数千万人，诏乃原刑。

注 谢承书曰“良字邵平，长沙人。聪明博学有才干，以廉平见称”也。

阳嘉四年，复以参为太尉。永和元年，以久病罢，卒于家。陈龟字叔珍，上党兹氏人也。家世边将，便习弓马，雄于北州。

注 兹氏故城，今泽州高平县也。兹音公玄反。

龟少有志气。永建中，举孝廉，五迁五原太守。永和五年，

拜使匈奴中郎将。

时南匈奴左部反乱，龟以单于不能制下，外顺内畔，促令自杀，坐征下狱免。

后再迁，拜京兆尹。时三辅强豪之族，多侵枉小民。龟到，厉威严，悉平理其怨屈者，郡内大悦。

会羌胡寇边，杀长吏，驱略百姓。桓帝以龟世谙边俗，拜为度辽将军。龟临行，上疏曰：“臣龟蒙恩累世，驰骋边垂，虽展鹰犬之用，顿毙胡虏之庭，魂骸不返，荐享狐狸，犹无以塞厚责，荅万分也。\*(至)\*臣\*[至]\*顽弩，器无鋤刀一割之用，过受国恩，荣秩兼优，生生死日，永惧不报。臣闻三辰不轨，擢士为相；

蛮夷不恭，拔卒为将。臣无文武之才，而忝鹰扬之任，上禀圣\*(朝)\*\*[明]\*，下惧素餐，虽殁躯体，无所云补。今西州边鄙，土地墉堦，鞍马为居，射猎为业，男寡耕稼之利，女乏机杼之饶，守塞候望，悬命锋镝，闻急长驱，去不图反。自顷年以来，匈奴数攻营郡，残杀长吏，侮略良细。战夫身膏沙漠，居人首系马鞍。或举国掩户，尽种灰灭，孤儿寡妇，号哭空城，野无青草，室如悬磬。虽含生气，实同枯朽。往岁并州水雨，灾螟互生，稼穡荒耗，租更空阙。老者虑不终年，少壮惧于困厄。陛下以百姓为子，品庶以陛下为父，焉可不日昊劳神，垂抚循之恩哉！唐尧亲舍其子以禅虞舜者，是欲民遭圣君，不令遇恶主也。故古公杖策，其民五倍；

文王西伯，天下归之。岂复輿金犂宝，以为民惠乎！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，除肉刑之法，体德行仁，为汉贤主。陛下继中兴之统，承光武之业，临朝听政，而未留圣意。且牧守不良，或出中官，惧逆上旨，取过目前。

呼嗟之声，招致灾害，胡虏凶悍，因衰缘隙。而令仓库单

于豺狼之口，功业无铢两之嗟，皆由将帅不忠，聚奸所致。前凉州刺史祝良，初除到州，多所纠罚，太守令长，贬黜将半，政未踰时，功嗟卓然。实应赏异，以劝功能，改任牧守，去斥奸残。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，简练文武，授之法令，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，宽赦罪隶，埽除更始。则善吏知奉公之佑，恶者觉营私之祸，胡马可不窥长城，塞下无候望之患矣。”帝觉悟，乃更选幽、并刺史，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，多所革易，下诏“为陈将军除并、凉一年租赋，以赐吏民”。龟既到职，州郡重足震栗，鲜卑不敢近塞，省息经用，岁以亿计。

注 诗曰“维师尚父，时惟鹰扬”也。

注 素，空也。无功受禄为素餐。

注 塉音觉，又音确，谓薄土也。

注 谓都有屯兵者，即护羌校尉屯金城，乌桓校尉屯上谷之类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室如悬磬，野无青草。”言其屋居如磬之悬，下无所有。

注 更谓卒更钱也。

注 书曰“文王至于日中昊，不遑暇食”也。

注 史记曰“尧知子丹朱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乃推授舜。\*[授舜]\*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，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。尧曰：‘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。’卒授舜以天下”也。

注 帝王世纪曰“古公亶甫，是为太王，为百姓所附。狄人攻之，事之以皮币玉帛，不能免焉。王遂杖策而去，踰梁山，止于岐山之阳，邑于周地。豳人从者如归市，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三年五倍其初”也。

注 帝王世纪曰西伯至仁，百姓襁负而至。

注 女子即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也。事见前书。

注 经，常也。

大将军梁冀与龟素有隙，谮其沮毁国威，挑取功誉，不为胡虏所畏。坐征还，遂乞骸骨归田里。复征为尚书。冀暴虐日甚，龟上疏言其罪状，请诛之。

帝不省。自知必为冀所害，不食七日而死。西域胡夷，并凉民庶，咸为举哀，吊祭其墓。

注 挑取犹独取也。独取其名，如挑战之义。

桥玄字公祖，梁国睢阳人也。七世祖仁，从同郡戴德学，着礼记章句四十九篇，号曰“桥君学”。成帝时为大鸿胪。祖父基，广陵太守。父肃，东莱太守。

玄少为县功曹。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，玄谒景，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，乞为部陈从事，穷案其奸。景壮玄意，署而遣之。玄到，悉收昌宾客，具考臧罪。昌素为大将军梁冀所厚，冀为驰檄救之。景承旨召玄，玄还檄不发，案之益急。昌坐槛车征，玄由是著名。

注 部犹领也。

举孝廉，补洛阳左尉。时梁不疑为河南尹，玄以公事当诣府受对，耻为所辱，弃官还乡里。后四迁为齐相，坐事为城旦。刑竟，征，再迁上谷太守，又为汉阳太守。时上邽令皇甫桢有臧罪，玄收考髡笞，死于冀市，一境皆震。

郡人上邽姜岐，守道隐居，名闻西州。玄召以为吏，称疾不就。玄怒，敕督邮尹益逼致之，曰：“岐若不至，趣嫁其母。”益固争不能得，遽晓譬岐。岐坚卧不起。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，玄乃止。时颇以为讥。后谢病免，复公车征为司徒长史，拜将作大匠。

注 左部尉也。

注 冀，县名，属汉阳郡。

注 趣音促。

桓帝末，鲜卑、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，为寇钞，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，假黄钺。玄至镇，休兵养士，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，皆破散退走。

在职三年，边境安静。

灵帝初，征入为河南尹，转少府、大鸿胪。建宁三年，迁司空，转司徒。素与南阳太守陈球有隙，及在公位，而荐球为廷尉。玄以国家方弱，自度力无所用，乃称疾上疏，引觶灾以自劾。遂策罢。岁余，拜尚书令。时太中大夫盖升与帝有旧恩，前为南阳太守，臧数亿以上。玄奏免升禁锢，没入财贿。帝不从，而迁升侍中。玄托病免，拜光禄大夫。光和元年，迁太尉。数月，复以疾罢，拜太中大夫，就医里舍。

玄少子十岁，独游门次，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，入舍登楼，就玄求货，玄不与。

有顷，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、洛阳令围守玄家。球等恐并杀其子，未欲迫之。

玄瞋目呼曰：“奸人无状，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！”促令兵进。于是攻之，玄子亦死。玄乃诣阙谢罪，乞下天下：

“凡有劫质，皆并杀之，不得赎以财宝，开张奸路。”诏书下其章。初自安帝以后，法禁稍弛，京师劫质，不避豪贵，自是遂绝。

玄以光和六年卒，时年七十五。玄性刚急无大体，然谦俭下士，子弟亲宗无在大官者。及卒，家无居业，丧无所殡，当时称之。

初，曹操微时，人莫知者，尝往候玄，玄见而异焉，谓曰：“今天下将乱，安生民，者其在君乎！”操常感其知己。及后经过玄墓，辄凄怆致祭。自为其文曰：

“故太尉桥公，懿德高轨，泛爱博容。国念明训，士思令谟。幽灵潜翳，愍哉缅矣！操以幼年，逮升堂室，特以顽质，见纳君子。增荣益观，皆由銚助，犹仲尼称不如颜渊，李生厚叹贾复。士死知己，怀此无忘。又承从容约誓之言：‘徂没之后，路有经由，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，车过三步，腹痛勿怨。’虽临时戏笑之言，非至亲之笃好，胡肯为此辞哉？怀旧惟顾，念之凄怆。

奉命东征，屯次乡里，北望贵土，乃心陵墓。裁致薄奠，公其享之！”

注 论语孔子谓子贡曰：“汝与回也孰愈？”子贡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。”子曰：“吾与汝俱不如也。”

注 复少好学，师事舞阴李生。李生奇之，曰：“贾君国器也。”

注 惟，思也。

注 魏志曰“建安七年，曹公军谯，遂至浚仪，遣使以太牢祀桥玄，进军官度”也。

玄子羽，官至任城相。

论曰：任棠、姜岐，世着其清。结瓮牖而辞三命，殆汉阳之幽人乎？

庞参躬求贤之礼，故民悦其政；桥玄厉邦君之威，而觴失其情。夫岂力不足欤？

将有道在焉。如令其道可忘，则强梁胜矣。语曰：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”子贡曰：

“宁丧千金，不失士心。”昔段干木踰墙而避文侯之命，泄柳闭门不纳穆公之请。贵必有所屈，贱亦有所申矣。

注 结犹构也。庄子曰：“原宪处鲁，居环堵之室，桑枢而瓮牖。”周礼：“一命受职，再命受服，三命受位。”谓任、姜辞太守之辟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”

注 桥玄之舍姜岐，以道不可违，故不得以威力逼也。

注 郑玄注论语云：“匹夫之守志，重于三军之死将者也。”

注 高士传曰，段干木者，晋人也。守道不仕。魏文侯造其门，段干木踰墙而避之。

注 泄柳，鲁之贤人也。鲁穆公时，请见之，泄柳闭门而不纳。事见孟子。

赞曰：李叟勤身，甘饥辞馈。禅为君隐，之死靡贰。龟习边功，参起徒中。桥公识运，先觉时雄。

## 后汉书卷五十二

### 崔骃列传 第四十二

\*子瑗孙寔\*

崔骃字亭伯，涿郡安平人也。高祖父朝，昭帝时为幽州从事，谏刺史无与燕刺王通。及刺王败，擢为侍御史。生子舒，历四郡太守，所在有能名。

注 燕刺王旦，武帝子，坐与上官桀等谋乱，自杀。刺，力割反。

舒小子篆，王莽时为郡文学，以明经征诣公车。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，篆辞曰：“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战陈不访儒士。此举奚为至哉？”遂投劾归。

注 前书董仲舒曰：“昔\*(在)\*\*[者]\*鲁君问柳下惠曰：‘吾欲伐齐，如何？’柳下惠曰：‘不可。’归而有忧色，曰：‘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此言何为至于我哉？’”

注 论语曰：“蘧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‘俎豆之事则尝闻之，军旅之事未之学也。’”

注 投辞自劾有过，不合应举。

莽嫌诸不附己者，多以法中伤之。时篆兄发以佞巧幸于莽，位至大司空。母师氏能通经学、百家之言，莽宠以殊礼，赐号义成夫人，金印紫绶，文轩丹毂，显于新世。

后以篆为建新大尹，篆不得已，乃叹曰：“吾生无妄之世，值浇、羿之君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兄弟，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？”乃遂单车到官，称疾不视事，三年不行县。门下掾倪敞谏，篆乃强起班春。所至之县，狱犴填满。篆垂涕曰：“嗟乎！刑罚不中，乃陷人于菟。此皆何罪，而至于此！”

遂平理，所出二千余人。掾吏叩头谏曰：“朝廷初政，州牧峻刻。宥过申枉，诚仁者之心；然独为君子，将有悔乎！”篆曰：“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，君子谓之知命。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，盖所愿也。”遂称疾去。

注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，守曰大尹。

注 易曰：“无妄之行，穷之灾也。”左传曰：“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后羿自鉏迁于穷石，因夏人以代夏政，而淫于原兽。用寒浞，伯明氏之逸子弟也。而虞羿于田，以取其国家。浞因羿室，生浇及豷，恃其谗慝诈伪，而不德于人。”

浇音五吊反。 音许既反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郡国常以春行\*(至)\*\*[主]\*县，劝人农桑，振救乏绝。”

注 班布春令。

注 犴音岸。前书音义曰：“乡亭之狱曰犴。”

注 初政谓莽即位。

注 左传曰“邾文公卜迁于绎。史曰：‘利于人，不利于君。’邾子曰：‘苟利于人，孤之利也。人既利矣，孤必与焉。’遂迁于绎。五月，邾文公卒。君子曰知命”也。

建武初，朝廷多荐言之者，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。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，鼻愧汉朝，遂辞归不仕。客居荜阳，闭门潜思，着周易林六十四篇，用决吉凶，多所占验。临终作赋以自悼，名曰慰志。其辞曰：

嘉昔人之遘辰兮，美伊、傅之迟时。应规矩之淑质兮，过班、倕而裁之。协准矐之贞度兮，同断金之玄策。何天衢于盛世兮，超千载而垂绩。岂修德之极致兮，将天祚之攸适？

注 遘，遇也。辰，时也。

注 伊尹干汤，傅说遇高宗。尔雅曰：“迟，遇也。”音五故反。

注 公输班，鲁人也。倕，舜时为共工之官。皆巧人也。以喻汤及高宗也。

注 准，绳也。矐，尺也。贞，正也。易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玄策犹妙策也。

注 易大畜卦，干下艮上，其上九曰：“何天之衢，亨。”郑玄云：“艮为手，手上肩也。干为首。首肩之闲荷物处。干为天，艮为径路，天衢象也。”

愍余生之不造兮，丁汉氏之中微。氛霓郁以横厉兮，羲和忽以潜晖。

六柄制于家门兮，王纲漙以陵弼。黎、共奋以跋扈兮，羿、浞狂以恣睢。

睹嫚臧而乘衅兮，窃神器之万机。思辅弼以偷存兮，亦号咷以酬咨。嗟三事之我负兮，乃迫余以天威。岂无熊僚之微介兮？悼我生之歼夷。庶明哲之未风兮，惧大雅之所讥。

遂翕翼以委命兮，受符守乎良维。

恨遭闭而不隐兮，违石门之高踪。扬蛾眉于复关兮，犯孔戒之冶容。懿氓蚩之悟悔兮，慕白驹之所从。乃称疾而屡复兮，历三祀而见许。

悠轻举以远遁兮，托峻崦以幽处。 铮潜思于至蹟兮，骋六经之奥府。 皇再命而绍恤兮，乃云眷乎建武。 运欃枪以电埽兮，清六合之土宇。 圣德滂以横被兮，黎庶恺以鼓舞。 辟四门以博延兮，彼幽牧之我举。 [二〇]分画定而计决兮，岂云贲乎鄙者， [二一]遂悬车以絜马兮，绝时俗之进取。 叹暮春之成服兮，阖衡门以埽轨。 [二二]聊优游以永日兮，守性命以尽齿。 [二三]贵启体之归全兮，庶不忝乎先子。 [二四]

注 造，成也。

注 丁，当也。

注 氛，稜也。霓，日傍之气。横厉谓气盛而陵于天也。羲和，日也。气盛而日光微，谕王莽篡汉。

注 国语管仲对齐桓公曰：“昔者圣人之理天下也，而慎用其六柄焉。”韦昭注云：“六柄，生、杀、贫、贱、富、贵也。”淮犹摧落也，音千隗反。

注 国语曰：“昔少皞之衰，九黎乱德，人神杂揉，不可方物。”淮南子曰：

“昔者共工与颡顛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天柱折，地维绝。”跋扈，强梁也。恣睢，自用之貌也。恣音訾。睢音许维反。羿、浞已见上。

注 易曰：“嫚藏诲盗。”衅，隙也。神器，帝王之位。老子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”书云：“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。”

注 辅弼谓王莽辅政也。偷，苟且也。号咷，哀呼也。前书王莽策孺子婴为定安公，莽亲执孺子手，流涕歔歔也。

注 三事谓三公也。负谓太保甄丰举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楚白公胜为乱。石乞曰：‘市南有熊相宜僚者，若得之，可以当五百人矣。’从白公而见之。与之言，说；告之故，辞；承之以，不动。

胜曰：‘不为利\*(讎)\*\*[谄]\*，不为威惕，不泄人言以求媚者。’去之。”介，耿介也。我生谓母也。歼，灭也。夷，伤也。言其母老，恐祸及也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

注 艮，东北之位。谓篆为千乘太守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天地闭而贤人隐。”论语曰：“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‘奚自？’子路曰：‘自孔氏。’曰：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？’”注 楚词曰：“觴女皆妒余之蛾眉。”诗国风序曰：“氓，刺时也。淫风大行，男女无别，故序其事以风焉。”其诗曰：“乘彼坵垣，以望复关。”毛萇注云：“坵，毁也。复关，君子所近之处也。”易系辞曰：“冶容诲淫。”郑玄云：“谓饰其容而见于外曰冶。”

注 诗曰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”。注云：“氓，人也。蚩蚩，殷厚之貌。布，币也。即，就也。言此之人，非买丝来，就我为室家也。”又曰：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。”注云：

“我欲与汝俱至老，汝反薄我使怨也。”又曰：“皎皎白驹。”谕贤人也。

注 复犹白也。

注 峻崦谓山也。崦音鱼委反。

注 隤，深也。

注 皇，天也。绍，继也。恤，忧也。言天忧恤眷顾汉家，所以再命光武也。

注 橈枪，彗也。

注[二〇]开辟四方之门，广求贤也。幽牧谓为幽州刺史所举也。

注[二一]贲，饰也。易曰“束帛戔戔，贲于丘园”也。

注[二二]论语曾点曰：“暮春\*[者]\*，春服既成。”衡，横也，谓横木为门。轨，迹也。

注[二三]齿，年也。

注[二四]论语曰：“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‘启余足。’注云：“父母全己生之，亦当全而归之。”忝，辱也。先子谓先人也。孟子曾西曰：“吾先子之所畏。”

篆生毅，以疾隐身不仕。

毅生骀，年十三能通诗、易、春秋，博学有伟才，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，善属文。少游太学，与班固、傅毅同时齐名。常以典籍为业，未遑仕进之事。时人或讥其太玄静，将以后名失实。骀拟杨雄解嘲，作达旨以荅焉。其辞曰：

注 华峤书曰：“骀讥杨雄，以为范、蔡、邹衍之徒，乘衅相倾，诋曜诸侯者也，而云‘彼我异时’。又曰，窃贖卓氏，割炙细君，斯盖士之赘行，而云‘不能与此数公者同’。以为失类而改之也。”

或说己曰：“易称‘备物致用’，‘可观而有所合’，故能扶阳以出，顺阴而入。

春发其华，秋收其实，有始有极，爰登其质。今子韞椟六

经，服膺道术，

历世而游，高谈有日，俯钩深于重渊，仰探远乎九干，穷至赜于幽微，测潜隐之无源。然下不步卿相之廷，上不登王公之门，进不党以赞己，退不黜于庸人。独师友道德，合符曩真，抱景特立，与士不羈。盖高树靡阴，独木不林，随时之宜，道贵从凡。于时太上运天德以君世，宪王僚而布官；

临雍泮以恢儒，疏轩冕以崇贤；率悃德以厉忠孝，扬茂化以砥仁义；

选利器于良材，求镆铍于明智。不以此时攀台阶，窥紫闼，据高轩，望朱阙，夫欲千里而咫尺未发，蒙窃惑焉。故英人乘斯时也，犹逸禽之赴深林，鱣蚘之趣大沛。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？”

注 “备物致用”，易系辞之文也。“可观而有所合”，序卦之文也。郑玄注易干凿度曰：“阳起于子，阴起于午，天数大分。以阳出离，以阴入坎，坎为中男，离为中女。太一之行，出从中男，入从中女。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也。”

注 韞，匣也。楛，匱也。论语曰：“有美玉，韞楛而臧诸。”

注 易曰：“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。”九干谓天有九重也。离骚天问曰：“圆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”

注 赞犹称也。

注 华峤书作“高树不庇”。易曰：“随时之义大矣哉！”“老子曰：“和其光而同其尘。”故言道贵从凡。

注 太上，明帝也。传曰：“太上立德。”天德，含弘光大也。易曰：“乃位乎天德。”尚书曰：“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，夏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”宪，法也。

僚，官也。言法三王而建官也。

注 天子辟雍，诸侯頖宫。璧雍者，环之以水，圆而如璧也。頖，半也。诸侯半天子之宫。皆所以立学垂教也。

注 砥，砺也。

注 吴越春秋曰：“干将，吴人也，造二镞，一曰干将，二曰莫邪。莫邪者，干将之妻名也。干将作镞，采五山之精，合六金之英，百神临观，遂以成镞。”

说苑曰：“所以尚干将、莫邪者，贵其立断。所以尚骐驎者，贵其立至。必且历日旷久，丝牦犹能契石，弩马亦能致远。是以聪明敏捷，人之美材也。”

注 三台谓之三阶，三公之象也。

注 八寸为咫。

注 文子曰：“智过万人谓之英，千人谓之俊。”

注 蚘，小虫，蚊之类。蚘音芮。说文曰：“秦谓之蚘，楚谓之蚊。”孟子曰：“污池沛泽。”刘熙曰：“沛，水草相半。”

荅曰：“有是言乎？子苟欲勉我以世路，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。古者阴阳始分，天地初制，皇纲云绪，帝纪乃设，传序历数，三代兴灭。昔大庭尚矣，赫胥罔识。

淳朴散离，人物错乖。高辛攸降，厥趣各违。道无常稽，与时张弛。

失仁为非，得义为是。君子通变，各审所履。故士或掩目而渊潜，或盪耳而山栖；或草耕而仅饱，或木茹而长饥；或重聘而不来，或屡黜而不去；或冒纛以干进，或望色而斯举；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，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。

若夫纷塞路，凶虐播流，

人有昏垫之厄，主有畴咨之忧， 条垂藟蔓，上下相求。于是乎贤人授手，援世之灾， 跋涉赴俗，急斯时也。昔尧含戚而嚙陶谟，高祖叹而子房虑；[二〇]祸不散而曹、绛奋，[二一]结不解而陈平权。[二二]

及其策合道从，克乱弭冲，乃将镂玄珪，册显功，[二三]铭昆吾之冶，[二四]

勒景、襄之钟。[二五]与其有事，则褰裳濡足，冠挂不顾。[二六]人溺不拯，则非仁也。当其无事，则躡纓整襟，规矩其步。[二七]德让不修，则非忠也。

是以险则救俗，平则守礼，举以公心，不私其体。

注 制，协韵音之设反。

注 大庭、赫胥并古帝王号也。尚，远也。罔，无也。识，记也。

注 高辛氏，帝尝也。

注 随时 张，不考之于常道也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失道后德，失德后仁，失仁后义，失义后礼。”

注 庄子曰“北人无泽与舜为友，舜以天下让之，无泽乃自投清冷之渊，终身不反”也。

注 盥，洗也。许由字武仲，隐于沛泽之中。尧闻之，乃致天下而让焉。由以为污，乃临池洗耳。其友巢父饮犊，闻由为尧所让，曰：“何以污吾犊口！”

牵于上流而饮之。见庄子及高士传。

注 伯成子高，唐虞时为诸侯。至禹，去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。见吕氏春秋。

注 说苑曰：“鲍焦衣木皮，食木实。”韩诗外传曰“焦

其蔬，而立槁死于洛滨”也。

注 狂接舆者，楚人也。耕而食。楚王闻其贤，使使者持金百溢、车二驷聘之，曰：“愿烦先生理江南。”接舆笑而不应。使者去而远徙，莫知所之。见庄子。

注 论语曰“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。人曰：‘可以去矣。’曰：‘直道而事人，何往而不三黜’”也。

注 纮，辱也，音火豆反。新序曰：“伊尹蒙耻辱，负鼎俎以干汤。”论语曰：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”举，协韵音据。

注 高宗梦得说，乃使百工营求诸野，得诸傅岩。孔安国曰：“傅氏之岩，在虞、虢之界，信道所经，有涧水坏道，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。说贤而隐，代胥靡筑之以供食。”事见尚书。王公，总而言也。尔雅：“皇、王、后、辟、公、侯，君也。”

注 战国策曰：“吕尚之遇文王也，身为渔父。”史记曰：“太公以钓干周西伯。西伯将出猎，卜之，曰：‘所获非龙非螭，非熊非罴，所获霸王之辅。’于是西伯猎，果遇太公渭水之阳，与语大说。”元，大也。

注 方言云：“𦉳，盛多也。”音奴董反。

注 尚书曰：“下人昏垫。”孔安国曰“昏瞽垫溺，皆困水灾也。”又曰：

“帝曰：咨洪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有能俾乂。”

注 藟，藤也。音垒。诗曰：“南有樛木，葛藟累之。”

注 孟子曰“天下溺则援之以道，嫂溺则援之以手”也。

注 草行为跋。

注[二〇]谖，谋也。尧遭洪水，咨嗟忧愁，访下人有能理者，臧陶、大禹陈其谋。见尚书。史记曰，高祖为项羽所败，

下马踞鞍而问子房曰：“吾欲捐关以东，谁可与共功者？”子房曰：“九江王布、彭越、韩信。即欲捐之此三人，楚可破\*(之)\*\*[也]\*。”

注[二一]曹参及绛侯周勃，皆从高祖征伐，以定天下也。

注[二二]高祖击匈奴，至白登，被围七日，用陈平计得出。

注[二三]珪，玉也。诗含神雾曰：“刻之玉版，臧之金匱。”

注[二四]墨子曰：“昔夏后开\*(冶)\*使飞廉析金于山，以铸鼎于昆吾。”蔡邕铭论曰“吕尚作周太师，其功铭于昆吾之鼎”也。

注[二五]国语曰：“晋魏颗以其身退秦师于辅氏，其勋铭于景钟。”此兼言襄也。

注[二六]褰裳，涉水也。新序曰：“今为濡足之故，不救人溺，可乎？”淮南子曰“禹之趋时，冠挂而不顾，履遗而不取”也。

注[二七]躡音吕涉反。躡，践也。此字宜从“手”。广雅云：“撮，持也。”言持纓整襟，修其容止。史记曰：“撮纓整襟。”华峤书“躡”作“撮”也。

“今圣上之育斯人也，朴以皇质，雕以唐文。六合怡怡，比屋为仁。壹天下之觴异，齐品类之万殊。参差同量，坏冶一陶。 髡生得理，庶绩其凝。

家家有以乐和，人人有以自优。威械臧而俎豆布，六典陈而九刑厝。 济兹兆庶，出于平易之路。虽有力牧之略，尚父之厉， 伊、臆不论，奚事范、蔡？ 夫广厦成而茂木畅，远求存而良马繫， 阴事终而水宿臧， 场功毕而大火入。 方斯之际，处士山积，学者川流，衣裳被宇，冠盖云浮。譬犹衡阳之林，岱阴之麓， 伐寻抱不为之稀，甄拱把不为之数。

悠悠罔极，亦各有得。彼采其华，我收其实。舍之则臧，己所学也。故进动以道，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；复静以理，则甘糟糠而安藜藿。

注 孔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故言唐文。

注 坏，土器之未烧者。郭璞注尔雅曰：“坏胎，物之始也。”坏音普才反。

注 凝，成也。

注 械谓器械甲兵之属也。厝谓置之不用也。周礼：“太宰之职，掌建邦之六典，以佐王理邦国；一曰理典，二曰教典，三曰礼典，四曰政典，五曰刑典，六曰事典。”左传曰：“周有乱政而作九刑。”杜预注云：“周之衰，为刑书，谓之九刑。”

注 力牧，黄帝臣也。史记，尚父吕望相武王以伐纣。厉谓威容严厉。

注 伊尹、臧繇、范睢、蔡泽。

注 广厦既成，不求材，故林木条畅也。远求谓方珍异之物也。存犹止息也。

言所求之物既止，不资良马之力也。

注 立冬之后，盛德在水，阴气用事，故曰阴事。水宿谓远北方七宿，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也。月令曰，孟冬之月昏危中，仲冬昏东壁中，季冬昏娄中，孟春昏参中，水星伏臧不见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心为大火。”诗豳风曰：“七月流火。”又曰“九月筑场圃”也。

注 山南曰阳，山北曰阴。谷梁传曰：“林属于山曰麓。”

注 八尺曰寻。蓺，殖也。两手曰拱。数犹概也。数音疏

角反。

注 悠悠，觴多也。罔极犹无穷也。亦各有得，言皆自以为得也。

注 彼，彼觴人也。论语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臧。”

注 吕氏春秋曰：“得伍员者位执珪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古爵名也。”又曰：

“柱国，楚官，犹秦之相国也。”

“夫君子非不欲仕也。耻夸毗以求举；非不欲室也，恶登墙而搂处。

叫呼衎衎，县旌自表，非随和之宝也。暴智耀世，因以干禄，非仲尼之道也。

游不伦党，苟以徇己，汗血竞时，利合而友。子笑我之沉滞，吾亦病子幪幪而不已也。先人有则而我弗亏，行有枉径而我弗随。臧否在予，唯世所议。固将因天质之自然，诵上哲之高训；咏太平之清风，行天下之至顺。

惧吾躬之秽德，勤百亩之不耘。繫余马以安行，俟性命之所存。昔孔子起威于夹谷，晏婴发勇于崔杼；曹刿举节于柯盟，卞严克捷于强御；范蠡错执于会稽，五员树功于柏举；鲁连辩言以退燕，包胥单辞而存楚；唐且华颠以悟秦，甘罗童牙而报赵；原衰见廉于壶飧，[二〇]宣孟收德于束脯；[二一]吴札结信于丘木，[二二]展季嗟贞于门女；[二三]颜回明仁于度穀，程婴显义于赵武。[二四]仆诚不能编德于数者，窃慕古人之所序。”

注 夸毗谓佞人足恭，善为进退。

注 孟子曰：“踰东家墙搂其处子则得妻，不搂则不得，

将搂之乎？”赵岐注云：“搂，牵也。”其字从“手”。“处子，处女也。”

注 华峤书\*(曰)\*“因”字作“回”。回，邪也。

注 伦谓等伦，党谓朋党。徇，营也。言交非其类，苟以营己而已。

注 汗血谓劳力也。竞时谓趋时也。利合而友，不以道义。

注 幪幪犹区区也。

注 枉，曲也。径，道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稷德彰闻。”礼记曰：“夫人情者，圣王之田也。修礼以耕之，陈义以种之，讲学以耨之。”古者夫田百亩。耘，除草也。

注 安行，不奔驰也。天命之谓性。言隐居以体命。

注 解见陈禅传。

注 解见冯衍传。

注 曹刿，曹沫也。史记曰，曹沫以勇事鲁庄公，为鲁将，与齐战，三败，庄公惧，乃献遂邑地以和，犹以为将。齐桓公与庄公会于柯而盟。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，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，左右莫敢动，乃还鲁之侵地。

注 新序曰“卞庄子养母，战而三北，交游非之，国君辱之。及母死三年，齐与鲁战，庄子请从，遂赴敌而，三获甲首。曰：‘夫三北，以养母也。今志节小具，而责塞矣。吾闻之，节士不以辱生。’遂反敌，杀十人而死。君子曰：

三北已塞，灭世断宗，于孝未终”也。

注 错，置也，音七故反。孰谓谋略也。史记曰，吴王败越于夫椒，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于会稽。吴师追而围之。越王谓范蠡曰：“柰何？”范蠡对曰：

“卑辞厚礼以遗之。”句践乃命大夫种行成于吴。膝行顿

首曰：“句践请为臣，妻为妾。”吴王乃赦越王。越王反国，拊循其土。范蠡曰：“可矣。”乃伐吴。

吴师败，越复栖吴王姑苏之山也。

注 伍子胥名员，楚人也。子胥父诛于楚，子胥挟弓矢而干吴王阖闾，阖闾甚勇之，为兴师伐楚，战于柏举，楚师败绩。事见谷梁传。

注 史记曰，鲁仲连，齐人也。燕将攻下齐聊城，固保守之，田单攻之不下。鲁仲连乃为书遗燕将。燕将见书，泣三日，乃自杀。遂平聊城。

注 左传曰，楚昭王为吴所败，奔随，申包胥如秦乞师，曰：“吴为封豕长蛇，以荐食上国，寡君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。”立依于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，七日，秦师乃出，军败吴而复楚国。

注 唐且即唐睢也。战国策曰：“齐、楚伐魏，魏使人请救\*[于秦]\*，不至。

魏人有唐睢者，年九十余矣，西见秦王。秦王曰：‘丈人忙然乃远至\*(魏)\*此，\*[魏]\*来者数矣，寡人知魏之急矣。’唐且曰：‘夫魏，万乘之国也。称东藩者，以秦之强也。今齐、楚之兵已在魏郊矣，大王之救不至，魏急，且割地而约从。是王亡一万乘之魏，而强二敌之齐、楚。’秦王悟，遽发兵救魏。“尔雅曰：“颠，顶也。”华颠谓白首也。

注 甘罗，下蔡人，甘茂孙也。年十二，事秦相吕不韦。秦使张唐往相燕。

罗曰：“借臣车五乘，请为张唐先报赵。”不韦乃言之于始皇，召见，使甘罗于赵，赵襄王郊迎。事见史记。童牙谓幼小也。

注[二〇]昔赵衰为原大夫，故曰原衰。左传曰，晋侯问原

守于寺人勃鞞，对曰：

“昔赵衰以壶飧从径，馁而不食，故使处原。”见音胡殿反。

注[二一]吕览曰，昔赵宣孟将之绛，见桑下有饿人，宣孟止车下食而哺之，再咽而能视。宣孟问之曰：“汝何为而饿若是？”对曰：“臣官于绛，归而粮绝，羞行乞，故至行此。”宣子与脯三胸，拜受而弗敢食。问其故。曰：“臣有老母，将以遗之。”宣孟曰：“食之，吾更与汝。”乃复与脯二束。

注[二二]史记曰：“吴公子季札使过徐，徐君好季札，口不敢言。季札知之，为使上国，未献。洎还至徐，徐君已死，于是乃解其宝，系之徐君坟树而去。”

注[二三]展季，柳下惠也。韩诗外传曰：“鲁有男子独处，夜暴风雨至，妇人趋而托之，男子闭户不纳，曰：‘吾闻男子不六十不闲居。’妇人曰：‘子何不学柳下惠然？姬不逮门之女，国人不称其乱焉。’”注[二四]程婴解见冯衍传。度穀，未详。

元和中，肃宗始修古礼，巡狩方岳。骊上四巡颂以称汉德，辞甚典美，文多故不载。帝雅好文章，自见骊颂后，\*(帝)\*\*[常]\*嗟叹之，谓侍中窦宪曰：“卿宁知崔骊乎？”对曰：“班固数为臣说之，然未见也。”帝曰：“公爱班固而忽崔骊，此叶公之好龙也。试请见之。”骊由此候宪。宪屣履迎门，笑谓骊曰：“亭伯，吾受诏交公，公何得薄哉？”遂揖入为上客。居无几何，帝幸宪第，时骊适在宪所，帝闻而欲召见之。宪谏，以为不宜与白衣会。帝悟曰：“吾能令骊朝夕在傍，何必于此！”

适欲官之，会帝崩。

注 案：驷集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巡颂，流俗本“四”多作“西”者，误。

注 刘向新序曰：“子张见鲁哀公，七日，哀公不礼焉而去，曰：‘君之好士，有似叶公子高好龙。天龙闻而降之，窥头于牖，拖尾于堂，叶公见之，失其魂魄，五色无主。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。’”注 屣履谓纳履曳之而行，言筮遽也。屣音山尔反。

窦太后临朝，宪以重戚出内诏命。驷献书诫之曰：

驷闻交浅而言深者，愚也；在贱而望贵者，惑也；未信而纳忠者，谤也。三者皆所不宜，而或蹈之者，思嗟其区区，愤盈而不能已也。窃见足下体淳淑之姿，躬高明之量，意美志厉，有上贤之风。驷幸得充下馆，序后陈，是以竭其拳拳，敢进一言。

注 陈，列也。

传曰：“生而富者骄，生而贵者矜。”生富贵而能不骄矜者，未之有也。今宠禄初隆，百僚观行，当尧舜之盛世，处光华之显时，岂可不庶几夙夜，以永觴誉，弘申伯之美，致周邵之事乎？语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”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，称为贤臣，近阴鞞尉克己复礼，终受多福。邾氏之宗，非不尊也；阳\*(侯)\*\*[平]\*之族，非不盛也。重侯累将，建天枢，执斗柄。

其所以获讥于时，垂愆于后者，何也？盖在满而不挹，位有余而仁不足也。汉兴以后，迄于哀、平，外家二十，保族全身，四人而已。书曰：“鉴于有殷。”

可不慎哉！

注 尚书大传曰：“舜时百工相和为卿云之歌曰：‘卿云烂兮，\*(礼)\*\*[恣]\*漫漫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’”注申伯，周宣王之元舅。周公、邵公皆辅佐周室也。

注 论语\*(曰)\*孔子之言也。言但患立身不处于仁义也。

注 前书曰，冯野王字君卿，妹为元帝昭仪，野王为左冯翊。御史大夫缺，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，而野王行能第一。

注 阴鞬尉，光烈皇后同母弟兴也。以谨 亲幸焉。

注 史丹封郾，故云郾氏。前书史丹字君仲，鲁国人也。祖父恭有女弟，武帝时为鞬太子良娣。成帝即位，擢丹为长乐尉，迁右将军，封为武阳侯，封东海郾之武强聚，以旧恩见矜赏，赐累千金。

注 王氏九侯五大司马。春秋运斗枢曰：“北斗七星，第一名天枢，第二至第四为魁，第五至第七为杓。杓即柄。前书“斗运中央，制临四海”。

注 外家，当为后家也。二十者，谓高帝吕后产、禄谋反诛，惠帝张皇后废，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杀，孝文帝窦皇后从昆弟子婴诛，景帝薄皇后、武帝陈皇后并废，鞬皇后自杀，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诛，宣帝祖母史良娣为巫蛊死，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狱死，霍皇后家破，元帝王皇后弟\*(王)\*\*[子]\*莽篡位，成帝许皇后赐死，赵皇后废自杀，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属徙合浦，平帝母鞬姬家属诛，昭帝赵太后忧死是也。四人者，哀帝母丁姬，景帝王皇后，宣帝许皇后、王皇后，其家族并全。

窦氏之兴，肇自孝文。 二君以淳淑守道，成名先日；  
安丰以佐命着德，显自中兴。 内以忠诚自固，外以法度自守，

卒享祚国，垂祉于今。夫谦德之光，周易所美；满溢之位，道家所戒。故君子福大而愈惧，爵隆而益恭。

远察近览，俯仰有则，铭诸几杖，刻诸盘杆。矜矜业业，无殆无荒。如此，则百福是荷，庆流无穷矣。

注 前书曰，窦婴字王孙，孝文皇后从兄子也。孝文时为吴相，孝景时为詹事也。

注 窦太后之弟长君、少君，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富贵骄人，故云淳淑守道也。

注 窦融封为安丰侯。

注 易曰：“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。”老子曰：“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成名遂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

注 太公金匱曰：“武王曰：‘吾欲造起居之诚，随之以身。’几之书曰：‘安无忘危，存无忘亡，孰惟二者，必后无凶。’杖之书曰：‘辅人无苟，扶人无\*(容)\*\*[咎]\*。’”墨子曰：“尧、舜、禹、汤书其事于竹帛，琢之盘盂。”杆亦孟也。

及宪为车骑将军，辟驸为掾。宪府贵重，掾属三十人，皆故刺史、二千石，唯驸以处士年少，擢在其闲。宪擅权骄恣，驸数谏之。及出击匈奴，道路愈多不法，驸为主簿，前后奏记数十，指切长短。宪不能容，稍箠之，因察驸高第，出为长岑长。驸自以远去，不得意，遂不之官而归。永元四年，卒于家。所着诗、赋、铭、颂、书、记、表、七依、婚礼结言、达旨、酒警合二十一篇。中子瑗。

注 长岑，县，属乐浪郡，其地在辽东。

瑗字子玉，早孤，锐志好学，尽能传其父业。年十八，至京师，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，逵善待之，瑗因留游学，遂明天官、历数、京房易传、六日七分。

诸儒宗之。与扶风马融、南阳张衡特相友好。初，瑗兄章为州人所杀，瑗手刃报仇，因亡命。会赦，归家。家贫，兄弟同居数十年，乡邑化之。

注 解见郎顛传。

年四十余，始为郡吏。以事系东郡发干狱。狱掾善为礼，瑗闲考讯时，辄问以礼说。其专心好学，虽颠沛必于是。后事释归家，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。

居无何，遵被诛，瑗免归。

注 发干县之狱也。

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。时阎太后称制，显入参政事。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，而以北乡侯为嗣。瑗以侯立不以正，知显将败，欲说令废立，而显日沉醉，不能得见。乃谓长史陈禅曰：“中常侍江京、陈达等，得以嬖宠惑蛊先帝，遂使废黜正统，扶立簠孽。少帝即位，发病庙中，周勃之征，于斯复见。

今欲与长史君共求见，说将军白太后，收京等，废少帝，引立济阴王，必上当天心，下合人望。伊、霍之功，不下席而立，则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。若拒违天意，久旷神器，则将以无罪并辜元恶。此所谓祸福之会，分功之时。”禅犹豫未敢从。会北乡侯薨，孙程立济阴王，是为顺帝。阎显兄弟悉伏诛，瑗坐被斥。门生苏只具知瑗谋，欲上书言状，瑗闻而遽止之。时

陈禅为司隶校尉，召瑗谓曰：“第听只上书，禅请为之证。”

瑗曰：“此譬犹儿妾屏语耳，愿使君勿复出口。”遂辞归，不复应州郡命。

注 吕后立惠帝后宫子为少帝，周勃废之也。

注 元，大也。书曰：“元恶大憝。”

注 史记蔡泽说范雎曰：“君独不观夫博者乎？或欲大投，或欲分功。今君相秦，坐制诸侯，使天下皆畏秦，此亦秦分功之时也。”

注 第，但也。司马相如\*[传]\*曰：“第如临邛。”

久之，大将军梁商初开莫府，复首辟瑗。自以再为贵戚吏，不遇被斥，遂以疾固辞。岁中举茂才，迁汲令。在事数言便宜，为人开稻田数百顷。视事七年，百姓歌之。

注 汲，县名，属河内。

汉安初，大司农胡广、少府窦章共荐瑗宿德大儒，从政有结，不宜久在下位，由此迁济北相。时李固为太山太守，美瑗文雅，奉书礼致殷勤。岁余，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，徇行郡国，以臧罪奏瑗，征诣廷尉。瑗上书自讼，得理出。

会病卒，年六十六。临终，顾命子寔曰：“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，及其终也，归精于天，还骨于地。何地不可臧形骸，勿归乡里。其赙赠之物，羊豕之奠，一不得受。”寔奉遗令，遂留葬洛阳。

注 八使见周举传。

瑗高于文辞，尤善为书、记、箴、铭，所着赋、碑、铭、箴、颂、七苏、

南阳文学官志、叹辞、移社文、悔祈、草书、七言，凡五十七篇。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，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。瑗爱士，好宾客，盛修肴膳，单极滋味，不问余产。居常蔬食菜羹而已。家无担石储，当世清之。

注 瑗集载其文，即枚乘七发之流。

注 华峤书曰“瑗爱士，好宾客，盛修肴膳。或言其太奢。瑗闻之怒，妻子曰：‘吾并日而食，以供宾客，而反以获讥，士大夫不足养如此。后勿过菜具，无为诸子所蚩也。’终不能改，奉禄尽于宾餼”也。

寔字子真，一名台，字符始。少沉静，好典籍。父卒，隐居墓侧。服竟，三公并辟，皆不就。

桓帝初，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。寔以郡举，征诣公车，病不对策，除为郎。明于政体，吏才有余，论当世便事数十条，名曰政论。指切时弊，言辩而确，当世称之。仲长统曰：“凡为人主，宜写一通，置之坐侧。”其辞曰：

注 确，坚正也，音口角反。

自尧舜之帝，汤武之王，皆赖明哲之佐，博物之臣。故噉陶陈谏而唐虞以兴，伊、箕作训而殷周用隆。及继体之君，欲立中兴之功者，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！凡天下所以不理者，常由人主承平日久，俗渐敝而不悟，政寢衰而不改，习乱安危，快不自鬻。或荒耽嗜欲，不恤万机，或耳蔽箴诲，厌伪忽真；

或犹豫歧路，莫适所从；或见信之佐，括囊守禄；或簞远之臣，言以贱废。

是以王纲纵弛于上，智士郁伊于下。悲夫！

注 伊尹作伊训，箕子作洪范。

注 佚音他没反。佚，忽忘也。

注 厌饫奸伪，轻忽至真。

注 易曰：“恬囊无咎无誉。”括，结也。结囊不言，持禄而已。

注 郁伊，不申之貌。楚词曰“独郁伊而谁语”也。

自汉兴以来，三百五十余岁矣。政令垢翫，上下怠懈，风俗雕敝，人庶巧伪，百姓嚣然，咸复思中兴之救矣。且济时拯世之术，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？期于补绽决坏，枝柱邪倾，随形裁割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。故圣人执权，遭时定制，步骤之差，各有云设。不强人以不能，背急切而慕所闻也。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，哀公以临人，景公以节礼，非其不同，所急异务也。是以受命之君，每辄创制；中兴之主，亦匡时失。昔盘庚愍殷，迁都易民；周穆有阙，甫侯正刑。俗人拘文牵古，不达权制，奇伟所闻，简忽所见，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！故言事者，虽合圣德，辄见掎夺。

何者？其顽士闇于时权，安习所见，不知乐成，况可虑始，苟云率由旧章而已。其达者或矜名妒能，耻策非己，舞笔奋辞，以破其义，寡不胜觴，遂见摈弃。虽稷、契复存，犹将困焉。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、灌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。夫以文帝之明，贾生之贤，绛、灌之忠，而有此患，况其余哉！

注 垢，恶也。

注 绽音直苋反，礼记曰：“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。”柱音陟主反。

注 权谓变也。遭遇其时而定法制，不循于旧也。

注 背当时之急切，而慕所闻之事，则非济时之要。

注 韩子曰，叶公问政于仲尼。仲尼曰：“政在悦近而来远。”鲁哀公问政于仲尼。仲尼曰：“政在选贤。”齐景公问政于仲尼。仲尼曰：“政在节财。”此云“临人”“节礼”，文不同也。

注 盘庚，殷王也。自耿迁于亳邑，作书三篇以告之。

注 甫侯即吕侯也。为周穆王训夏禹用刑之法。并见尚书。

注 掎音居蚁反。贾逵注国语曰：“从后牵曰掎。”

注 前书刘歆曰：“夫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此乃觴庶所为耳。”

注 孝文帝时，贾谊请更定律，令列侯就国，周勃、灌婴等毁之。屈原为楚三闾大夫，上官靳尚妒害其能，忧愁愤懑，遂作离骚经。

\* (故宜) \*量力度德，春秋之义。 今既不能纯法八\*(世) \*\*[代]\*，故宜参以霸政， 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，明着法术以检之。自非上德，严之则理，宽之则乱。何以明其然也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，审于为政之理，故严刑峻法，破奸轨之胆，海内清肃，天下密如。 荐勋祖庙，享号中宗。筭计见效，优于孝文。及元帝即位，多行宽政，卒以墮损， 威权始夺，遂为汉室基祸之主。政道得失，于斯可监。昔孔子作春秋，矐齐桓，懿晋文，叹管仲之功。夫岂不美文、武之道哉？诚达权救敝之理也。

故圣人能与世推移，而俗士苦不知变，以为结绳之约，可复理乱秦之绪，干戚之舞，足以解平城之围。

注 左氏传曰，息侯伐郑，“不度德，不量力”。

注 八\*(世)\*\*[代]\*谓三皇、五帝也。霸政谓齐桓、晋文也。

注 密，静也。

注 墮读曰隳。

注 左传，齐桓公伐楚，责以包茅不贡，王祭不供；晋文公召王盟诸侯于践土；管仲相公子纠而射桓公：此并权变之道也。

注 楚词渔父曰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与时推移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上古结绳而化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干，盾也。戚，钺也。

尚书曰，苗人逆命，禹乃舞干羽于两阶，七旬有苗格。前书，高祖被匈奴围于平城，用陈平计得解。言干戚之舞，非平城之所用也。

夫熊经鸟伸，虽延历之术，非伤寒之理；呼吸吐纳，虽度纪之道，非续骨之膏。

盖为国之法，有似理身，平则致养，疾则攻焉。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也；

德教者，兴平之梁肉也。夫以德教除残，是以梁肉理疾也；以刑罚理平，是以药石供养也。方今承百王之敝，值厄运之会。自数世以来，政多恩贷，馭委其辔，马骀其衔，四牡横奔，皇路险倾。方将柑勒鞅辔以救之，岂暇鸣和銮，清节奏哉？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，有夷三族之令，黥、劓、斩趾、断

舌、梟首，故谓之具五刑。文帝虽除肉刑，当劓者笞三百，当斩左趾者笞五百，当斩右趾者弃市。右趾者既殒其命，笞撻者往往至死，虽有轻刑之名，其实杀也。当此之时，民皆思复肉刑。至景帝元年，乃下诏曰：“\*[加]\*笞与重罪无异，幸而不死，不可为\*(民)\*\*[人]\*。”乃定律，减笞轻捶。自是之后，笞者得全。以此言之，文帝乃重刑，非轻之也；以严致平，非以宽致平也。必欲行若言，当大定其本，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。荡亡秦之俗，遵先圣之风，弃苟全之政，蹈稽古之踪，复五等之爵，立井田之制。然后选稷契为佐，伊吕为辅，乐作而凤皇仪，击石而百兽舞。若不然，则多为累而已。

注 庄子曰：“吹响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伸，此导引之士，养形之人也。”

黄帝素问曰：“人伤于寒而转为热，何也？夫寒盛则生于热也。”度纪犹延年也。

言鸟伸不可疗伤寒，吸气不能续断骨也。

注 家语曰：“古者天子以德法为衔勒，以百官为辔策。善御马者，正衔勒，齐辔策，钧马力，和马心，故口无声而极千里。善御人者，一其德法，正其百官，均齐人物，和安人心，故刑不用而天下化。”说文曰：“骀，马衔脱也。”

音达来反。皇路，天路也。

注 何休注公羊传曰：“柑，以木衔其口也。”柑音巨炎反。勒，马辔。辘，车辕。鞅犹束也。说苑曰：“銜设于轡，和设于轼，马动\*[则]\*銜鸣，銜鸣则\*[和]\*应，行\*[之]\*节也。”

注 此以上并见前书刑法志。

注 式，法也。

注 亩百为夫，九夫为井。

注 尚书曰：“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。”又“夔曰：‘于余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’”其后辟太尉袁汤、大将军梁冀府，并不应。大司农羊傅、少府何豹上书荐寔才美能高，宜在朝廷。召拜议郎，迁大将军冀司马，与边韶、延笃等著作东观。

出为五原太守。五原土宜麻枲，而俗不知织绩，民冬月无衣，积细草而卧其中，见吏则衣草而出。寔至官，斥卖储峙，为作纺绩、织紵、練缁之具以教之，民得以免寒苦。是时胡虏连入云中、朔方，杀略吏民，一岁至九奔命。寔整厉士马，严烽候，虏不敢犯，常为边最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织紵，织布者。”孔安国论语注：曰“缁，枲也。”

注 最为第一。

以病征，拜议郎，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。会梁冀诛，寔以故吏免官，禁锢数年。

时鲜卑数犯边，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，司空黄琼荐寔，拜辽东太守。行道，母刘氏病卒，上疏求归葬行丧。母有母仪淑德，博览书传。初，寔在五原，常训以临民之政，寔之善绩，母有其助焉。服竟，召拜尚书。寔以世方阻乱，称疾不视事，数月免归。

初，寔父卒，剽卖田宅，起顷莹，立碑颂。葬讫，资产竭尽，因穷困，以酤酿贩鬻为业。时人多以\*[此]\*讥之，寔终不改。亦取足而已，不致盈余。及仕官，历位边郡，而愈贫薄。建宁中病卒。家徒四壁立，无以殓敛，光禄勋杨赐、太仆袁逢、少府段颍为备棺椁葬具，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。所着碑、论、

箴、铭、荅、七言、祠、文、表、记、书凡十五篇。

注 广雅曰：“剽，削也，音匹妙反。”一作“标”。

寔从兄烈，有重名于北州，历位郡守、九卿。灵帝时，开鸿都门榜卖官爵，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。其富者则先入钱，贫者到官而后倍输，或因常侍、阿保别自通达。是时段颀、樊陵、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，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。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，得为司徒。及拜日，天子临轩，百僚毕会。

帝顾谓亲幸者曰：“悔不小靳，可至千万。”程夫人于傍应曰：“崔公冀州名士，岂肯买官？赖我得是，反不知姝邪！”

烈于是声誉衰减。久之不自安，从容问其子钧曰：“吾居三公，于议者何如？”钧曰：“大人少有英称，历位卿守，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；而今登其位，天下失望。”烈曰：“何为然也？”

钧曰：“论者嫌其铜臭。”烈怒，举杖击之。钧时为虎贲中郎将，服武弁，戴鹖尾，狼狽而走。烈骂曰：“死卒，父槌而走，孝乎？”钧曰：“舜之事父，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，非不孝也。”

烈鼻而止。烈后拜太尉。

注 阿保谓傅母也。

注 靳，固惜之也。靳或作“僞”。说文曰：“僞，引为价也。”音一建反。

注 姝，美也。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。姝或作“株”。株，根本也。

注 以其武官，故骂为卒。或作“孔卒”者，误也。

注 家语曰：“曾子耘瓜，误伤其根。曾鹵怒，建大杖以击其首。曾子仆地不知人，有顷乃苏。孔子闻之怒，谓门弟子曰：‘参来勿内也。昔瞽叟有子曰舜，瞽叟欲使之，未尝不往，则欲杀之，未尝可得。小棰则待，大杖则逃，不陷父于不义也。’”  
钩少交结英豪，有名称，为西河太守。献帝初，钩与袁绍俱起兵山东，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狱，锢之，银铛铁锁。卓既诛，拜烈城门校尉。及李傕入长安，为乱兵所杀。

注 说文曰：“银铛，锁也。”前书曰：“人犯铸钱，以铁锁银铛其颈。”银音郎，铛音当。

烈有文才，所着诗、书、教、颂等凡四篇。

论曰：崔氏世有美才，兼以沉沦典籍，遂为儒家文林。邕、瑗虽先尽心于贵戚，而能终之以居正，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！李固，高絜之士也，与瑗螿郡，奉贄以结好。由此知杜乔之劾，殆其过矣。寔之政论，言当世理乱，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。

注 仪礼曰：“士相见之礼，贄冬用雉，夏用脍，奉之曰：‘某也欲见无由达。’”脍，干\*(脍)\*[胸]，音渠。

赞曰：崔为文宗，世禅雕龙。建新耻洁，摧志求容。永矣长岑，于辽之阴。

不有直道，曷取泥沉。瑗不言禄，亦离冤辱。子真持论，感起昏俗。

注 史记曰：“谈天衍，雕龙奭。”刘向别录曰：“言邹奭修饰之文若雕龙文也。”禅谓相传授也。

## 后汉书卷五十三

###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 第四十三

易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”孔子称“蘧伯玉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”。然用舍之端，君子之所以存其诚也。故其行也，则濡足蒙垢，出身以嗟时；及其止也，则穷栖茹菽，臧宝以迷国。

注 上系之词也。言贤哲所行，其趣异也。

注 论论蘧伯玉名瑗，韞大夫也。卷而怀谓不预时政，不忤于人者也。

注 诚，实也。孔子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臧。”易曰：“闲邪存其诚。”

注 新序曰：“申徒狄非时，将自投河，崔嘉闻而止之曰：‘吾闻圣人从事于天地之闲，人之父母也。今为濡足之故，不救溺人乎？’”

注 尔雅曰：“啜，茹也。”孙卿子曰：“君子啜菽饮水，非愚也，是节然也。”

论语曰，阳货谓孔子曰：“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”

太原闵仲叔者，世称节士，虽周党之洁清，自以弗及也。党见其含菽饮水，遗以生蒜，受而不食。建武中，应司徒侯

霸之辟，既至，霸不及政事，徒劳苦而已。仲叔恨曰：“始蒙嘉命，且喜且惧；今见明公，喜惧皆去。以仲叔为不足问邪，不当辟也。辟而不问，是失人也。”遂辞出，投劾而去。

复以博士征，不至。客居安邑。老病家贫，不能得肉，日买斲肝一片，屠者或不肯与，安邑令闻，敕吏常给焉。仲叔怪而问之，知，乃叹曰：“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？”遂去，客沛。以寿终。

注 谢沉书曰：“闵贡字仲叔。”

注 党与仲叔同郡，亦贞介士也。见逸人传。皇甫谧高士传曰：“党见仲叔食无菜，遗之生蒜。仲叔曰：‘我欲省烦耳，今更作烦邪？’受而不食。”

注 劳其勤苦也。劳音力到反。

注 案罪曰劾，自投其劾状而去也。投犹下也。今有投辞投牒之言也。

仲叔同郡荀恁，字君大，少亦修清节。资财千万，父越卒，悉散与九族。

隐居山泽，以求厥志。王莽末，匈奴寇其本县广武，闻恁名节，相约不入荀氏闾。光武征，以病不至。永平初，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，开东合延贤俊，辟而应焉。及后朝会，显宗戏之曰：“先帝征君不至，骠骑辟君而来，何也？”

对曰：“先帝秉德以惠下，故臣可得不来。骠骑执法以检下，故臣不敢不至。”后月余，罢归，卒于家。

注 恁音而甚反。

注 广武，县，属太原郡，故城在今代州鴈门县也。

注 检犹察也。

桓帝时，安阳人魏桓，字仲英，亦数被征。其乡人劝之行。桓曰：“夫干禄求进，所以行其志也。今后宫千数，其可损乎？厩马万匹，其可减乎？左右悉权豪，其可去乎？”皆对曰：“不可。”桓乃慨然叹曰：“使桓生行死归，于诸子何有哉！”遂隐身不出。

注 若忤时强谏，死而后归，于诸劝行者复何益也。

若二三子，可谓识去就之斲，候时而处。夫然，岂其枯槁苟而已哉？盖诡时审己，以成其道焉。余故列其风流，区而载之。

注 斲，节也。候时以居，不失去就也。

注 诡，违也。\*(亦)\*\*[谄]\*若违时，志存量己也。

注 言其清洁之风，各有条流，故区别而纪之。

周燮字彦祖，汝南安城人，\*(法)\*\*[决]\*曹掾燕之后也。燮生而钦颐折頰，丑状骇人。

其母欲弃之，其父不听，曰：“吾闻贤圣多有异貌。兴我宗者，乃此儿也。”

于是养之。

注 燕具独行篇周嘉传。

注 頰，颌也。钦颐，曲颌也。说文曰：“頰，鼻茎也。折亦曲也。钦音丘凡反。钦或作“顛”，音同。

注 伏羲牛首，女娲蛇躯，嚙繇鸟喙，孔子牛唇，是圣贤异貌也。又蔡泽亦顛颐蹙頞。

始在髻髻，而知廉让；十岁就学，能通诗、论；及长，专精礼、易。不读非圣之书，不修贺问之好。有先人草庐结于罔畔，下有陂田，常肆勤以自给。非身所耕渔，则不食也。乡党宗族希得见者。

注 髻，发也。礼记曰：“子生三月之末，择日翦发为\*(髻)\*\*[髻]\*，男角女髻，否则男左女右。”髻音徒果反。

注 山脊曰冈。

注 肆，陈也。

注 谢承书曰“燮居家清处，非法不言，兄弟、父子、室家相待如宾，乡曲不善者皆从其教”也。

举孝廉、贤良方正，特征，皆以疾辞，延光二年，安帝以玄纁羔币聘燮，

及南阳冯良，二郡各遣丞掾致礼。宗族更劝之曰：“夫修德立行，所以为国。自先世以来，勋宠相承，君独何为守东冈之陂乎？”燮曰：“吾既不能隐处巢穴，追绮季之迹，而犹显然不远父母之国，斯固以滑泥扬波，同其流矣。

夫修道者，度其时而动。动而不时，焉得亨乎！”

因自载到颍川阳城，遣\*[门]\*生送敬，遂辞疾而归。良亦载病到近县，送礼而还。诏书告二郡，岁以羊酒养病。

注 礼，卿执羔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：“凡赞卿用羔，羔有角而不用，类仁者；

执之不鸣，杀之不綈，类死义者；羔饮其母必跪，类知礼者：故以为贄。”

注 绮季、东园公、夏黄公、 里先生，谓之四皓，隐于商山。见前书也。

注 滑，混也。楚词：“何不滑其泥而扬其波。”滑音古没反。

注 亨，通也。书曰：“虑善以动，动惟厥时。”

注 送敬犹致谢也。

注 送礼谓送其所致之礼也。

良字君郎。出于孤微，少作县吏。年三十，为尉从佐。奉檄迎督邮，即路慨然，耻在暘役，因坏车杀马，毁裂衣冠，乃遁至犍为，从杜抚学。妻子求索，踪跼断绝。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，衣裳腐朽，谓为虎狼盗贼所害，发丧制服。积十许年，乃还乡里。志行高整，非礼不动，遇妻子如君臣，乡党以为仪表。夔、良年皆七十余终。

注 从佐谓随从而已，不主案牘也。

注 廛，贱也。

黄宪字叔度，汝南慎阳人也。世贫贱，父为牛医。

注 在慎水之南，因以名县。南阳有顺阳国，而流俗书此或作“顺阳”者，误。

颍川荀淑至慎阳，遇宪于逆旅，时年十四，淑竦然异之，揖与语，移日不能去。谓宪曰：“子，吾之师表也。”既而前

至袁\*(闾)\*\*[闾]\* 所，未及劳问，逆曰：“子国有颜子，宁识之乎？”\*(闾)\*\*[闾]\*曰：“见吾叔度邪？”

是时，同郡戴良才高倨矜，而见宪未尝不正容，及归，罔然若有失也。其母问曰：“汝复从牛医儿来邪？”对曰：“良不见叔度，不自以为不及；既翬其人，则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

固难得而测矣。”同郡陈蕃、周举常相谓曰：“时月之闲不见黄生，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。”及蕃为三公，临朝叹曰：“叔度若在，吾不敢先佩印绶矣。”太守王龚在郡，礼进贤达，多所降致，卒不能屈宪。郭林宗少游汝南，先过袁\*(闾)\*\*[闾]\*，不宿而退；进往从宪，累日方还。

或以问林宗。林宗曰：“奉高之器，譬诸\*(泛)\*\*[汎]\* 滥，虽清而易挹。

叔度汪汪若千顷陂，澄之不清，淆之不浊，不可量也。”

注 逆旅，客舍。

注 一作“闾”。

注 颜子，颜回也。

注 论语颜回慕孔子之言也。

注 吝，贪也。

注 郭泰别传曰：“时林宗过薛恭祖，恭祖问曰：‘闻足不见袁奉高，车不停轨，銮不辍鞅，从叔度乃弥信宿也？’”

注 奉高，闾字也。尔雅曰：“侧出\*(泛)\*\*[汎]\* 泉，正出滥泉。”\*(泛)\*\*[汎]\*音轨。滥音槛。

注 淆，混也。

宪初举孝廉，又辟公府，友人劝其仕，宪亦不拒之，暂到

京师而还，竟无所就。

年四十八终，天下号曰“征君”。

论曰：黄宪言论风旨，无所传闻，然士君子见之者，靡不服深远，去疵吝。

将以道周性全，无德而称乎？余曾祖穆侯，以为宪隤然其处顺，渊乎其似道，浅深莫臻其分，清浊未议其方。若及门于孔氏，其殆庶乎！

故尝着论云。

注 疵音此。说文曰：“鲜色也。”据此文当为“疵”，作“疵”者，古字通也。

注 道周备，性全一。无德而称，言其德大无能名焉。

注 晋书曰：“范汪字玄平，安北将军，谥曰穆侯。汪生宁，宁生泰，泰生晔。”

注 易系词曰：“坤隤然示人简矣。”隤，柔顺貌。

注 老子曰：“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渊乎似万物之宗。”言渊深不可知也。

注 广雅曰：“方，所也。”

注 易系词曰：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！”殆，近也。

徐嘏字孺子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家贫，常自耕稼，非其力不食。恭俭义让，所居服其德。屡辟公府，不起。

注 豫章，郡，今洪州也。南昌，县，即今豫章县也。谢承书曰“稚少为诸生，学严氏春秋、京氏易、欧阳尚书，兼综风角、星官、筭历、河图、七纬、推步、变易，异行矫时俗，闾里服其德化。有失物者，县以相还，道无拾遗。”

四察孝廉，五辟宰府，三举茂才”也。

时陈蕃为太守，以礼请署功曹，嘏不免之，既谒而退。蕃在郡不接宾客，唯嘏来特设一榻，去则县之。后举有道，家拜太原太守，皆不就。

注 就家而拜之也。

延熹二年，尚书令陈蕃、仆射胡广等上疏荐嘏等曰：“臣闻善人天地之纪，政之所由也。诗云：‘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国。’天挺俊乂，为陛下出，当辅弼明时，左右大业者也。

伏见处士豫章徐嘏、彭城姜肱、汝南袁闳、

京兆韦着、颍川李昙，德行纯备，着于人听。若使擢登三事，协亮天工，必能翼宣盛美，增光日明矣。”桓帝乃以安车玄纁，备礼征之，并不至。帝因问蕃曰：“徐嘏、袁闳、韦着谁为先后？”

蕃对曰：“闳出生公族，闻道渐训。着长于三辅礼义之俗，所谓不扶自直，不镂自雕。至于嘏者，爰自江南卑薄之域，而角立杰出，宜当为先。”

注 左传曰，晋三蚘害伯宗，谮而杀之，及栾弗忌。韩献子曰“蚘氏其不免乎！善人天地之纪也，而骤绝之，不亡何待”也。

注 大雅文王之诗也。思，愿也。皇，天也。思愿天多生贤人于此王国。

注 左右，助也。

注 闳见袁安传。谢承书曰：“闳少修志节，矫俗高厉。”

注 着见韦彪传。谢承书曰：“为三辅冠族。着少修节操，

持京氏易、韩诗，博通术艺。”

注 说苑曰“蓬生梟中，不扶自直”也。

注 如角之特立也。

嘏尝为太尉黄琼所辟，不就。及琼卒归葬，嘏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，设鸡酒薄祭，哭毕而去，不告姓名。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，闻之，疑其嘏也，乃选能言语生茅容轻骑追之。及于涂，容为设饭，共言稼穡之事。临诀去，谓容曰：“为我谢郭林宗，大树将颠，非一绳所维，何为栖栖不遑宁处？”

及林宗有母忧，嘏往吊之，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。觭怪，不知其故。林宗曰：“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。诗不云乎，‘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。’吾无德以堪之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嘏诸公所辟虽不就，有死丧负笈赴吊。常于家豫炙鸡一只，以一两撓絮渍酒中，暴干以里鸡，径到所起廵外，以水渍撓使有酒气，斗米饭，白茅为藉，以鸡置前，醢酒毕，留谒则去，不见丧主。”

注 颠，仆也。维，系也。喻时将衰季，岂一人可能救邪？

注 小雅白驹诗。此戒贤者，行所舍，主人之饩虽薄，要就贤主人，其德如玉然也。

灵帝初，欲蒲轮聘嘏，会卒，时年七十二。

子胤字季登，笃行孝悌，亦隐居不仕。太守华歆礼请相见，固病不诣。

汉末寇贼从横，皆敬胤礼行，转相约敕，不犯其间。建安中卒。

注 谢承书曰“胤少遭父母丧，致哀毁瘵，欧血发病。服阕，隐居林藪，躬耕稼穡，则诵经，贫窶困乏，执志弥固，不受惠于人”也。

注 魏志曰，歆字子鱼，平原人。为豫章太守。为政清净不烦，吏人咸感而爱之。

李昱字云，少孤，继母严酷，昱事之愈谨，为乡里所称法。养亲行道，终身不仕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昱少丧父，躬事继母。\*[继母]\*酷烈，昱性纯孝，定省恪勤，妻子恭奉，寒苦执劳，不以为怨。得四时珍玩，先以进母。与徐孺子等海内列名五处士焉。”

姜肱字伯淮，彭城广戚人也。家世名族。肱与二弟仲海、季江，俱以孝行着闻。其友爱天至，常共卧起。及各娶妻，兄弟相恋，不能别寝，以系嗣当立，乃递往就室。

注 广戚故城今徐州沛县东。

注 谢承书曰“祖父豫章太守，父任城相”也。

注 谢承书曰“肱性笃孝，事继母恪勤。母既年少，又严厉。肱感恺风之孝，兄弟同被而寝，不入房室，以慰母心”也。

肱博通五经，兼明星纬，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。诸公争加辟命，皆不就。

二弟名声相次，亦不应征聘，时人慕之。

肱尝与季江谒郡，夜于道遇盗，欲杀之。肱兄弟更相争死，贼遂两释焉，

但掠夺衣资而已。既至郡中，见肱无衣服，怪问其故，肱

托以它辞，终不言盗。

盗闻而感悔，后乃就精庐，求见征君。肱与相见，皆叩头谢罪，而还所略物。肱不受，劳以酒食而遣之。

注 谢承书曰“肱与季江俱乘车行适野庐，为贼所劫，取其衣物，欲杀其兄弟。肱谓盗曰：‘弟年幼，父母所怜愍，又未娉娶，愿自杀身济弟。’季江言：

‘兄年德在前，家之珍宝，国之英俊，乞自受戮，以代兄命。’盗戢刃曰：‘二君所谓贤人，吾等不良，妄相侵犯。’物而去。肱车中尚有数千钱，盗不见也，使从者追以与之，亦复不受。肱以物经历盗手，因以付亭吏而去”也。

注 精庐即精舍也。

后与徐嘏俱征，不至。桓帝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。肱卧于幽闇，以被韬面，言患眩疾，不欲出风。工竟不得见之。

注 韬，臧也。

中常侍曹节等专执朝事，新诛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，欲借宠贤德，以释觊望，乃白征肱为太守。肱得诏，乃私告其友曰：“吾以虚获实，遂藉声价。明明在上，犹当固其本志，况今政在阍竖，夫何为哉！”乃隐身遯命，远浮海滨。再以玄纁聘，不就。即拜太中大夫，诏书至门，肱使家人对云“久病就医”。遂羸服闲行，窜伏青州界中，卖卜给食。召命得断，家亦不知其处，历年乃还。年七十七，熹平二年终于家。弟子陈留刘操追慕肱德，共刊石颂之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灵帝手笔下诏曰：‘肱抗陵云之志，养浩然之气，以朕德薄，未肯降志。昔许由不屈，王道为化；夷齐不挠，周德不亏。州郡以礼优顺，勿失其意。’”申屠蟠字子龙，陈留外黄人也。九岁丧父，哀毁过礼。服除，不进酒肉十余年。

每忌日，辄三日不食。

注 海内先贤传曰：“蟠在顷侧致甘露、白雉，以孝称。”

同郡缙氏女玉为父报讎，杀夫氏之党，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，配欲论杀玉。蟠时年十五，为诸生，进谏曰：“玉之节义，足以感无耻之孙，激忍辱之子。不遭明时，尚当表旌庐墓，况在清听，而不加哀矜！”配善其言，乃为讫得减死论。乡人称美之。

注 缙，姓也。

注 续汉书曰“同县大女缙玉为从父报仇，杀夫之从母兄李士，姑执玉以告吏”也。

注 讫，请也。

家贫，佣为漆工。郭林宗见而奇之。同郡蔡邕深重蟠，及被州辟，乃辞让之曰：

“申屠蟠禀气玄妙，性敏心通，丧亲尽礼，几于毁灭。至行美义，人所鲜能。

安贫乐潜，味道守真，不为燥湿轻重，不为穷达易节。方之于邕，以齿则长，以德则贤。”

注 律历志曰：“铜为物至精，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，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，介然有常，似于士君子之行。”

注 易曰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

后郡召为主簿，不行。遂隐居精学，博贯五经，兼明图纬。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，子居临歿，以身托蟠，蟠乃躬推辇车，送丧归乡里。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闲，从事义之，为封传护送，蟠不肯受，投传于地而去。事毕还学。

注 谢承书曰“蟠前后征辟，文书悉挂于树，初不顾眄”也。

注 百官志曰“司隶从事史十二人，秩百石”也。

注 传谓符牒。使人监送之。

太尉黄琼辟，不就。及琼卒，归葬江夏，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，互相谈论，莫有及蟠者。唯南郡一生与相酬对，既别，执蟠手曰：“君非聘则征，如是相见于上京矣。”蟠勃然作色曰：“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，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？”因振手而去，不复与言。再举有道，不就。

注 帐下，葬处。

注 乐音五孝反。

注 谢承书曰“诏书令郡以礼发遣，蟠到河南万岁亭，折辕而旋”也。

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议朝政，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。太学生争慕其风，以为文学将兴，处士复用。蟠独叹曰：

“昔战国之世，处士横议，列国之王，至为拥篲先驱，卒有坑儒烧书之祸，今之谓矣。”乃绝筇于梁碭之闲，因树为屋，自同佣人。居二年，滂等果罹党锢，或死或刑者数百人，蟠确然免于疑论。后蟠友人陈郡冯雍坐事系狱，豫州牧黄琬欲杀之。或劝蟠救雍，蟠不肯行，曰：“黄子琬为吾故邪，未必合罪。如不用吾言，虽往何益！”琬闻之，遂免雍罪。

注 讪谓横议是非也。讪或作“评”也。

注 孟子曰：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恣行，处士横议。”前书曰：“秦既称帝，患周之败，以为起于处士横议，诸侯力争。”音义曰：“言由横议而败之。”

注 史记，邹衍如燕，昭王拥篲先驱，请列弟子之坐而受业。筑碣石宫，身亲往师之。

注 梁国有碭县。

注 谢承书曰“居蓬菜之室，依桑树以为栋”也。

大将军何进连征不诣，进必欲致之，使蟠同郡黄忠书劝曰：“前莫府初开，至如先生，特加殊礼，优而不名，申以手笔，设几杖之坐。经过二载，而先生抗志弥高，所尚益固。窃论先生高节有余，于时则未也。今颍川荀爽载病在道，北海郑玄北面受署。彼岂乐羁牵哉，知时不可逸豫也。昔人之隐，遭时则放声灭结，巢栖茹薇。其不遇也，则裸身大笑，被发狂歌。

今先生处平壤，

游人闲，吟典籍，袭衣裳，事异昔人，而欲远蹈其结，不亦难乎！孔氏可师，何必首阳。”蟠不荅。

注 放，也。谓 声名也。巢栖谓巢父也。说文：“薇，似藿也。”

注 楚词曰：“桑扈裸行。”史记曰：“箕子被发阳狂。”  
“歌谓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也。”

注 壤，地也。

注 孔子使子路语隐者云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。”首阳，夷、齐所隐山也。

中平五年，复与爽、玄及颍川韩融、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，不至。明年，董卓废立，蟠及爽、融、纪等复俱公车征，唯蟠不到。觐人咸劝之，蟠笑而不应。居无几，爽等为卓所胁迫，西都长安，京师扰乱。及大驾西迁，公卿多遇兵饥，室家流散，融等仅以身脱。唯蟠处乱末，终全高志。年七十四，终于家。

注 融字符长，诏之子也。见韶传。

注 续汉志曰，征爽为司空，融为尚书，纪为侍中。

赞曰：琛宝可怀，贞期难对。道苟违运，理用同废。与其遐栖，岂若蒙秽？

凄凄硕人，陵阿穷退。韬伏明姿，甘是堙暖。

注 琛宝喻道德也。贞期谓明时也。对，偶也。

注 蒙秽谓仕乱朝。

注 硕人谓贤者。凄凄，饥病貌也。言贤者退而穷处。诗国风曰：“考盘在阿，硕人之藹。”曲陵曰阿。陵，升也。藹，饥也。藹音苦戈反。

注 堙，沉也。暖犹翳也。

## 后汉书卷五十四

### 杨震列传 第四十四

\*子秉孙赐曾孙彪玄孙修\*

杨震字伯起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八世祖喜，高祖时有功，封赤泉侯。高祖敞，昭帝时为丞相，封安平侯。父宝，习欧阳尚书。哀、平之世，隐居教授。

居摄二年，与两龚、蒋诩俱征，遂遁逃，不知所处。光武高其节。建武中，公车特征，老病不到，卒于家。

注 史记曰，喜追杀项羽，以功封。

注 续齐谐记曰：“宝年九岁时，至华阴山北，见一黄雀为鸱梟所搏，坠于树下，为蝼蚁所困。宝取之以归，置巾箱中，唯食黄花，百余日毛羽成，乃飞去。

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：‘我西王母使者，君仁爱救拯，实感成济。’以白环四枚与宝：‘令君子孙洁白，位登三事，当如此环矣。’”注 龚胜字君宾，龚舍字君倩，蒋诩字符卿，并以高节著名。见前书。

震少好学，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，明经博览，无不穷究。诸儒为之语曰：“关西孔子杨伯起。”常客居于湖，不荅州郡礼命数十年，觐人谓之晚暮，而震志愈笃。后有冠雀衔三

鱣鱼，飞集讲堂前，都讲取鱼进曰：“蛇鱣者，卿大夫服之象也。”

数三者，法三台也。先生自此升矣。”年五十，乃始仕州郡。

注 今湖城县。

注 续汉\*(志)\*\*[书]\*曰“教授二十余年，州请召，数称病不就。少孤贫，独与母居，假地殖殖，以给供养，诸生尝有助种蓝者，震辄拔，更以距其后，乡里称孝”也。

注 冠音贯，即鹳雀也。鱣音善。韩子云：“鱣似蛇。”臣贤案：续汉及谢承书“鱣”字皆作“𪚩”，然则“鱣”“𪚩”古字通也。鱣鱼长者不过三尺，黄地黑文，故都讲云“蛇𪚩，卿大夫之服象也”。郭璞云“鱣鱼长二三丈，音知然反”，安有鹳雀能胜二三丈乎？此为鱣明矣。

大将军邓鹭闻其贤而辟之，举茂才，四迁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。当之郡，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

“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”密曰：“暮夜无知者。”震曰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。何谓无知！”密愧而出。后转涿郡太守。性公廉，不受私谒。

子孙常蔬食步行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，震不肯，曰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！”

注 昌邑故城在今兖州金乡县西北也。

元初四年，征入为太仆，迁太常。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，

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，显传学业，诸儒称之。

注 伦字仲桓。谢承书云：“荐杨仲桓等五人，各从家拜博士。”

永宁元年，代刘恺为司徒。明年，邓太后崩，内宠始横。安帝乳母王圣，因保养之勤，缘恩放恣；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，传通奸赂。震上疏曰：“臣闻政以得贤为本，理以去秽为务。

是以唐虞俊乂在官，四凶流放，天上咸服，以致雍熙。方今九德未事，嬖幸充庭。阿母王圣出自贱微，得遭千载，奉养圣躬，虽有推燥居湿之勤，前后赏惠，过报劳苦，而无厌之心，不知纪极，外交属托，扰乱天下，损辱清朝，尘点日月。书诫牝鸡牡鸣，

诗刺哲妇丧国。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，恣骄弟之情，几至危国，然后加讨，春秋贬之，以为失教。夫女子小人，近之喜，远之怨，实为难养。

易曰：‘无攸遂，在中馈。’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。宜速出阿母，令居外舍，断绝伯荣，莫使往来，令恩德两隆，上下俱美。惟陛下绝婉嬖之私，割不忍之心，留神万机，谨慎拜爵，减省献御，损节征发。令野无鹤鸣之叹，朝无小明之悔，大东不兴于今，劳止不怨于下。

拟踪往古，比德哲王，岂不休哉！”奏御，帝以示阿母等，内幸皆怀忿恚。而伯荣骄淫尤甚，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縡交通，縡遂以为妻，得袭护爵，位至侍中。震深疾之，复诣阙上疏曰：“臣闻高祖与髡臣约，非功臣不得封，故经制父死子继，兄亡弟及，以防篡也。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縡袭护爵为侯。护同产弟威，今犹见在。臣闻天子专封有功，诸

侯专爵爵有德。今缙无佗功行，但以配阿母女，一时之闲，既位侍中，又至封侯，不稽旧制，不合经义，行人諠哗，百姓不安。陛下宜览镜既往，顺帝之则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墨子曰：“夫尚贤者，政本也。”左传曰：“为国者，如农夫之务去草焉。”

注 尚书曰：“四罪而天下咸服。”又曰：“黎人于变时雍，庶绩咸熙。”雍，和也。熙，广也。

注 尚书臧繇谟曰：“亦行有九德：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龚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谊。

“又曰：“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。”

注 谥法曰：“贱而得爱曰嬖。”

注 孝经援神契曰“母之于子也，鞠养殷勤，推燥居湿，绝少分甘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，缙云氏有不材子，聚敛积实，不知纪极。

注 牝，雌也。牡，雄也。尚书：“古人有言，牝鸡无晨，牝鸡之晨，唯家之索。”

注 诗大雅曰：“哲夫成城，哲妇倾城。”

注 严公，庄公也，避明帝讳改焉。左传，郑庄公杀母弟段，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

注 论语曰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”也。

注 家人卦六二爻辞也。郑玄注曰：“二为阴爻，得正于内；五，阳爻也，得正于外。犹妇人自修正于内，丈夫修正于外。无攸遂，言妇人无敢自遂也。

爻体离，又互体坎，火位在下，水在上， 之象也。馈，食也，故云在中馈也。”

注 诗国风候人篇序曰：“曹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。”其诗曰：“婉兮变兮，季女斯饥。”婉，少貌。变，好貌也。

注 诗小雅序曰：“鹤鸣，诤宣王也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教周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。”其诗曰：“鹤鸣于九臯，声闻于野。”言身隐而名著，喻贤者虽隐居，人咸知之。

注 诗小雅序曰：“小明，大夫悔仕于乱也。”小明者，言周幽王曰小其明，损其政事，以至于乱。

注 诗小雅序：“大东，刺乱也。”其诗曰：“小东大东，杼柚其空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小亦于东，大亦于东，言赋敛多也。”

注 诗大雅序曰：“人劳，刺厉王也。”其诗曰“人亦劳止，迄可小康”也。

注 护，泗水王歙之从曾孙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刘子、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？西周也。其言入何？篡辞也。冬十月，王子猛卒。此未踰年之君，其称王子猛卒何？不予当也。不予当者，不与当父死子继，兄亡弟及也。”

延光二年，代刘恺为太尉。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，震不从。宝乃自往候震曰：“李常侍国家所重，欲令公辟其兄，宝唯传上意耳。”震曰：

“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，故宜有尚书敕。”遂拒不许，宝大恨而去。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，震又不从。司空刘授闻之，即辟此二人，旬日中皆见拔擢。由是震益见怨。

注 言非己本心，传在上之意。

注 汉官仪：“授字孟春，武原人。”

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，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、谢恽等更相扇动，倾摇朝廷。震复上疏曰：“臣闻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储，故尧遭洪水，人无菜色。臣伏念方今螽害发起，弥弥滋甚，百姓空虚，不能自贍。重以螟蝗，羌虏钞掠，三边震扰，战斗之役至今未息，兵甲军粮不能复给。大司农帑藏匮乏，殆非社稷安宁之时。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，合两为一，连里竟街，

雕修缮饰，穷极巧伎。今盛夏土王，而攻山采石，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，转相迫促，为费巨亿。周广、谢恽兄弟，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，依倚近幸奸佞之人，与樊丰、王永等分威共权，属托州郡，倾动大臣。宰司辟召，承望旨意，招来海内贪污之人，受其货赂，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。

白黑溷淆，清浊同源，天下讙哗，咸曰财货上流，为朝结讖。臣闻师言：‘上之所取，财尽则怨，力尽则叛。’怨叛之人，不可复使，故曰：‘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？’惟陛下度之。”丰、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，无所顾忌，遂诈作诏书，调发司农钱谷、大匠见徒材木，各起家舍、园池、庐观，役费无数。

注 言有储蓄，人无食菜之饥色也。

注 弥弥犹稍稍也。韦孟诗曰“弥弥其失”也。

注 津城门，洛阳南面西头门也。

注 合两坊而为一宅。里即坊也。

注 续汉志将作大匠，秩二千石。左校令，秩六百石。

注 有臧贿禁锢之人也。

注 论语有若对鲁哀公之词。

震因地震，复上疏曰：“臣蒙恩备台辅，不能奉宣政化，调和阴阳，去年十\*(一)\*”

月四日，京师地动。臣闻师言：‘地者阴精，当安静承阳。而今动摇者，阴道盛也。其日戊辰，三者皆土，位在中宫，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。’

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，躬自菲薄，宫殿垣屋倾倚，枝柱而已，无所兴造，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，商邑之翼翼也。而亲近幸臣，未崇断金，

骄溢踰法，多请徒士，盛修第舍，卖弄威福。道路讙哗，觴所闻见。地动之变，近在城郭，殆为此发。又冬无宿雪，春节未雨，百僚焦心，而缮修不止，诚致旱之征也。书曰：‘僭恒阳若，臣无作威作福玉食。’唯陛下奋干刚之德，弃骄奢之臣，以掩詖言之口，奉承皇天之戒，无令威福久移于下。”

注 戊干辰支皆土也，并地动，故言三者。

注 倚，邪也。注音竹主反。

注 诗商颂“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”也。

注 易系辞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言邪佞之臣，不与上同心。

注 尚书洪范之词也。僭，差也。若，顺也。君行僭差，则常阳顺之也。言唯君得专威福，为美食。

注 易曰：“大哉干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”

震前后所上，转有切至，帝既不平之，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怒，俱以其名儒，未敢加害。寻有河闲男子赵腾诣阙上书，指陈得失。帝发怒，遂收考诏狱，结以罔上不道。震复上疏救之曰：“臣闻尧舜之世，谏鼓谤木，立之于朝；殷周哲王，小

人怨詈，则还自敬德。所以达聪明，开不讳，博采负薪，尽极下情也。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，与手刃犯法有差。乞为亏除，全腾之命，以诱刍豢舆人之言。”帝不省，腾竟伏尸都市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尧置敢谏之鼓，舜立诽谤之木。”

注 尚书曰“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，兹四人迪哲。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，则皇自敬德”也。

注 舆，觶也。诗曰：“询于刍豢。”左氏传曰“听舆人之谋”也。

会三年春，东巡岱宗，樊丰等因乘舆在外，竞修第宅，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，得丰等所诈下诏书，具奏，须行还上之。丰等闻，惶怖，会太史言星变逆行，遂共譖震云：“自赵腾死后，深用怨怼；且邓氏故吏，有恚恨之心。”及车驾行还，便时太学，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，于是柴门绝宾客。丰等复恶之，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，怀恚望，有诏遣归本郡。震行至城西几阳亭，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：“死者士之常分。吾蒙恩居上司，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，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，何面目复见日月！身死之日，以杂木为棺，布单被裁足盖形，勿归顷次，勿设祭祠。”因饮酖而卒，时年七十余。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，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，露棺道侧，鬻震诸子代邮行书，道路皆为陨涕。

注 史谓府吏也。

注 怼，怨怒也。

注 震初邓鹭辟之，故曰故吏。

注 且于太学待吉时而后入也，故曰便时。前书“便时上

林延寿门”也。

注 慷慨，悲叹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齐公子雍食菜于移，其后氏焉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震临没，谓诸子以牛车薄篋，载柩还归。”

注 说文：“邮，境上行书舍也。”广雅曰：“邮，驿也。”

岁余，顺帝即位，樊丰、周广等诛死，震门生虞放、陈翼诣阙追讼震事。朝廷咸称其忠，乃下诏除二子为郎，赠钱百万，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，远近毕至。先葬十余日，有大鸟高丈余，集震丧前，俯仰悲鸣，泪下沾地，葬毕，乃飞去。郡以状上。时连有鬻异，帝感震之枉，乃下诏策曰：“故太尉震，正直是与，俾匡时政，而青蝇点素，同兹在藩。上天降威，鬻眚屡作，尔卜尔筮，惟震之故。朕之不德，用彰厥咎，山崩栋折，我其危哉！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，魂而有灵，傥其歆享。”于是时人立石鸟象于其墓所。

注 墓在今潼关西大道之北，其碑尚存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大鸟来止亭树，下地安行到柩前，正立低头泪出。觐人更共摩抚抱持，终不惊骇。”谢承书曰：“其鸟五色，高丈余，两翼长二丈三尺，人莫知其名也。”

注 藩，樊也。诗云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，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。”青蝇，污白使黑，污黑使白，喻佞人变乱善恶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孔子将终，歌曰：‘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’”震之被谮也，高舒亦得罪，以减死论。及震事显，舒拜侍御史，至荆州刺史。

震五子。长子牧，富波相。

注 富波，县，属汝南郡。

牧孙奇，灵帝时为侍中，帝尝从容问奇曰：“朕何如桓帝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之于桓帝，亦犹虞舜比德唐尧。”帝不悦曰：“卿强项，真杨震子孙，死后必复致大鸟矣。”出为汝南太守。帝崩后，复入为侍中鞞尉，从献帝西迁，有功勤。

及李傕胁帝归其营，奇与黄门侍郎钟繇诱傕部曲将宋晔、杨昂令反傕，傕由此孤弱，帝乃得东。后徙都许，追封奇子亮为阳成亭侯。

注 强项，言不低屈也，光武谓董宣为“强项令”也。

注 魏志曰，繇为黄门侍郎，傕胁天子，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。天子得出长安，繇有力焉。

注 亮旧宅在阆乡县西南。

震少子奉，奉子敷，笃志博闻，议者以为能世其家。敷早卒，子觶，亦传先业，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，累迁御史中丞。及帝东还，夜走度河，觶率诸官属步从至太阳，拜侍中。建安二年，追前功封荔亭侯。

注 太阳，县，属河东郡。

注 郡国志桃林县有荔乡，音莫老反。

震中子秉。

秉字叔节，少传父业，兼明京氏易，博通书传，常隐居教授。年四十余，乃应司空辟，拜待御史，频出为豫、荆、徐、兖四州刺史，迁任城相。自为刺史、二千石，计日受奉，余禄

不入私门。故吏赍钱百万遗之，闭门不受。以廉洁称。

桓帝即位，以明尚书征入劝讲，拜太中大夫、左中郎将，迁侍中、尚书。

帝时微行，私过幸河南尹梁胤府舍。是日大风拔树，昼昏，秉因上疏谏曰：

“臣闻瑞由德至，警应事生。传曰：‘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。’天不言语，以警异谴告，是以孔子迅雷风烈必有变动。诗云：‘敬天之威，不敢驱驰。’

王者至尊，出入有常，警蹕而行，静室而止，自非郊庙之事，则銮旗不驾。故诗称‘自郊徂宫’，易曰‘王假有庙，致孝享也’。诸侯如臣之家，春秋尚列其诫，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盘游！降乱尊卑，等威无序，侍鞞守空宫，绂玺委女妾，设有非常之变，任章之谋，上负先帝，下悔靡及。臣奕世受恩，得备纳言，

又以薄学，充在讲勤，特蒙哀识，见照日月，恩重命轻，义使士死，敢惮摧折，略陈其愚。”帝不纳。秉以病乞退，出为右扶风。太尉黄琼惜其去朝廷，上秉劝讲帷幄，不宜外迁，留拜光禄大夫。是时大将军梁冀用权，秉称病。六年，冀诛后，乃拜太仆，迁太常。

注 劝讲，犹侍讲也。

注 胤，梁冀子也。

注 左传闵子马之词。

注 诗大雅曰“敬天之怒，无敢戏豫，敬天之渝，无敢驰驱”，与此文稍异也。

注 蹕，止行人也。静室谓先使清宫也。前书音义曰，汉有静室令也。

注 汉官仪曰“前驱有云罕，皮轩銮旗车”也。

注 诗大雅云汉之词也。郊，祭天也。

注 萃卦词也。假，至也。假音格。

注 左传，齐庄公如崔杼之家，为杼所杀也，注 法服谓天子服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、藻、火、粉、米、\* [黼、黻]\*十二章。

注 等威谓威仪有等差也。左传曰“贵有常尊，贱有等威”也。

注 前书曰，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，宣子章为公车丞，亡在渭城界中，夜玄服入庙，居郎闲，执戟立于庙门，待上至，欲为逆，发觉伏诛也。

注 奕犹重也。

注 纳言，尚书。

延熹三年，白马令李云以谏受罪，秉争之不能得，坐免官，归田里。其年冬，复征拜河南尹。先是中常侍单超弟匡为济阴太守，以臧罪为刺史第五种所劾，窘急，乃赂客任方刺兖州从事鞠羽。事已见种传。及捕得方，囚系洛阳，匡虑秉当穷竟其事，密令方等得突狱亡走。尚书召秉诘责，秉对曰：“春秋不诛黎比而鲁多盗，方等无状，衅由单匡。刺执法之吏，害奉公之臣，复令逃窜，宽纵罪身，元恶大憝，终为国害。乞槛车征匡考核其事，则奸慝踪绪，必可立得。”而秉竟坐输作左校，以久旱赦出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秉免归，雅素清俭，家至贫窶，并日而食。任城故孝廉景虑赉钱百余万，就以饷秉，秉闭门距绝不受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，于是鲁多盗。”臣

贤案：黎比，莒国之君，恐别有所据也。

会日食，太山太守皇甫规等讼秉忠正，不宜久抑不用。有诏公车征秉及处士韦着，二人各称疾不至。有司并劾秉、着大不敬，请下所属正其罪。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：“秉儒学侍讲，常在谦虚；着隐居行义，以退让为节。俱征不至，诚违侧席之望，然逶迤退食，足抑苟进之风。夫明王之世，必有不召之臣，圣朝弘养，宜用优游之礼。可告在所属，喻以朝庭恩意。如遂不至，详议其罚。”于是重征，乃到，拜太常。

注 诗国风羔羊诗曰：“退食自公，委蕙委蕙。”退食谓减膳也。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。委蕙，委曲自得之貌。

注 尧时许由，禹时伯成子高，汤时务光等。

五年冬，代刘矩为太尉。是时宦官方炽，任人及子弟为官，布满天下，竟为贪淫，朝野嗟怨。秉与司空周景上言：“内外吏职，多非其人，自顷所征，皆特拜不试，致盗窃纵恣，怨讼纷错。旧典，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执，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，或年少庸人，典据守宰，上下忿患，四方愁毒。可遵用旧章，退贪残，塞鬻谤。请下司隶校尉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城门五营校尉、北军中候，各实核所部，应当斥罢，自以状言，三府廉察有遗漏，续上。”帝从之。

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、青州刺史羊亮、辽东太守孙誼等五十余人，或死或免，天下莫不肃然。

注 任谓保任。

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，乘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，帑臧空虚，浮食者觴，而不良守相，欲因国为池，浇濯衅秽。宜绝横拜，以塞觊觎之端。自此终桓帝世，计吏无复留拜者。

注 三署郎，解见安帝纪。

注 左传曰：“下无觊觎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无冀望上位。”

七年，南巡园陵，特诏乘从。南阳太守张彪与帝微时有旧恩，以车驾当至，因傍发调，多以入私。乘闻之，下书责让荆州刺史，以状副言公府。及行至南阳，左右并通奸利，诏书多所除拜。乘复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先王建国，顺天制官。太微积星，名为郎位，入奉宿籥，出牧百姓。嚳陶诚虞，在于官人。顷者道路拜除，恩加竖隶，爵以货成，化由此败，所以俗夫巷议，白驹远逝，穆穆清朝，远近莫观。宜割不忍之恩，以断求欲之路。”于是诏除乃止。

注 南阳郡，荆州所部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天有日、月、北斗、五星、二十八宿，皆有尊卑相正之法。明王奉顺此道，建国设都。”

注 史记天官书曰，太微宫五帝坐，后聚二十五星蔚然，曰郎位。积，聚也。

注 尚书嚳陶诚舜曰“在知人，在官人”也。

注 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议。”诗小雅曰：“皎皎白驹，食我苗，所谓伊人，于焉逍遥。”言宣王官失其人，贤者乘白驹而去之。

时中常侍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，累有臧罪，暴虐一州。明年，秉劾奏参，槛车征诣廷尉。

参惶恐，道自杀。秉因奏览及中常侍具瑗曰：“臣案国旧典，宦竖之官，本在给使省闼，司昏守夜，而今猥受过宠，执政操权。其阿谀取容者，则因公矐举，以报私惠；有忤逆于心者，必求事中伤，肆其凶忿。居法王公，富拟国家，饮食极肴饍，仆妾盈纨素，虽季氏专鲁，穰侯擅秦，何以尚兹！案中常侍侯览弟参，贪残元恶，自取祸灭，览顾知衅重，必有自疑之意，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。昔懿公刑邴歆之父，夺阎职之妻，而使二人参乘，卒有竹中之难，春秋书之，以为至戒。

盖郑詹来而国乱，四佞放而觴服。以此观之，容可近乎？览宜急屏斥，投畀\*(有)\*\*[豺]\*虎。若斯之人，非恩所宥，请免官送归本郡。”书奏，尚书召对秉掾属曰：“公府外职，而奏劾近官，经典汉制有故事乎？”秉使对曰：“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，逐君侧之恶。传曰：‘除君之恶，唯力是视。’

邓通傲慢，申屠嘉召通诘责，文帝从而请之。

汉世故事，三公之职无所不统。”尚书不能诘。帝不得已，竟免览官，而削瑗国。每朝廷有得失，辄尽忠规谏，多见纳用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秉奏‘参取受罪臧累亿。牂柯男子张攸，居为富室，参横加非罪，云造讹言，杀攸家八人，没入庐宅。又与同郡诸生李元之官，共饮酒，醉饱之后，戏故相犯，诬言有淫慝之罪，应时捶杀。以人臣之势，行桀纣之态，伤和逆理，痛感天地，宜当恚持，以谢一州’。又曰‘京兆尹袁逢于长安客舍中得参重车三百余乘，金银珍玩，不可称记。’”

注 季氏，鲁卿，世专鲁政。孔子曰：“季氏富于周公。”

史记曰，穰侯魏冉者，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，为秦相国，侈富于王室。尚犹加也。

注 左传曰“齐懿公之为公子也，与邴馯之父争田弗胜。及即位，乃掘而刖之，而使馯仆。纳閻职之妻，而使职驂乘。夏五月，公游于申池。馯以扑扶职，职怒，馯曰：‘人夺汝妻而不怒，一扶汝，庸何伤？’职曰：‘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？’乃谋杀懿公，纳诸竹中，归，舍爵而行”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郑詹自齐逃来，何以书？甚佞也，曰佞人来矣。”后鲁庄公取齐淫女，卒为后败。四佞即四凶也。

注 畀，与也。诗小雅曰：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”

注 召秉掾属问之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赵鞅取晋阳之甲，以逐荀寅、士吉射。曷为此？逐君侧之恶人也。”

注 左传曰晋寺人披言也。

注 前书邓通，文帝幸臣，为太中大夫，居上傍怠慢。丞相申屠嘉罢朝，坐府中，召通至，不为礼，责曰：“通小臣，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”通顿首，首尽出血。上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：“此吾弄臣，君释之。”

秉性不饮酒，又早丧夫人，遂不复娶，所在以淳白称。尝从容言曰：“我有三不惑：酒，色，财也。”八年薨，时年七十四，赐茔陪陵。子赐。

赐字伯献。少传家学，笃志博闻。常退居隐约，教授门徒，不荅州郡礼命。后辟大将军梁冀府，非其好也。出除陈仓令，因病不行。公车征不至，连辞三公之命。后以司空高第，再迁侍中、越骑校尉。

建宁初，灵帝当受学，诏太傅、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

有重名者，三公举赐，乃侍讲于华光殿中。 迁少府、光禄勋。

注 洛阳宫殿名曰：“华光殿在崇光殿北。”

熹平元年，青熹见御坐，帝以问赐，赐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和气致祥，乖气致鬻，休征则五福应，咎征则六极至。夫善不妄来，鬻不空发。王者心有所惟，意有所想，虽未形颜色，而五星以之推移，阴阳为其变度。以此而观，天之与人，岂不符哉？尚书曰：‘天齐乎人，假我一日。’是其明征也。夫皇极不建，则有蛇龙之孽。诗云：‘惟虺惟蛇，女子之祥。’故春秋两蛇斗于郑门，昭公殆以女败；康王一朝晏起，关雎见几而作。夫女谒行则逸夫昌，逸夫昌则苞苴通，故殷汤以之自戒，终济亢旱之鬻。惟陛下思干刚之道，别内外之宜，崇帝乙之制，受元吉之祉，抑皇甫之权，割艳妻之爱，则蛇变可消，祲祥立应。殷戊、宋景，其事甚明。”

注 休，美也。征，验也。五福：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迨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

注 咎，恶也。六极：一曰凶短折，二曰疾，三曰忧，四曰贫，五曰恶，六曰弱。并见尚书。

注 我谓君也。天意欲整齐于人，必假于君也。今尚书文“假”作“俾”。俾，使也。义亦通。

注 洪范五行传曰。皇，大也。极，中也。建，立也。孽，鬻也。君不合大中，是谓不立。蛇龙，阴类也。

注 诗小雅也。虺蛇，穴居，阴之类，故为女子之祥也。

注 洪范五行传曰：“初，郑厉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，立为郑君。后雍恚之难，厉公出奔，郑人立昭公。既立，内蛇

与外蛇斗郑南门中。内蛇死。是时傅瑕仕于郑，欲内厉公，故内蛇死者，昭公将败，厉公将胜之象也。是时昭公宣布恩施惠，以抚百姓，举贤崇德，以厉鬻臣，观察左右，以省奸谋，则内变不得生，外谋无由起矣。昭公不觉，果杀于傅瑕，二子死而厉公入，此其效也。

诗云：‘惟虺惟蛇，女子之祥。’郑昭公殆以女子败矣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佩玉晏鸣，关雎叹之。”音义曰：“后夫人，鸡鸣佩玉去君所。”

周康王后不然，故诗人叹而伤之。此事见鲁诗，今亡失也。”

注 说苑曰：“汤自伐桀后，大旱七年，洛川竭，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：

‘政不节邪？使人疾邪？苞苴行邪？逸夫昌邪？宫室荣邪？女谒行邪？何不雨之极！’言未已而天大雨。”

注 易泰卦六五曰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”也。

注 艳妻，周幽王后褒姒也。皇甫卿士等皆后之党，用后嬖宠而居位也。

诗曰“皇甫卿士，艳妻煽方处”也。

注 殷王太戊时，桑谷共生于朝，修德而桑谷死。景公时，荧惑守心，修德而星退舍。并见史记。

二年，代唐珍为司空，以鬻异免。复拜光禄大夫，秩中二千石。五年，代袁隗为司徒。是时朝廷爵授，多不以次，而帝好微行，游幸外苑。赐复上疏曰：“臣闻天生蒸民，不能自理，故立君长使司牧之，是以唐虞兢兢业业，周文日昃不暇，明慎庶官，俊乂在职，三载考绩，以观厥成。而今所序用无佗德，有形执者，旬日累迁，守真之徒，历载不转，劳逸无别，善恶同流，北山之诗，所为训作。又闻数微行出幸苑

囿，观鹰犬之执，极盘游之荒，政事日堕，大化陵弼。陛下不顾二祖之勤止，追慕五宗之美踪，而欲以望太平，是由曲表而欲直景，却行而求及前人也。宜绝慢眇之戏，念官人之重，割用板之恩，慎贯鱼之次，无令丑女有四殆之叹，遐迩有愤怨之声。臣受恩偏特，忝任师傅，不敢自同凡臣，括囊避咎。谨自手书密上。”

注 蒸，觶也。

注 司，主也。牧，养也。

注 兢兢，戒慎。业业，危惧。尚书臧陶谏曰：“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。”

注 尚书曰：“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仄，弗遑暇食。”

注 尚书曰“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”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陟彼北山，言采其。偕偕士子，朝夕从事。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”

注 盘，乐也。诗曰：“盘于游田。”书曰：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”

注 许规反。

注 二祖，高祖、光武也。诗曰：“文王既勤止。”

注 文帝太宗、武帝世宗、宣帝中宗、明帝显宗、章帝肃宗也。

注 孙卿子曰：“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。”韩诗外传曰：“夫明镜所以照形也，往古所以知今也。夫知恶往古之恶而不知修今之善，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袭积其所以安存，则无以异乎溟行而求逮于前人也。”

注 板谓诏书也。易剥卦曰：“贯鱼，以宫人宠。”言王者御宫人，如贯鱼之有次序也。

注 刘向列女传曰：“钟离春者，齐无盐邑之女，齐宣王之正后也。其为人也，极丑无双，臼头深目，长壮大节，卬鼻结喉，肥项少发，折 出匈，皮肤若漆。年四十，行嫁不售，自谒宣王，举手拊膝曰：‘殆哉！殆哉！’曰：‘今王之国，西有衡秦之患，南有强楚之讎，外有二国之难，一旦山陵崩，社稷不安，此一殆也。渐台五重，万人罢极，此二殆也。贤者伏匿于山林，谄谀者强于左右，此三殆也。饮酒沉湎，以夜继昼，外不修诸侯之礼，内不秉国家之政，此四殆也。’”

注 括，结也。易曰：“括囊无咎无誉。”

后坐辟党人免。复拜光禄大夫。光和元年，有虹蜺昼降于嘉德殿前，帝恶之，引赐及议郎蔡邕等入金商门崇德署，使中常待曹节、王甫问以祥异祸福所在。赐仰天而叹，谓节等曰：“吾每读张禹传，未尝不愤恚叹息，既不能竭忠尽情，极言其要，而反留意少子，乞还女驄。朱游欲得尚方斩马剑以理之，固其宜也。吾以微薄之学，充先师之末，累世见宠，无以报国。猥当大问，死而后已。”乃书对曰：“臣闻之经传，或得神以昌，或得神以亡。

国家休明，则鉴其德；邪辟昏乱，则视其祸。今殿前之气，应为虹蜺，皆妖邪所生，不正之象，诗人所谓蠹螭者也。于中孚经曰：‘蜺之比，无德以色亲。’

方今内多嬖幸，外任小臣，上下并怨，諠哗盈路，是以瞽异屡见，前后丁宁。

今复投蜺，可谓孰矣。案春秋讖曰：‘天投蜺，天下怨，海内乱。’加四百之期，亦复垂及。昔虹贯牛山，管仲谏桓公无近妃宫。易曰：

‘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则之。’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，

共专国朝，欺罔日月。又鸿都门下，招会髡小，造作赋说，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，如驩兜、共工更相荐说，旬月之闲，并各拔擢，乐松处常伯，任芝居纳言。

蚡俭、梁鹄俱以便辟之性，佞辩之心，各受丰爵不次之宠，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糝亩，口诵尧舜之言，身蹈绝俗之行，弃捐沟壑，不见逮及。冠履倒易，陵谷代处，从小人之邪意，顺无知之私欲，不念板、荡之作，虺蜴之诫。殆哉之危，莫过于今。幸赖皇天垂象谴告。周书曰：‘天子见怪则修德，诸侯见怪则修政，卿大夫见怪则修职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。’惟陛下慎经典之诫，图变复之道，斥远佞巧之臣，速征鹤鸣之士，内亲张仲，外任山甫，断绝尺一，抑止盘游，留思庶政，无敢怠遑。冀上天还威，觴变可弭。老臣过受师傅之任，数蒙宠异之恩，岂敢爱惜垂没之年，而不尽其悽悽之心哉！”[二〇]书奏，甚忤曹节等。蔡邕坐直对抵罪，徙朔方。赐以师傅之恩，故得免咎。

注 洛阳记，殿在九龙门内。郭景纯注尔雅曰：“双出，色鲜盛者为雄，曰虹；闇者为雌，曰蜺。”

注 戴延之西征记曰：“太极殿西有金商门。”

注 张禹，成帝时为丞相，以师傅恩，禹每疾，辄以起居闻，车驾日临问之，拜禹默下。禹顿首谢恩，言“老臣有四男一女，爱女甚于男，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，不胜父子私情，思与女相近”。上实时徙咸为弘农太守。又禹少子未有官，上临候禹，禹数视其少子，上即禹默下拜为黄门给事中也。

注 朱云字游。张禹以帝师尊重，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，云曰：“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，臣愿得尚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

人头，以厉其余。”上问：“谁也？”

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尚方，少府之属官也，作供御器物，故有斩马剑，利可以斩马也。并见前书。

注 左传曰：“有神降于莘，周内史过曰：‘国之将兴，明神降之，监其德也。

将亡，神又降之，观其恶也。故有得神以舆，亦有以亡。国语曰“昔夏之兴也，祝融降于崇山；其亡也，回禄信于黔遂。商之兴也，桀机次于\*(平)\*[丕]

山；其亡也，夷羊在牧。周之兴也，鸛鷩鸣于岐山；其衰也，杜伯射王于郾”也。

注 韩诗序曰：“蝮螫，刺奔女也。蝮螫在东，莫之敢指，诗人言蝮螫在东者，邪色乘阳，人君淫佚之征。臣子为君父隐蔽，故言莫之敢指。”蝮音帝。螫音董。

注 易稽览图中孚经之文也。比，类也。郑玄注曰：“霓，邪气也。阴无德，以好色得亲幸于阳也。”

注 孰，成也。

注 春秋演孔图曰：“霓者，斗之乱精也。失度投霓见。”宋均注曰：“投霓，投应也。”

注 汉终于四百年，解见献帝纪。

注 春秋文曜钩曰：“白虹贯牛山，管仲谏曰：‘无近妃宫，君恐失权。’齐侯大惧，退去色党，更立贤辅，使后出望，上牛山四面听之，以厌神。”宋均注曰：“山，君位也。虹蜺，阴气也。阴气贯之，君惑于妻党之象也。望谓祭以谢过也。”流俗本“山”作“升”者，误也。

注 上系之词。则，效也。

注 法言曰“赋者，童子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”也。

注 尚书驩兜曰：“都，共工方鸠僝功。”

注 楚词曰：“冠履兮杂处。”诗曰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”也。

注 诗大雅序曰：“板，凡伯刺厉王也。”其诗曰：“上帝板板，下人卒瘁。”

“荡，邵穆公伤周室大坏也。”其诗：“荡荡上帝，下人之辟。”又云：“哀今之人，胡为虺蜴。”注云：“蜴，蝮蝥也。虺蜴之性，见人则走。哀哉，今之人何为如是！伤时政也。”

注 无盐之词也，解见上。

注 谓变改而销复之。

注 诗曰：“张仲孝友。”又曰：“衮职有阙，仲山甫补之。”皆周宣王贤臣也。

注[二〇]悽悽犹勤勤也。音力侯反。

其冬，行辟雍礼，引赐为三老。复拜少府、光禄勋，代刘合为司徒。帝欲造毕圭灵琨苑，赐复上疏谏曰：“窃闻使者并出，规度城南人田，欲以为苑。昔先王造囿，裁足以修三驱之礼，薪莱刍牧，皆悉往焉。先帝之制，左开鸿池，右作上林，不奢不约，以合礼中。今猥规郊城之地，以为苑囿，坏沃衍，废田园，驱居人，畜禽兽，殆非所谓‘若保赤子’之义。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，可以逞情意，顺四节也，

宜惟夏禹卑宫，太宗露台之意，以尉下民之劳。”书奏，帝欲止，以问侍中任芝、中常侍乐松。松等曰：“昔文王之囿百里，人以为小；齐宣五里，人以为大。今与百姓共之，无害于政也。”帝悦，遂令筑苑。

注 鸿池在洛阳东，上林在西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衍沃，平美之地也。”

注 书曰“若保赤子，唯人其康义”也。

注 阳嘉元年起西苑，延熹二年造显阳苑。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、上林苑。

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也。

注 逞，快也。四节谓春搜、夏苗、秋猕、冬狩也。

注 孔子曰“禹恶衣服，卑宫室”也。

注 文帝欲作露台，召匠计之，直百金。帝曰“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。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”也。

注 孟子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人犹以为小；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人犹以为大。何也？”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刍荛者往焉，雉菟者往焉，与人同之，人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？”此云文王百里，齐宣五里，与孟子不同也。

四年，赐以病罢。居无何，拜太常，诏赐御府衣一袭，自所服冠帻绶，玉壶革带，金错钩佩。

注 衣单复具曰袭。

注 金错，以金闲错其文。

五年冬，复拜太尉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赐被召会议诣省合，切谏忤旨，因以寇贼免。

先是黄巾帅张角等执左道，称大贤，以诳耀百姓，天下襁负归之。赐时在司徒，召掾刘陶告曰：“张角等遭赦不悔，而稍益滋蔓，今若下州郡捕讨，恐更骚扰，速成其患。且欲切敕刺史、二千石，简别流人，各护归本郡，以孤弱其党，然后诛其渠帅，可不劳而定，何如？”陶对曰：“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庙胜之术也。”赐遂上书言之。会去位，事留中。

后帝徙南宫，阅录故事，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，乃感悟，下诏封赐临晋侯，邑千五百户。初，赐与太尉刘宽、司空张济并入侍讲，自以不宜独受封赏，上书愿分户邑于宽、济。帝嘉叹，复封宽及济子，拜赐尚书令。数日出为廷尉，赐自以代非法家，言曰：“三后成功，惟殷于民，嚳陶不与焉，盖吝之也。”

遂固辞，以特进就第。

注 孙子曰：“未战而庙胜，得筹多也。未战而庙不胜，得筹少也。”

注 谓所论事留在禁中，未施用之。

注 所注之籍录。

注 临晋，县，属冯翊，故城在今同州朝邑县西南。

注 济字符江，细阳人也，张\*(辅)\*[酺]曾孙。

注 吝，耻也。殷，盛也。尚书曰：“伯夷降典，折人惟刑，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，稷降播种，农殖嘉谷，三后成功，惟殷于人。”言嚳陶不预其数者，盖耻之。

二年九月，复代张温为司空。其月薨。天子素服，三日不临朝，赠东园梓器襚服，赐钱三百万，布五百匹。策曰：“故司空临晋侯赐，华岳所挺，九德纯备，三叶宰相，辅国以忠。朕昔初载，授道帷幄，遂阶成勋，以陟大猷。

师范之功，昭于内外，庶官之务，劳亦勤止。七在卿校，殊位特进，五登衮职，弭难义宁。虽受茅土，未荅厥勋，哲人其萎，将谁谘度！朕甚惧焉。礼设殊等，物有服章。今使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位特进，赠司空骠骑将军印绶。”

及葬，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，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

介士，前后部鼓吹，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，送至旧茔。公卿已下会葬。谥文烈侯。

及小祥，又会焉。子彪嗣。

注 挺，生也。九德即嘯陶谟九德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文王初载。”毛萇注云：“载，识也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孔子负手曳杖，消摇于门，歌曰：‘太山其颓乎，梁木其坏乎，哲人其萎乎！’”注 前书，张禹为丞相，以老罢就第，以列侯朝朔望，位特进，见礼如丞相。

汉杂事曰：“诸侯功德优盛，朝廷所敬异，赐位特进，在三公下。”

注 续汉志：“轻车，古之战车也，洞朱轮舆，不巾不盖，菑矛戟幢麾。”菑音侧事反。菑谓插也。

注 续汉志“三公、列侯车，倚鹿，伏熊，黑幡，朱班轮，鹿文飞鞚，九游降龙。骑吏四人，皆带持檠戟为前列，三百石长导从，置门下五吏，贼曹、功曹皆带车道，主簿、主记两车为从”也。

注 礼“僮而小祥”，“又僮而大祥”。郑玄注曰：“祥，吉也，言其渐即吉也。”

彪字文先，少传家学。初举孝廉，州举茂才，辟公府，皆不应。熹平中，以博习旧闻，公车征拜议郎，迁侍中、京兆尹。光和中，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，

彪发其奸，言之司隶。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，天下莫不愜心。征还为侍中、五官中郎将，迁颍川、南阳太守，复拜侍中，三迁永乐少府、太仆、鞞尉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与马日磾、卢植、蔡邕等著作东观。”

注 华峤书曰：“甫使门生王翹辜榷。”解见灵帝纪。

中平六年，代董卓为司空，其冬，代黄琬为司徒。明年，关东兵起，董卓惧，欲迁都以违其难。乃大会公卿议曰：“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，光武宫洛阳，于今亦十世矣。案石包讖，宜徙都长安，以应天人之意。”百官无敢言者。彪曰：“移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故盘庚五迁，殷民胥怨。\*[昔]\*关中遭王莽变乱，宫室焚荡，民庶涂炭，百不一在。光武受命，更都洛邑。今天下无虞，百姓乐安，明公建立圣主，光隆汉祚，无故捐宗庙，弃园陵，恐百姓惊动，必有糜沸之乱。石包室讖，妖邪之书，岂可信用？”

卓曰：“关中肥饶，故秦得并吞六国。且陇右材木自出，致之甚易。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醪数千所，并功营之，可使一朝而辨。百姓何足与议！若有前溇，我以大兵驱之，可令诣沧海。”彪曰：“天下动之至易，安之甚难，惟明公虑焉。”卓作色曰：“公欲沮国计邪？”太尉黄琬曰：“此国之大事，杨公之言得无可思？”卓不荅。司空荀爽见卓意壮，恐害彪等，因从容言曰：“相国岂乐此邪？山东兵起，非一日可禁，故当迁以图之，此秦、汉之执也。”卓意小解。爽私谓彪曰：“诸君坚争不止，祸必有归，故吾不为也。”议罢，卓使司隶校尉宣播以髻异奏免琬、彪等，诣阙谢，即拜光禄大夫。十余日，迁大鸿胪。从入关，转少府、太常，以病免。复为京兆尹、光禄勋，再迁光禄大夫。

三年秋，代淳于嘉为司空，以地震免。复拜太常。兴平元年，代朱铄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及李傕、郭汜之乱，彪尽节鞭主，崎岖危难之闲，几不免于害。语在董卓传。及车驾还洛阳，

复守尚书令。

注 违，避也。

注 盘庚，殷王之名也。胥，相也。迁都于亳，殷人相与怨恨。汤迁亳，仲丁迁囂，河亶甲居相，祖乙居耿，并般庚五也。

注 虞，度也。言无可度之事也。书曰：“四方无虞。”

注 如糜粥之沸也。诗曰：“如沸如羹。”

注 言不敢避险难也。

注 沮，止也。

建安元年，从东都许。时天子新迁，大会公卿，兖州刺史曹操上殿，见彪色不悦，恐于此图之，未得燕设，托疾如厕，因出还营。彪以疾罢。时袁术僭乱，操托彪与术婚姻，诬以欲图废置，奏收下狱，劾以大逆。将作大匠孔融闻之，不及朝服，往见操曰：“杨公四世清德，海内所瞻。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况以袁氏归罪杨公。易称‘积善余庆’，徒欺人耳。”操曰：“此国家之意。”融曰：“假使成王杀邵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邪？今天下纓綬搢绅

所以瞻仰明公者，以公聪明仁智，辅相汉朝，举直厝枉，致之雍熙也。今横杀无辜，则海内观听，谁不解体！孔融鲁国男子，明日便当拂衣而去，不复朝矣。”操不得已，遂理出彪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[融见]操[曰]：‘刑之不滥，君之明也。杨彪获罪，惧者甚觴。’”注 左传曰：“康诰曰：‘父不慈，子不祗，兄不友，弟不恭，不相及也。’”注 易文言

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纓，冠索也。”郑玄注礼记曰：“纓，冠饰也。绅，带也。搢，插也，插笏于绅也。”或作“纒”者，浅赤，言带之色。

注 左传曰，季文子谓晋韩穿曰：“四方诸侯，谁不解体！”杜预注曰：“言不复肃敬也。”

注 若以非罪杀彪，融则还为鲁国一男子，不复更来朝也。

四年，复拜太常，十年免。十一年，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。彪见汉祚将终，遂称龔挛不复行，积十年。后子修为曹操所杀，操见彪问曰：“公何瘦之甚？”

对曰：“愧无日磾先见之明，犹怀老牛舐犊之爱。”操为之改容。

注 彪父赐，以师傅封临晋侯。

注 前书曰，金日磾子二人，武帝所爱，以为弄儿。其后弄儿壮大，不谨，自殿下与宫人戏，日磾适见之，恶其淫乱，遂杀弄儿。

修字德祖，好学，有俊才，为丞相曹操主簿，用事曹氏。及操自平汉中，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，欲守之又难为功，护军不知进止何依。操于是出教，唯曰“鸡肋”而已。外曹莫能晓，修独曰：“夫鸡肋，食之则无所得，弃之则如可惜，公归计决矣。”乃令外白稍严，操于此回师。修之几决，多有此类。修又尝出行，筹操有问外事，乃逆为荅记，敕守舍儿：“若有令出，依次通之。”既而果然。如是者三，操怪其速，使廉之，知状，于此忌修。且以袁术之甥，虑为后患，遂因事杀之。

注 典略曰：“修，建安中举孝廉，除郎中，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。是时军国多事，修总知内外事，皆称意。自魏太子以下，并争与交好。”

注 廉，察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，从司马门出，谤讪鄢陵侯章。太祖闻之大怒，故遂收杀之，时年四十五矣。”

修所着赋、颂、碑、赞、诗、哀辞、表、记、书凡十五篇。

及魏文帝受禅，欲以彪为太尉，先遣使示旨。彪辞曰：“彪备汉三公，遭世倾乱，不能有所补益。耄年被病，岂可赞惟新之朝？”遂固辞。乃授光禄大夫，赐几杖衣袍，因朝会引见，令彪着布单衣、鹿皮冠，杖而入，待以宾客之礼。

年八十四，黄初六年卒于家。自震至彪，四世太尉，德业相继，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。

注 续汉书曰“魏文帝诏曰：‘先王制几杖之赐，所以宾礼黄耆。太尉杨彪，乃祖以来世著名绩，其赐公延年杖。延请之日便使杖入’”也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东京杨氏、袁氏，累世宰相，为汉名族。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；能守家风，为世所贵，不及杨氏也。”

论曰：孔子称“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”。

诚以负荷之寄，不可以虚冒，崇高之位，忧重责深也。延光之闲，震为上相，抗直方以临权枉，

先公道而后身名，可谓怀王臣之节，识所任之体矣。遂累叶载德，继踵宰相。信哉，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。先

世韦、平，方之蔑矣。

注 论语载孔子之言也。相扶持者，谕臣当辅君也。

注 负荷之寄，周公、霍光之侑。

注 坤六二曰“直方大不习无不利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

注 易曰：“德积载。”载，重也。

注 韦贤、平当父子并相继为丞相。

赞曰：杨氏载德，仍世柱国。 震畏四知，秉去三惑。 赐亦无讳，彪诚匪忒。

修虽才子，渝我淳则。

注 言世为国柱臣也。

注 忒，差也。

注 渝，变也。

## 后汉书卷五十五

### 章帝八王传 第四十五

孝章皇帝八子：宋贵人生清河孝王庆，梁贵人生和帝，申贵人生济北惠王寿，河闲孝王开，四王不载母氏。

千乘贞王伉，建初四年封。和帝即位，以伉长兄，甚见尊礼。立十五年薨。

子宠嗣，一名伏胡。永元七年，改国名乐安。立二十八年薨，是为夷王。父子薨于京师，皆葬洛阳。

子鸿嗣。安帝崩，始就国。鸿生质帝，质帝立，梁太后下诏，以乐安国土卑湿，租委鲜薄，改[封]鸿\*(封)\*勃海王。立二十六年薨，是为孝王。

注 委谓委输也。

无子，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，奉鸿\*(嗣)\*\*[祀]\*。延熹八年，悝谋为不道，有司请废之。帝不忍，乃贬为麀陶王，食一县。

注 悝，蠡吾侯翼子，河闲王开孙也。

悝后因中常侍王甫求复国，许谢钱五千万。帝临崩，遗诏

复为勃海王。惺知非甫功，不肯还谢钱。甫怒，阴求其过。初，迎立灵帝，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，欲钞征书。而中常侍郑飒、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，数与惺交通。

王甫司察，以为有奸，密告司隶校尉段熲。熲平元年，遂收飒送北寺狱。

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飒等谋迎立惺，大逆不道。遂诏冀州刺史收惺考实，又遣大鸿胪持节与宗正、廷尉之勃海，迫责惺。惺自杀。妃妾十一人，子女七十人，伎女二十四人，皆死狱中。傅、相以下，以辅导王不忠，悉伏诛。惺立二十五年国除。觶庶莫不怜之。

注 音立。

注 剽，疾也。

注 北寺，狱名，属黄门署。前书音义曰即若卢狱也。

平春悼王全，以建初四年封。其年薨，葬于京师。无子，国除。

注 续汉志平春，县，属江夏郡也。

清河孝王庆，母宋贵人。贵人，宋昌八世孙，扶风平陵人也。父杨，以恭孝称于乡闾，不应州郡之命。杨姑即明德马后之外祖母也。马后闻杨二女皆有才色，迎而训之。永平末，选入太子宫，甚有宠。肃宗即位，并为贵人。建初三年，大贵人生庆，明年立为皇太子，征杨为议郎，矚赐甚渥。贵人长于人事，供奉长乐宫，身执馈饌，太后怜之。太后崩后，窦皇后宠盛，以贵人姊妹并幸，庆为太子，心内恶之。与母比阳主谋

陷宋氏。外令兄弟求其纤过，内使御者侦伺得失。后于掖庭门邀遮得贵人书，云“病思生菟，令家求之”，因诬言欲作蛊道祝诅，以菟为厌胜之术，日夜毁讐，贵人母子遂渐见疏。

注 昌，文帝时为中尉，以代邸功封壮武侯。

注 比阳主，东海王强女。

注 侦，候也，音丑政反。广雅曰：“侦，问也。”

庆出居承祿观，数月，窦后讽掖庭令诬奏前事，请加验实。七年，帝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肇。肇，梁贵人子也。乃下诏曰：“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，爰自孩乳，至今益章，恐袭其母凶恶之风，不可以奉宗庙，为天下主。大义灭亲，况降退乎！”

今废庆为清河王。皇子肇保育皇后，承训怀鞠，导达善性，将成其器。盖庶子慈母，尚有终身之恩，岂若嫡后事正义明哉！今以肇为皇太子。”遂出贵人姊妹置丙舍，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，皆承讽旨傅致其事，乃载送暴室。二贵人同时饮药自杀。帝犹伤之，敕掖庭令葬于樊濯聚。于是免杨归本郡。郡县因事复捕系之，杨友人前怀令山阳张峻、左冯翊沛国刘均等奔走解释，得以免罪。杨矢志憔悴，卒于家。庆时虽幼，而知避嫌畏祸，言不敢及宋氏，帝更怜之，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。太子特亲爱庆，入则共室，出则同舆。及太子即位，是为和帝，待庆尤渥，诸王莫得为比，常共议私事。

注 左传，鞶石碓杀其子厚，君子曰：“石碓纯臣也，恶州吁而厚预焉。大义灭亲，其是之谓乎！”

注 仪礼丧服曰：“慈母如母。”谓妾子之无母，父命妾养之。故曰慈母，如母者，贵父之命也。

注 傅读曰附。

注 续汉志曰“暴室，署名，主中妇人疾病”也。

注 在洛阳城北也。

后庆以长，别居丙舍。永元四年，帝移幸北宫章德殿，讲于白虎观，庆得入省宿止。帝将诛窦氏，欲得外戚传，惧左右不敢使，乃令庆私从千乘王求，夜独内之；

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觭求索故事。及大将军窦宪诛，庆出居邸，赐奴婢三百人，舆马、钱帛、帷帐、珍宝、玩好充仞其第，又赐中傅以下至左右钱帛各有差。

注 前书外戚传也。

注 谓文帝诛薄昭，武帝诛窦婴故事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中傅，宦者也。”

庆多被病，或时不安，帝朝夕问讯，进膳药，所以垂意甚备。庆小心恭孝，自以废黜，尤畏事慎法。每朝谒陵庙，常夜分严装，衣冠待明；约敕官属，不得与诸王车骑竞驱。常以贵人葬礼有阙，每窃感恨，至四节伏腊，辄祭于私室。窦氏诛后，始使乳母于城北遥祠。及窦太后崩，庆求上頔致哀，帝许之，诏太官四时给祭具。庆垂涕曰：“生虽不获供养，终得奉祭祀，私愿足矣。”欲求作祠堂，恐有自同恭怀梁后之嫌，遂不敢言。常泣向左右，以为没齿之恨。后上言外祖母王年老，遭忧病，下土无医药，愿乞诣洛阳疗疾。于是诏宋氏悉归京师，除庆舅衍、俊、盖、暹等皆为郎。

注 分，半也。

注 恭怀梁后，和帝母梁贵人。

注 没，终；齿，年也。

十五年，有司以日食阴盛，奏遣诸王侯就国。诏曰：“甲子之异，责由一人。诸王幼稚，早离顾复，弱冠相育，常有蓼莪、凯风之哀。选懦之恩，知非国典，且复须留。”至冬，从祠章陵，诏假诸王羽林骑各四十人。后中傅鞞欣私为臧盗千余万，诏使案理之，并责庆不举之状，庆曰：“欣以师傅之尊，选自圣朝，臣愚唯知言从事听，不甚有所恻察。”帝嘉其对，悉以欣臧财赐庆。

及帝崩，庆号泣前殿，呕血数升，因以发病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”

注 诗小雅曰：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诗国风曰；

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”

注 选懦，仁弱慈恋不决之意也。懦音仁充反。东观记须留”作“宿留”。

明年，诸王就国，邓太后特听清河王置中尉、内史，赐什物皆取乘舆上御，以宋衍等并为清河中大夫。庆到国，下令：“寡人生于深宫，长于朝廷，

仰恃明主，垂拱受成。既以薄佑，早离顾复，属遭大忧，悲怀感伤。

蒙恩大国，职惟藩辅，新去京师，忧心茕茕，夙夜屏营，未知所立。盖闻智不独理，必须明贤。今官属并居爵任，失

得是均，庶望上遵策戒，下免悔咎。

其恚督非枉，明察典禁，无令孤获怠慢之罪焉。”

注 续汉\*(书)\*\*[志]\*曰：“中大夫，秩六百石，无员，掌奉王使至京师。”

注 鲁哀公与孔子言曰：“寡人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。”事见孙卿子也。

注 垂拱言无为也。尚书曰：“垂拱仰成。”

注 属，近。

注 茕茕，孤特也。屏营，彷徨也。

邓太后以殇帝襁抱，远虑不虞，留庆长子佑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。至秋，帝崩，立佑为嗣，是为安帝。太后使中黄门送耿姬归国。

注 襁以缙帛为之，即今之小儿绷也。绷音必衡反。

帝所生母左姬，字小娥，小娥姊字大娥，犍为人也。初，伯父圣坐妖言伏诛，家属没官，二娥数岁入掖庭，及长，并有才色。小娥善史书，喜辞赋。和帝赐诸王宫人，因入清河第。庆初闻其美，赏傅母以求之。及后幸爱极盛，姬妾莫比。姊妹皆卒，葬于京师。

庆立凡二十五年，乃归国。其年病笃，谓宋衍等曰：“清河埤薄，欲乞骸骨于贵人顷傍下棺而已。朝廷大恩，犹当应有祠堂，庶母子并食，魂灵有所依庇，死复何恨？”乃上书太后曰：“臣国土下湿，愿乞骸骨，下从贵人于樊濯，虽歿且不朽矣。及今口目尚能言视，冒昧干请。命在呼吸，愿蒙哀怜。”

“遂薨，年二十九。遣司空持节与宗正奉吊祭；又使长乐谒者仆射、中谒者二人副护丧事；赐龙旗九旒，虎贲百人，仪比东海恭王。

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丧，与王合葬广丘。

注 埤音婢。

注 旗有九旒，天子制也。恭王强葬，赠以殊礼，升龙、旒头、鸾辂、龙旗，虎贲百人。

子愍王虎威嗣。永初元年，太后封宋衍为盛乡侯，分清河为二国，封庆少子常保为广川王，子女十一人皆为乡公主，食邑奉。明年，常保薨，无子，国除。

虎威立三年薨，亦无子。邓太后复立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，是为恭王。

注 宠即千乘王伉之子。

太后崩，有司上言：“清河孝王至德淳懿，载育明圣，承天奉祚，为郊庙主。汉兴，高皇帝尊父为太上皇，宣帝号父为皇考，序昭穆，置园邑。\*(太)\*\*[大]\*宗之义，旧章不忘。

宜上尊号曰孝德皇，皇妣左氏曰孝德后，孝德皇母宋贵人追谥曰敬隐后。”乃告祠高庙，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策书玺绶\*[之]\*清河，追上尊号；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，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。尊陵曰甘陵，庙曰昭庙，置令、丞，设兵车周籓，比章陵。复以广川益清河国。尊耿姬为甘陵大贵人。又封女弟侍男为涅阳长公主，别得为舞阴长公主，久长为濮阳长公主，直得为平氏长公主。余七主并早卒，故不

及进爵。

追赠敬隐后女弟小贵人印绶，追封谥宋杨为当阳穆侯。

杨四子皆为列侯，食邑各五千户。

宋氏为卿、校、侍中、大夫、谒者、郎吏十余人。孝德后异母弟次及达生二人，诸子九人，皆为清河国郎中。耿贵人者，牟平侯舒之孙也。贵人兄宝，袭封牟平侯。帝以宝嫡舅，宠遇甚渥，位至大将军，事已见耿舒传。

注 宣帝父讳进，武帝时号史皇孙，坐戾太子事遇害。帝即位，追尊皇考，立庙。

注 \*(太)\*\*[大]\*宗谓继嗣也。左传季桓子曰“旧章不可忘”也。

注 皇考南顿君陵。

注 当阳，今荆州也。

\*[延平]\*立三十五年薨，子蒜嗣。飡帝崩，征蒜诣京师，将议为嗣。会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质帝，罢归国。

蒜为人严重，动止有度，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。初，中常侍曹腾谒蒜，蒜不为礼，宦者由此恶之。及帝崩，公卿皆正议立蒜，而曹腾说梁冀不听，遂立桓帝。语在李固传。蒜由此得罪。

建和元年，甘陵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鲋交通，讹言清河王当统天子，欲共立蒜。

事发觉，文等遂劫清河相谢暠，将至王宫司马门，曰：“当立王为天子，暠为公。”暠不听，骂之，文因刺杀暠。于是捕文、鲋诛之。有司因劾奏蒜，坐贬爵为尉氏侯，徙桂阳，自杀。立三年，国绝。

注 帝纪“谢”作“射”，盖纪传不同。

梁冀恶清河名，明年，乃改为甘陵。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经侯理为甘陵王，  
奉孝德皇祀，是为威王。

注 安平王德，河闲王开子。

理立二十五年薨，子贞王定嗣。

定立四年薨，子献王忠嗣。黄巾贼起，忠为国人所执，既而释之。灵帝以亲亲故，诏复忠国。忠立十三年薨，嗣子为黄巾所害，建安十一年，以无后，国除。

济北惠王寿，母申贵人，颍川人也，世吏二千石。贵人年十三，入掖庭。寿以永元二年封，分太山郡为国。和帝遵肃宗故事，兄弟皆留京师，恩宠笃密。有司请遣诸王归藩，不忍许之，及帝崩，乃就国。永初元年，邓太后封寿舅申转为新亭侯。寿立三十一年薨。自永初已后，戎狄叛乱，国用不足，始封王薨，减贖钱为千万，布万匹；嗣王薨，五百万，布五千匹。时唯寿最尊亲，特贖钱三千万，布三万匹。

子节王登嗣。永宁元年，封登弟五人为乡侯，皆别食太山邑。

登立十五年薨，子哀王多嗣。

多立三年薨，无子。永和四年，立战乡侯安国为济北王，是为厘王。

注 厘音僖也。

安国立\*(十)\*\* \*年薨，子孝王次嗣。本初元年，封次弟猛为亭侯。次九岁丧父，至孝。建和元年，梁太后下诏曰：“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，躬履孝道，父没哀恻，焦毁过礼，草庐土席，衰杖在身，头不枇沐，体生疮肿。谅闇已来二十八月，自诸国有忧，未之闻也，朝廷甚嘉焉。书不云乎：‘用德章厥善。’

诗云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今增次封五千户，广其土宇，以慰孝子惻隐之劳。”

注 尚书盘庚之辞也。言以道德明之，使竞为善也。

注 诗大雅也。匮，竭也。类，善也。永，长也。言孝子之行，无有匮竭，长赐与汝之族类，教道天下。

次立\*[十]\*七年薨，子鸾嗣。鸾薨，子政嗣。政薨，无子，建安十一年，国除。

河闲孝王开，以永元二年封，分乐成、勃海、涿郡为国。延平元年就国。开奉遵法度，吏人敬之。永宁元年，邓太后封开子翼为平原王，奉怀王胜祀；

子德为安平王，奉乐成王党祀。

注 胜，和帝子。

注 党，明帝子也。

开立四十二年薨，子惠王政嗣。政衫袿，不奉法宪。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，故擢为河闲相。景到国谒王，王不正服，箕踞殿上。侍郎赞拜，景峙不为礼。问王所在，虎贲曰：“是非王邪？”景曰：“王不服，常人何别！”

今相谒王，岂谒无礼者邪！”王鼻而更服，景然后拜。出住宫门外，请王傅责之曰：“前发京师，陛下见受诏，以王不恭，使检督。诸君空受爵禄，而无训导之义。”因奏治罪。诏书让政而诘责傅。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，杀戮尤恶者数十人，出冤狱百余人。政遂为改节，悔过自修。阳嘉元年，封政弟十三人皆为亭侯。

注 峙，立也。

注 上，奏上也，音市丈反。

政立十年薨，子贞王建嗣。建立十年薨，子安王利嗣。利立二十八年薨，子陔嗣。陔立四十一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蠡吾侯翼，元初六年邓太后征济北、河闲王诸子诣京师，奇翼美仪容，故以为平原怀王后焉。留在京师。岁余，太后崩。安帝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谮邓鹭兄弟及翼，云与中大夫赵王谋图不轨，窥觐神器，怀大逆心。贬为都乡侯，遣归河闲。翼于是谢宾客，闭门自处。永建五年，父开上书，愿分蠡吾县以封翼，顺帝从之。

注 平原王得无子，故立之也。

注 神器喻帝位也。老子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”

翼卒，子志嗣，为大将军梁冀所立，是为桓帝。梁太后诏追尊河闲孝王为孝穆皇，夫人赵氏曰孝穆后，庙曰清庙，陵曰乐成陵；蠡吾先侯曰孝崇皇，庙曰烈庙，陵曰博陵。皆置令、丞，使司徒持节奉策书、玺绶，祠以太牢。建和二年，更封帝\*(兄)\*\*[弟]\*都乡侯硕为平原王，留博陵，奉翼后。尊翼夫人

马氏为孝崇博园贵人，以涿郡之良乡、故安，河闲之蠡吾三县为汤沐邑。硕嗜酒，多过失，帝令马贵人领王家事。建安十一年，国除。

解渚亭侯淑，以河闲孝王子封。淑卒，子\*(长)\*\*[苙]\*嗣。\*(长)\*\*[苙]\*卒，子宏嗣，为大将军竇武所立，是为灵帝。建宁元年，竇太后诏追尊皇祖淑为孝元皇，夫人夏氏曰孝元后，陵曰敦陵，庙曰靖庙；皇考长为孝仁皇，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，陵曰慎陵，庙曰免庙。皆置令、丞，使司徒持节之河闲奉策书、玺绶，祠以太牢，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节之河闲奉祠。

熹平三年，使使拜河闲安王子康为济南王，奉孝仁皇祀。

康薨，子赞嗣，建安十二年，为黄巾贼所害。子开嗣，立十三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城阳怀王淑，以永元二年分济阴为国。立五年薨，葬于京师。无子，国除，还并济阴。

广宗殇王万岁，以永元五年封，分钜鹿为国。其年薨，葬于京师。无子，国除，还并钜鹿。

平原怀王胜，和帝长子也。不载母氏。少有痼疾，延平元年封。立八年薨，葬于京师。无子，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，奉胜后，是为哀王。

得立六年薨，无子，永宁元年，太后又立河闲王开子都乡侯翼为平原王嗣。安帝废之，国除。

论曰：传称吴子夷昧，甚德而度，有吴国者，必其子孙。

章帝长者，事从敦厚，继祀汉室，咸其苗裔，古人之言信哉！

注 夷昧，吴君之名。左传屈狐庸谓赵文子曰：“若天所启，其在今嗣君乎？”

甚德而度，德不失人，度不失事，有吴国者，必此君之子孙也。”杜预注云：“嗣君谓夷昧也。”

赞曰：章祚不已，本支流祉。质惟伉孙，安亦庆子。河闲多福，桓、灵承祀。

济北无骄，皇恩宠饶。平原抱痼，三王薨朝。振振子孙，或秀或苗。

注 平春王全、广宗王万岁、城阳王淑并薨于京师也。

注 振振，仁厚貌也，音之人反。诗国风曰：“宜尔子孙振振兮。”论语曰：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，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苗谓早夭，秀谓成长也。